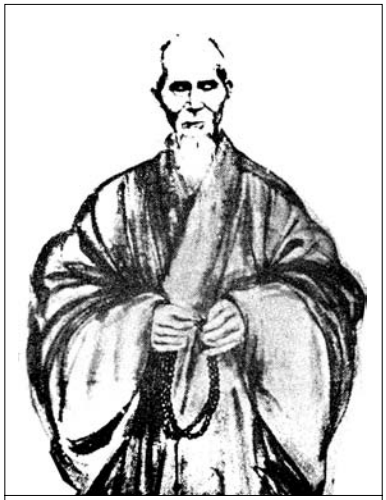


訪道虛雲

Publish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ing

目次

編輯手札——井裡，一直有水

專輯

04 **訪道虛雲**——高山仰止（一）

06 只緣身在此山中——重讀虛雲老和尚　**編輯組**

18 坐閱五帝四朝——虛雲老和尚年表　**編輯組**

32 同行擺渡——虛雲老和尚與親師友的互動　**編輯組**

46 誰來叩門？——向虛雲老和尚請法　**編輯組**

59 身同雲自在——挑戰回應　**編輯組**

專欄

【春風化雨】

60 留住福報——從「自護天護」談佛教的齋天　**釋悟因**

【大千世界停看聽】

66 春去春又回——邊陲掬光（下）　**歐噴邁勒**

【香光閱讀室】

82 生命的禮物——一位猶太比丘尼的回憶錄　**釋自詮**

【歇心亭】

84 都蘭山下　**朱顏**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教理

【森林法音】
88 達致解脫的努力——八正道之正精進 菩提長老
100 倒楣的我 好運的他們 阿姜 布拉姆

生活

【雲水天涯】
116 山居歲月——法寶山禪修札記 林娟蒂
【心田四季】
81 時候到了 花，就落了 釋自晟

新聞

【教訊采摭】
123 慶祝印儀學苑新址啟鑰灑淨暨護國祈安梁皇法會
【書訊】
123 悟因法師最新文集《掬水集》
【教界啟事】
124 香光尼僧團各寺院機構近期活動
124 香光尼僧團慶祝佛誕護夏祈安暨浴佛法會

感謝您的支持！
請填寫雜誌最後頁「改版意見問卷表」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專輯

訪道虛雲

高山仰止（一）

五十六歲以前，虛雲老和尚艱苦修行，
福慧雙修，志願一旦立定，絕不退卻。
五十六歲以後，虛雲老和尚無我無私，
傳戒、重興道場、弘揚佛法。
一百廿歲，老和尚最後囑累：「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痴。」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高僧風範的感召下，
修行是一條不斷地向上、向善爬昇的過程。

【專輯參考資料】
1.《虛雲老和尚年譜法彙增訂本》，台北市：大乘精舍印經會，1986。
2.《虛雲和尚傳》，張家成著，台北縣：圓明，1996。
3.〈虛雲老和尚在雲居山的事蹟點滴〉，紹雲法師，香港，1999。
4.《虛雲老和尚年譜》，岑學呂編，台北市，天華出版社，。
5.《虛雲老和尚十難四十八奇》，蘇芬，金星堂印刷廠。
6.《民國時期的佛教與政治（1912-1949）》，陳儀深。
7.《高級中學歷史第三冊》，國立編譯館。
8.《虛雲和尚畫傳》，朱斐編述，王炯如畫，台中市：菩提樹雜誌社，1974。

只緣身在此山中

重讀虛雲老和尚

編輯祖

細讀老和尚的一生，多少次過戶人家，受盡屈辱；多少次幾近死亡，無人聞問。
不再是鐵樹開花、猛虎皈依；古德再來、活佛再世。
只有一心為修復祖庭而遠道南洋講經募化，
為中國佛教盡一分力而奔走世事的現實。
仰止高山，請和我們一起重讀虛雲老和尚。

雲深不知處

一談起近代佛教高僧虛雲老和尚，許多人總以仰望著一不可及的高度的心，帶著崇敬的語氣，傳述著一個個發生在老和尚身上的故事。自老和尚示寂（西元1959年），已又悄悄過了四十九個寒暑，在誠敬展讀老和尚年譜及法彙的當下，總在語默文歇處問自己：「遭遇這樣的情況，我還會繼續前行嗎？」「如果是我，我怎麼做？」「為什麼虛雲老和尚這樣選擇呢？」

抬頭望去，雲總在天邊。於是，在煮芋入定 、黃牛求戒等不可思議的事蹟之外，請和我們再次翻開虛雲老和尚生命的第一頁，重新體會一位修行者的用心，然後再一步一步朝山腳下前行。

堅毅的內在

杯子撲落地　響聲明瀝瀝
虛空粉碎也　狂心當下息

德清法師（在61歲改號虛雲前，老和尚出家受具足戒時，法名古巖，又名演徹，字德清。）在高旻寺禪期的那晚，留下了這首偈子。那年，法師56歲，回首19歲初出家時的日子，卻也彷若眼前般清晰。

堅心頭陀行

自決意放下這身臭皮囊以來，沒有比了知生死的真相更重要的事。謹記玄奘法師等古大德們為了求法而再再磨練自己的身心，使得初出家的德清不敢稍有放逸。三年禮拜萬佛懺、四年在寺院中請領擔水、典座等苦力事、又三年在巖洞中餓食青草渴飲山泉水的修行，一心想藉由苦行來超越身心的侷限。雖然苦行並不必然朝向解脫，但德清念茲在茲、只管追求生命真相的堅心，卻也在點滴的銷融自我中奠基了修行的厚度。

隱山獨修

28歲至30歲這三年，德清住在巖穴，以天為帳幕，以地為草蓆，每日吃些松果及青草，渴了飲山澗清泉，狼虎不侵，蛇蟲不傷，衣褲破到只剩下一塊布包著身體。頭髮鬍鬚也不修剃，束個金剛圈，簡直是山地野人。加上雙目炯然，也不講話，人見皆以為鬼，一見就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跑，德清也懶得解釋。

隱山期間的第一、二年，打坐雖有些境界，但德清並不在意，持續觀照心念及念佛。一日忽得萬物皆備於心，胸中一片灑然無礙，自以為是四禪天人境界。之後體力日強，耳目聰明，步履如飛，就這麼又過了一年。

「久聞高行 特求開示」

一日，在溫州某個山洞裡打坐。一位禪人特別來拜訪，見面便頂禮說：「久聞高行，特求開示。」這一問，德清卻被問得無言以對，頓時覺得非常慚愧，才感到自己根本一無所知。經由禪人引薦，德清便前往參訪融鏡老法師。而這段因緣，對德清是個相當重要的轉折關鍵。

是僧是道是俗？

那天，德清來到融鏡老法師跟前，噗通一個磕頭便跪下：「後學特別來親近老法師，請老法師開示。」老法師正補衣，聽到德清說話，抬起頭來看了好久，才問：「你是僧？是道？是俗？」

「我是出家人。」

「你這樣子多久了？」德清略述這段時間的經過。

「是誰叫你這樣做？」

「我看古人都是這樣苦行成道，所以便跟著這樣做。」

「你知道古人修身，但知道古人也修心嗎？你這樣的行為近於外道，只是徒然浪費光陰，最多修成為《楞嚴經》中十種仙人之一，壽命萬年，離道還遠著呢！就是再進一步，證得了初果，也不過是個自了漢。當如菩薩發心，上求下化，自度度人。唉！出世間不離世間法，您不食五穀，連褲子都不穿，特異獨行，難怪工夫不能成片。」

老法師一錐直透痛處到底，德清頂禮求法，老法師問：「我教你，聽就留下；不聽，就隨你去。」

「焉敢不聽！」一句，德清結束了隱山苦修的生活。而新的修學階段就從剃髮沐浴，穿衣著褲，吃粥吃飯，學天台教觀，勤勞作務，並教看一句「拖死屍是誰」開始。

隨融鏡老法師修學期間，德清多有啟發。此後多年行腳參方、聽經學教、為報親恩而朝禮五臺山等，雖然還沒有解開生命的大哉問，路程中也常常為生重病或突來的大風雪而暫停腳步，但德清從沒有放棄。

朝山禮拜報親恩

自為了報答親恩，而發願從普陀山三步一拜朝禮至五臺山以來，已經過了二年。那一日，因為痢疾已日夜瀉數十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次。德清癱軟在山頂的小廟，沒人可以求救，便閉著眼睛等死，但內心無絲毫的後悔之意。

再遇文吉

深夜，突然見到西牆有燃火，以為是盜匪，仔細一看原來是之前曾經救過自己一命的文吉，欣喜呼喊：「文先生！」文吉舉火過來，說：「大師父，你怎麼還在這兒？」德清略說經過，文吉趕忙趨前遞水。隔日又幫他換洗了乾淨的衣服，並熬煮湯藥。德清在喝了兩碗粥，流了滿身大汗後，身心輕快許多。病也很快就痊癒了。

德清甚是歡喜，向文吉道謝。文吉看德清病成這樣，便勸他說：「你從去年到現在、拜路不多、哪年才能到呢？更何況你身體又不好，要到達五臺山太困難了。你不必一定非拜行不可，朝禮也是一樣的。」

不至目的地 決不退願

德清回答：「您的美意我了解。只是我的母親為了生我而死，父親只有我這個孩子，我卻背著他離家，後來大概也因為生氣我而辭官短命。這些恩德我何能報答？這件事掛在我心頭已經數十年了。今日發願朝山，求菩薩加被我父母能夠早日脫離苦海，早生淨土。現在，縱使百難當前，不到目的地，就是

【佛法補充站】 編輯組

福建鼓山湧泉寺

福建鼓山湧泉寺為「閩剎之冠」，位於福建省福州市鼓山。相傳所在地原是一個深水龍潭，有毒龍出來危害百姓。唐朝時靈嶠禪師降龍，因而在潭邊興建一個小寺。五代時，神晏法師住持取名國師館，宋正式賜匾「白雲峰湧泉禪院」，明永樂賜名「湧泉寺」。而沿稱至今。

清末民初，許多台灣僧人遊學鼓山，赴湧泉寺受戒。而台灣佛教的源流，亦主要傳承自福建鼓山湧泉寺，其中又以臨濟宗最多。

湧泉寺曾為中國寺院的一所重要經書出版機構，寺以藏經、藏版著稱。目前仍保留了明末清初及近代的各種雕板，及國內少見的佛學孤本、手抄本。弘一大師曾讚之為「庋藏佛典古板之寶窟」。

雲南雞足山護國祝聖禪寺

祝聖禪寺，位於雲南省大理市雞足山東側的缽盂山，原名「缽盂庵」，明嘉靖年改建「迎祥寺」。清光緒年間虛雲老和尚重建「迎祥寺」，竣工後，慈禧太后乃賜名「護國祝聖禪寺」，簡稱「祝聖寺」。

雞足山已形成以祝聖寺為中心的36寺72庵的名山大剎。相傳，雞足山為佛陀大弟子迦葉抱著金縷袈裟及舍利佛牙的講經道場，後來他於華首門內守衣入定，等待彌勒佛的降生，因而成了著名的佛教聖地。而目前雞足山修復規模最大的寺就是「迦葉殿」，內有供奉迦葉坐像。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Hsiang Kuang Chuang Ya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Buddhist Studies Digital Library

死也不退。」

文吉感佩德清的孝心堅固，便答應協助背負德清的行李，使德清能夠更專心地朝山禮拜，圓滿他的願心。

歷盡艱難，心生歡喜，每每借境驗心，愈辛苦處愈覺心安。因此纔悟古人所謂：消得一分習氣，便得一分光明；忍得十分煩惱，便證少分菩提。

就這樣，德清在一次次困頓的環境中砥礪自己的心志，藉由所遭遇的人、事、物磨練自己的習氣，堅定對法的正念，於心安與法喜中再度啟程。

如從夢醒

56歲那年，聽說高旻寺將連續舉行十二期禪七。德清在前往途中，一失足從船上跌落水中，載浮載沉一晝夜，才被救起。雖然抱著病，但生死未明的疑問驅策著自己趕路。

趕到高旻寺時，德清面容憔悴，負責的法師懷疑他患病，但德清並沒有提及自己落水的事。住持月朗和尚看到德清來，非常高興，知道德清禪功精進，請他領禪堂職事。德清因為墮水後身體甚是虛弱，於是回拒了請職，只求能在禪堂用功。

然而，高旻寺家風甚嚴，如果請職無故不領，按照規矩是要打香板的。德清沒有多做解釋，只是順受不語。一陣責打之後，病況愈重，德清留在禪堂繼續精進用功，經過二十日後，之前的病痛竟不藥而癒。

自此，德清萬緣放下，一念不生，工夫落堂。終於，在那夜的第六支香開靜，護七的人沖開水不小心濺到德清手上時，茶杯墜地，頓時一聲破碎，如從夢醒。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柔軟的心意

總是三衣一缽，踽踽獨行於天地間的德清，心性歡喜清靜潛修。61歲那年，德清入終南山結篷而居，日夜研教習禪，並從此改號「虛雲」，以杜絕外界的干擾。然而自從入定半月的事從山中傳開來後，前來參訪的人絡繹不絕。生性厭於酬答的虛雲，只好趁著夜晚再次拾起行囊離開終南山。

此時的中國，面對中日甲午戰爭的潰敗，泱泱大國的民族自信，在一個個

接踵而來的事件裡鬆動而崩毀。

自上次行腳雞足山，面對寺院僧規的衰敗而默默對迦葉尊者許下心願，這次再回到雲南雞足，一切無非因緣。「挑雪填井無休歇，龜毛作柱興叢林」，習靜的虛雲，面對一座座如廢墟般的佛祖道場，一個個飲酒食肉、行為與俗人無異的僧人，在願心的推動下，轉身從茅蓬走向人群。

與祖師的約定

自65歲發願重建雞足山迦葉道場至120歲在雲居山安祥示寂，在半個多世紀裡，虛雲老和尚重修了雞足山祝聖禪寺（雲南）、西山雲棲禪寺（雲南）、鼓山湧泉寺（福建）、曹溪南華寺（廣東）、雲門山大覺禪寺（廣東）、雲居山真如寺（江西）等名山古剎。每一到這佛像傾倒於荒煙蔓草，到處是斷垣殘壁的古寺，虛雲老和尚總是親自搬磚墾地，帶領住眾修復寺院建築，並且依法傳戒，訂定清規、領眾修行以革除陋習。然後，在修建整規告一段落後，再次一笠、一拂、一鏟、一背架、一衲隨身，輕裝簡行的前往下一個待修建的地方。

靈通侍者戒酒記

這是發生在虛雲老和尚重興南華寺

【佛法補充站】 編輯組

廣東韶關南華禪寺

南華禪寺，位於廣東省韶關市曲江縣的曹溪北岸，是禪宗主要的道場，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人稱「東粵第一寶剎」。

南華寺於南北朝，由印度僧人智藥三藏創建，時名「寶林寺」。唐朝禪宗六祖慧能主持曹溪，在此創立了禪宗，所以此寺也被視為禪宗祖庭。後唐中宗曾改名為「中興寺」，又改為「法泉寺」，至宋太祖賜名「南華禪寺」，沿稱至今。元末，南華寺三遭兵火，頹敗不堪，至明朝憨山大師大力中興，僧風日盛。然至明末，又復荒廢。

南華寺目前所見格局，是重修於民國23年李漢魂的資助，虛雲老和尚主持，歷時十年。寺裡現存六祖慧能大師、憨山大師，及丹田祖師的真身，還有國家一級保護文物三百多件。

雲南西山靖國雲棲禪寺

靖國雲棲禪寺，位於雲南省昆明市西山。原名「華亭禪寺」，元朝時曾稱為「圓覺寺」，明英宗賜名「華亭寺」。華亭寺部分建築毀於兵燹，民國9年，時雲南省省長唐繼堯請虛雲老和尚主持超度法會，並重興此寺，故改稱「靖國雲棲禪寺」。但仍慣稱「華亭寺」。

華亭寺傳承法系為溈仰宗。寺內有僧舍利塔十三座，最著名者為「虛雲舍利塔」。並珍藏有乾隆皇帝御賜《龍藏》一套。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Donation from Luminary Publication Association
Digital Library of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法鼓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時的一個故事。

95歲那年，因三次夢見六祖慧能大師，而開啟了虛雲重興曹溪南華寺的因緣。

自民國23年至32年，南華寺整修長達十年的時間才竣工，其辛苦非是三言二語可以道盡。重興道場，除了金錢化緣、精神體力的付出，還有一點也是很費心力的，那就是溝通。虛雲老和尚剛至南華寺時，佛教聖地早已淪為市場修羅境地。有兵營駐紮、有販賣酒肉、有殺豬宰羊，哪裡像個佛寺。虛雲老和尚力排眾議，不畏威脅，硬是將這些不屬於佛寺的一切趕出山門，竟還有人慫恿瘋僧砍殺老和尚。唉！說起來興道場還真是辛酸一籮筐。

說到虛雲老和尚力排眾議，勇於溝通，除了人的問題之外，還得跟其他眾生溝通。

提酒壺的靈通

民國23年，虛雲老和尚初到南華寺，至祖殿禮六祖。見到旁邊有一尊金色鬚髮，面孔似西方人的雕像，名約「靈通」。聽說是當年波斯太子，因仰慕六祖而來，但性嗜酒，所以六祖准許他偷偷喝上一口。現在，在六祖旁設一靈通像，還附設一個酒亭，每天上供酒。戒律豈能答應？主張要廢掉，寺裡眾僧不敢，說靈通侍者每天真的會來喝酒。哪裡有這回事！但是三杯酒一上，沒幾個時辰，酒就化成水了。

虛雲老和尚想：靈通跟在六祖身旁，應該早有修行，哪裡還耽溺酒味，必定是野狐精怪或是閒神野鬼，憑藉侍者而來。便不管大家的擔憂，執意撤掉酒亭，毀掉供酒杯，並重塑靈通侍者像於伽藍殿，而且這回兩手空空，不給提酒壺了。

不妥協的虛雲

虛雲老和尚大魄力，但過沒多久，寺裡僧俗多人開始生病。大家內心不安，議論紛紛，說是因為不給侍者喝酒的關係。面對不安的住眾，虛雲老和尚於是率領大眾，焚香上稟六祖，並奉告靈通侍者，說：自己整修祖庭，朝夕惕厲，鞠躬盡瘁，沒半分是為了自己。只是佛制戒律甚嚴，說拿酒器給人的，五百世會得無手的果報，哪裡敢害侍者及僧眾呢？

而且飲酒害處很多，這些侍者應該也是明白的。況且侍者跟在祖師旁邊，早就深享禪悅滋味，哪裡會要這粗糙的飲酒樂趣呢？為了佛門清淨，自今以後，不許滴酒入寺，希望侍者護念大眾，功德無量。

祭告後，大眾少病少惱，大概是靈

通侍者或是閒神野鬼為虛雲老和尚真心所感動，於是解除了這場酒的禍患。不過，虛雲老和尚還真的是會說話。

學密法的禪寺住持

當時南華重建工程告一段落，求一繼任住持而久久尋覓不得。虛雲老和尚慨嘆佛教人才難覓之餘，得知弘法上海的清定法師，戒行皆好，只是薦舉者認為清定法師學習密宗而非禪法，繼任禪宗寺院恐不恰當。沒想到老和尚卻說：「趕緊請清定師來吧！這沒有什麼關係。南華寺有許多殿堂，只要不在主殿作密法就可以。」雖然最後這件事並沒有結果，但虛雲老和尚虛懷若谷、但為佛教而涵容一切的心，卻也從這鮮少為人提及的小事中表露無遺。

心繫中國佛教

動盪的中國，對於宗教的政策亦是擺擺盪盪。當時已是眾人心目中的精神導師的虛雲，更無法將中國佛教的命運置身事外。當年，雲遊西藏、印度、緬甸等國時，虛雲打開了不同文化間對佛教傳承與融合的視野。對於中國佛教的復興，也有著一分的使命與期許。

年譜中，有一個老和尚以智制暴的有趣故事，讓我們看到印象中虛雲習禪說法外的另一面。

老和尚的主意

有一回，唐繼堯任總統時期，省教育廳的職員強橫佔據昆明某個尼庵，並將住持的尼僧趕了出來。這位比丘尼四處求援，最後到了虛雲老和尚那兒。老和尚見多識廣，也有些法子。

他先是召集昆明所有尼寺的尼僧，對他們曉以大義，表示今天教育廳強佔這個尼庵，若不反抗，日後政府又會強佔另一個尼庵，漸漸大家都會受到壓迫，應該團結自救。怎麼樣抗議呢？老和尚教大家每天上教育廳大門抗議，丟擲糞罐，臭氣薰人，但是不要打人。還說：「如果政府抓妳們去關，妳們就跟著去坐監。沒被抓去的，隔天繼續丟糞罐。往後的事，我自會處理。」

官廳的人見是一群尼師來鬧，也無可奈何。最後，只好請虛雲老和尚出來調解，發還了尼庵，賠償了事。

弘法衛教須要各種方便，而當時的虛雲老和尚透過社會運動，來和政府抗衡、談判，似乎對此道已有相當的概念與膽量。

「我心有不安，必須回去」

民國38年（1949年），中國山河變色。在此之前，虛雲即多次建議弟子們早些離開這多事之地。那時虛雲人在香

香光莊嚴雜誌數位典藏計畫 Digital Archive Project of Xiangguang Zhuangyan Journal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 Buddhist Studies Web Librar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港，所有弟子們極力勸阻他不要再回中國了。但虛雲只是說：「……至於我本人，好似另有一種責任。以我個人言，去住本無所容心。惟內地寺院庵堂現在正惶惶不安，我如果留在香港，則內地的數萬僧尼少一人為之聯繫護持，恐怕局勢更為艱苦，於此我心有不安，我必須回去。」

有感於時局多舛，全國僧伽各自兢兢自守，如一盤散沙，實有必要成立一個團結而有力的護法衛教機構。1952年，113歲的虛雲，仍為著籌設中的中國佛教協會奔走盡力。「我為佛法故，義當北行。」老和尚只有這樣的一念。

剛柔並濟的教導

在修興寺院，護法衛教之外，有緣親澤虛雲老和尚教導的弟子，娓娓說出了自己與虛雲老和尚生命的交會。或是一言語的提攜，或是一身教的帶領，這些生命的片刻光影，輾轉輾轉，映落在一代代行者的心中，默默照著他們修行的前路。

教育青年僧才

民國21年虛雲老和尚住持鼓山，18歲的龍輝法師是當時的侍者。

「或許有人認為做方丈是很清閒的，其實不然。他老人家除了殿堂寺務，還要接見各方慕名而來的緇素。只是這樣的跟著班，就夠我們當侍者的一天忙到晚了。」

「無論怎麼忙，他老人家每天總要抽出一個時間來閱《續藏》。等他閱完一段後，將其中一段指出教我們看，同時要我們好好地用楷書寫出。這樣一來，使我們識字、解義、習經三管齊下，無形中天天都在上著國文、習字、學經的課。到了天黑，又帶我們進禪堂坐香聽開示。

坐香回來，我們翻身就睡。可是他老人家還是跏趺在坐，因為他老人家從來沒有倒單睡覺的，就這樣坐到第二天四時起板，又開始一天的工作。別人每天工作8小時或12小時，他卻晝夜24小時不是工作便是用功，沒有一天不如是的。」

「他對於我們這般年輕的人，一方面怕我們辛苦，一方面又怕我們虛度時光，悲心似海的慈愛，真是使人說不出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的溫暖。」

彼此毫不相干

儘管立清規、傳法教，對於師徒之間，虛雲老和尚自有其對應。

有位居士寄來一封信，信裡提到老和尚的一位徒弟在某個地方醜名四溢，指責老和尚也不管教弟子，就像丈二蠟燭只能照人，不能照自己。老和尚只是笑笑，說這樣的信自己收到好幾回，哪有功夫問這些事。

「……我修建道場，是我求福；他敗壞道場，是他造孽。我種我的因，得我的果；他造他的因，得他的果。我得的福報，他分不去絲毫；他感的罪報，我也一點不能分擔，彼此毫不相干。在家人當父母的，尚且難保兒孫賢，何況出家徒弟。我要認真這些事，又何必出家呢？」由此可見虛雲老和尚的解脫。

不問收穫但問耕耘

老和尚做起事情自有他的堅持。

當年，老和尚以91歲的高齡應廣東主席李漢魂之請，回去重興曹溪南華寺。事實上，在老和尚回去之前，李漢魂已重修了南華寺大殿。

只是，老和尚一來，左右一看，便主張將原位在大殿左邊的禪堂，移至大

【佛法補充站】 編輯組

廣東雲門山大覺禪寺

大覺禪寺，俗稱「雲門寺」，位於廣東省乳源縣雲門山下。五代時，由雲門宗開山祖師文偃禪師所建，距今已有千年的歷史。

大覺禪寺曾鼎盛於北宋，南宋後逐漸衰微，內有文偃禪師真身。至民國29年，虛雲老和尚來此時，千年道場僅一僧看守，斷垣殘壁，感到非常難過。民國32年，在李漢魂等大居士護持下，重建雲門。文革期間，雲門寺遭空前浩劫，又荒廢不堪。文革後，雲門寺才大規模修復擴建，並蓋有教學大樓，創辦雲門佛學院。

江西雲居山真如禪寺

真如禪寺，位於江西省永修縣境內雲居山。唐憲宗時，道容法師在雲居山創建「雲居禪院」，即今真如寺前身。宋真宗時，賜匾「真如禪寺」，便沿用至今。

真如寺迭興迭廢，至對日抗戰時，已片瓦不存。民國42年，虛雲老和尚駐錫雲居山，重建真如寺。文革時期，真如寺又遭嚴重破害，自1982年起，才又逐漸修復。

真如禪寺是曹洞宗的發祥地。近年弘揚「農禪並重」，致使該寺禪風鼎盛，吸引全世界各國的行者前來參加禪七，體驗古色古香的農禪道風。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Hsiang Kuang Publishing Company
Buddhist Studies Digital Library

殿右邊。李頗不以為然。老和尚問李是否同意將其所修完全拆除改建。李問是否有把握重建之後更佳。

老和尚回說：「我只問你許不許，不必問我有無把握。我活到這把年紀了，哪裡還問事情有沒有把握才做！事情應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做得多少算多少。如果這件事確實應該這麼做，就算我不能完成，之後也會有人繼續，不必多慮。」

李為此事跟老和尚大鬧。但老和尚抱定主意，沒幾年，果真將南華寺各殿堂修建完成。後來，李回來南華看後，感到非常慚愧，從此衷心做佛教外護。

一心繫念眾生

虛雲老和尚對弟子的教導慈悲，不以一己為念，心事全都放在佛教及眾生身上。

在知定法師＜悼雲公老人＞一文中提到，有一次知定法師在南華寺做水陸法事，法事進行到一半，聽到虛雲老和尚在雲門山搬東西時，從樓上跌下來，傷勢情況不知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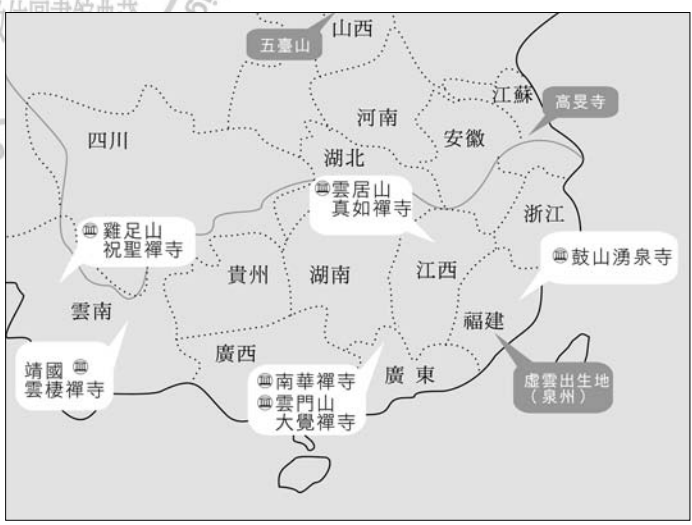
知定法師心裡著急，顧不得法會還在進行，借車並帶著跌打醫生漏夜趕往雲門。一到雲門，但見老和尚督促工人，哪裡跌傷？老和尚見到知定法師，便問水陸法會圓滿了嗎？知定法師不敢隱瞞，便直陳來意。

老和尚聽了，一臉嚴肅，說：「您不管無數餓鬼等著您的法食，卻跑來看我，是為了什麼？快點回去做佛事，我沒事的，不用掛慮。」

培福莫若惜福

虛雲老和尚重興道場好幾處，眾人皆說老和尚福報大。但是老和尚簡樸近乎艱苦的生活，皆是來自於他那「修慧必須明理，培福莫若惜福」的觀念。

民國45年，中國大陸鬧大饑荒。但是老和尚所在的雲居山，共住約有120多人，開墾荒地二百多畝，旱地一



◎虛雲老和尚興修道場圖示。

百多畝，每年還可收水稻近十萬斤，雜糧十萬斤，生活都可以自給自足了。

那時生活艱苦，收成的穀子很少，紅薯粗生，所以從每年7月到隔年3月，都是吃紅薯的季節。偏偏冬天氣溫低，收藏的紅薯經不起寒冷的空氣，皮都發黑了，煮熟後吃起來味道很苦。

有一次，徒弟兩人和老和尚一起吃稀飯，吃到那又苦又澀的紅薯皮，便揀出來放在桌邊。老和尚看到了默不作聲，待吃過稀飯後，他老人家卻一聲不響地將那些紅薯皮撿起來吃掉。

兩位徒弟目睹這情景，心裡感到很慚愧。從此之後，再也不敢不吃紅薯皮，或者應該說，再也不敢浪費任何的食物。

只在此山中

學道猶如守禁城，緊把城頭守一場。
不受一翻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這幾句話，是虛雲老和尚每次主持禪七，在開示時都要說的。是的，虛雲老和尚是位得道高僧，受到上至皇親高官，下至平民百姓的景仰。所到之處，亦無不流傳著一個個不可思議的故事。

然而，細讀老和尚的一生，多少次過戶人家，受盡屈辱；多少次幾近死亡，無人聞問。餐風露宿、孤身萬里，即便是參透生死，也難逃「雲門事件」被列為右派分子所遭遇的磨難。不再是鐵樹開花、猛虎皈依；古德再來、活佛再世。只有一心為修復祖庭而遠道南洋講經募化，為中國佛教盡一分力而奔走世事的現實。

恭敬闔上年譜之際，老和尚所走過的一生仍不斷地浮現於心。「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深信因果而堅心面對障難不要逃避，或許就是那往山頂行去的一塊塊基石。

【參考資料】
1.《虛雲老和尚年譜法彙增訂本》，台北市：大乘精舍印經會，1986。
2.《虛雲和尚傳》，張家成著，台北縣：圓明，1996。
3.〈虛雲老和尚在雲居山的事蹟點滴〉，紹雲法師，香港，1999。

Luminary Publishing
香光莊嚴雜誌社
Buddhist Studies Digital Library

專輯 【訪道虛雲】

坐閱五帝四朝

虛雲老和尚年表

編輯組整理

「坐閱五帝四朝，不覺滄桑幾度；受盡九磨十難，了知世事無常。」
老和尚住世整整兩甲子，一生閱歷傳奇不斷，
本年表以老和尚「十難四十八奇」為經，並列時代與佛教界大事為緯，
敘述一個長達120年的修行故事。

道光十九年(1839)
一奇：觀音送子
老和尚俗姓蕭，世居湖南湘鄉，父玉堂，母顏氏。父母年逾四十憂無後，母赴城外觀音寺祈子且發願興建，夢一長鬚著青袍者頂觀音跨虎而來，躍臥榻上，遂有娠。

道光二十年(1840)(1歲)
一難：生為肉球
七月二十九日寅時誕生於泉州府署，初墮地為一肉團，母大駭慟氣壅死。次日有賣藥翁來為破開得一男，由庶母王氏撫育。

咸豐元年(1851)(12歲)
二奇：物大如山
父因事到台灣，攜帶老和尚同行，乘小船由廈門出發，忽在大海中現出一怪物，體大如山，高出海面數丈，全船人合掌念觀世音菩薩，船行半小時始見魚尾形，其長不知若干里，全船人安然無恙。

咸豐二年(1852)(13歲)
三奇：歡喜法器
隨父送祖母生母靈柩回鄉安葬，請僧人做佛事，得見三寶法器，生歡喜心。

咸豐六年(1856)(17歲)
四奇：結婚無染
在家讀道書三年，深感道家學說不究竟，離家求法半路被截回並送至泉州。與田、譚二氏結婚，父將其禁錮，婚後與二氏同房而無肉體關係，且為二氏說佛法，亦能領悟。

咸豐八年(1858)(19歲)
離家逃至福州鼓山湧泉寺，禮常開老人為披剃。

◎虛雲老和尚法相。

咸豐九年(1859)(20歲)
五奇：岩洞棲止
依妙蓮和尚受具戒，名古巖，又名演徹字德清。父派人尋找不敢露面，隱山洞中禮懺三年。

同治元年(1862)(23歲)
父已告老還鄉不必匿避，回鼓山任職事，領執培福。

同治五年(1866)(27歲)
有鄉人來言父歿後，庶母王氏領二媳出家為尼。
與古月禪師深談，欲效法苦行精神，辭去四年職事，復向後山中作巖洞生活，苦行絕粒。

同治九年(1870)(31歲)
六奇：剃髮沐浴
老和尚棲息洞中，有一禪人來訪告知可至天臺華頂龍泉庵向融鏡法師請益，令剃髮沐浴學天台教觀，持戒且持心，學教參禪。

香光雜誌社出版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ing Project
Permission from Hsiang Kuang Publishing Association
NTU Digital Library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道光 1830 — 1840 — 1850 **咸豐** 1860 **同治** 1870

道光十九年(1839)
林則徐查禁英人鴉片，於虎門海灘銷燬，此為「六三禁煙節」的由來。

道光二十年(1840)
中英鴉片戰爭起。

咸豐元年(1851)
太平軍占永安，建號太平天國，洪秀全自稱天王。

咸豐二年(1852)
太平軍占武昌。

咸豐六年(1856)
1太平軍內訌。
2雲南回亂起。
3發生亞羅號事件。

咸豐八年(1858)
中俄訂瑷琿條約。第一次英法聯軍之役結束，與英法美俄訂天津條約。

咸豐九年(1859)
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英軍敗於大沽。

同治元年(1862)
英法軍連敗太平軍於上海寧波。
陝甘回亂起。

同治五年(1866)
國父孫中山誕生。

光緒三年(1877)(38歲)
七奇：裸女相就
自寧波至杭州途中，三伏天氣船小人多，與青年婦女臥鋪相連，夜深熟睡有一女子撫摩老和尚下體，驚醒見女子卸衣裸體相就，急起趺坐持咒，鎮定化解。

光緒八年(1882)(43歲)
二難：饑寒雪掩
發心禮五台，以報父母之恩。由普陀法華庵起香，三步一拜。

光緒九年(1883)(44歲)
遇大雪飢寒交迫，奄奄一息，乞丐文吉相救。

光緒十年(1884)(45歲)
三難：痢疾待斃
光緒十年正月初二日老和尚由洪福寺起拜香到懷慶府，城內不許掛單留宿，只好宿路邊；是夜腹痛極劇，初五起痢疾，到十三日已不能行，不進飲食，日夜瀉數十次，瞑目待斃。十五日深夜文吉再度相救，照應四日，病已大退，文吉願代負行李，伴送行程。

◎五臺山顯通寺。

光緒十年(1884)(45歲)
四難：口流鮮血
四月十八日老和尚告辭知客想追上文吉，星夜向太原府拜香前進。心急起火，次日腦熱，鼻流血不止。到白雲寺、極樂寺皆不准掛單。廿二日早出城禮拜，北門外遇見一位青年僧，名文賢，近前招呼，請進寺內，休息十日，病漸痊癒，繼續拜香。

八奇：代送行李
五月初在途中拜香，後面來一馬車，車中官人下車問：「大師在路拜什麼？」老和尚告知朝五台報親恩，官人說現住白雲寺是朝五台必經之地，願為代送行李，老和尚深為感謝。

光緒二十一年(1895)(56歲)
五難：失足墮水
揚州高旻寺住持月朗法師到九華，說有朱施主法事，打十二個七，望老和尚參加。應允下山後至大通荻港，沿江行遇水漲，過渡身無半文，不得已行行復行行，忽失足墮水，浮沈一晝夜流至采石磯附近被打漁人網起，喚寶積寺的僧人認領，招進寺救甦醒，時為六月廿八日。

◎今高旻寺禪堂打禪七時的景況。

香光莊嚴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Dharma Drum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e from the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in NTU Digital Library

同治 1870 — 光緒 1875 — 1880 — 1885 — 1890 — 1895

光緒三年(1877)
左宗棠平定新疆回亂。

光緒八年(1882)
定朝鮮之亂。

光緒九年(1883)
中法越南戰爭起。

光緒十年(1884)
新疆建省。
朝鮮開化黨政變。

◎甲午戰敗，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中國割地賠款。

光緒二十一年(1895)
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台灣割日。
俄德法三國干涉日本歸還遼東半島。
革命軍廣州首義。
康有為「公車上書」。

光緒二十一年(1895)(56歲)
九奇：忽見光明（開悟）
老和尚自墮水得救後，口鼻大小便諸孔流血，在寶積寺住了幾天逕赴高旻，謁見月朗和尚要求在堂中打七，月朗要他做職務，只好順受不語於是病益加劇，血流不止且小便滴精，經二十多日眾病頓愈。過幾日采石磯住持德岸送衣物來供，將墮水之事告知大眾無不欽難，不派職務，以便修行，從此萬念頓息，工夫「落堂」，晝夜如一，行動如飛。一天夜晚放香時，開眼一看，忽見大光明如白晝，內外洞澈，，隔牆見香燈師小解，又見西單師在圍中，遠及河中行船，兩岸樹木，皆能了見。

光緒二十三年(1897)(58歲)
十奇：金龍顯現
往寧波阿育王寺禮舍利，燃指供佛，超度慈親。每日從三板起至晚間開大靜，除殿堂外，不用蒲團展大具，每日定三千拜。忽一夜在禪坐中，見空中金龍一條，飛落舍利殿前天池內，老和尚騎上龍脊，即騰空至一處樓閣宮殿，見母在樓閣上瞻眺，即大叫母親請騎上龍來到西方去，龍即下降夢也驚醒，覺得身心清爽，境界瞭然，平生夢見母親就只此一次。

◎今之阿育王寺。

光緒二十三年(1897)(58歲)
六難：大病頓發
十一月初大病頓發不能拜佛，服藥無效，大眾以為他不會好，老和尚自以為世緣將盡，但燃指不成，心生焦急。十七日為燃指期堅請參加，首座等皆不贊許恐生危險。老和尚不覺淚如泉湧，眾人深受感動，監院請師弟宗信幫老和尚燃指，數人輪流扶上大殿禮佛。一心念佛超度慈母，初尚覺痛苦，繼而心漸清定，終則智覺朗然。念至「法界藏身阿彌陀佛」全身八萬四千毛孔一齊豎起。指已燃畢，自己起立禮佛，不用人扶，步行酬謝大眾，回寮大家都驚歎希有。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社出版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ing Publish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Digital Library of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光緒二十三年(1897)
德占膠州灣，俄占旅順、大連。
康有為上書請變法。
興中會台灣分會成立。

光緒二十六年(1900)
義和團之亂圍攻使館，八國聯軍陷北京。
俄陷東三省。
革命軍惠州之役。

◎八國聯軍攻陷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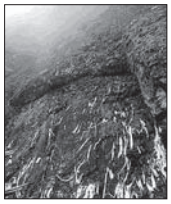
光緒二十六年(1900)(61歲)
十一奇：夜半棺動
擬再朝五台，入終南修隱。在西行路上夜宿一破廟睡在破棺材蓋上，到了半夜棺內大動數次，忽有人說話：「我要出來！」原來是一討飯的。

十二奇：途遇洋兵
路經山東遇一洋兵以槍相向，問：「怕死否？」老和尚答：「倘該死汝手，任便！」洋兵見其神色不動便放之。

十三奇：祈雨息災
庚子拳亂太后、光緒帝西行逃難，當時王公大臣有住龍泉寺者，請老和尚一併西行護駕。至西安巡撫岑春煊請老和尚在臥龍寺建息災法會，佛事圓滿後，祕密離去上終南山結茅，改號「虛雲」避熟人耳目。

光緒二十七年(1901)(62歲)
十四奇：煮芋入定
隆冬萬山積雪嚴寒徹骨，獨居茅蓬中，身心清淨。一日煮芋釜中跏趺待熟，不覺入定。到次年正月復成師來茅篷賀年見在入定乃以磬開靜，發現釜中已霉高寸許，堅冰如石，驚訝入定已半月矣。

光緒二十八年(1902)(63歲)
七難：索斷浸水
抵峨嵋山登金頂觀佛光，至錫瓦殿禮真應老和尚。下山過流沙河適逢水漲，從早至午候船到，眾皆上船，老和尚正想登船索忽斷，水流急，以右手攀船舷，船小人多，稍側即覆，老和尚不動從流而下浸在水中，至暮船泊岸，眾人牽他上來，衣褲及兩足皆被小石割破。



◎今之雞足山華首門。

光緒二十九年(1903)(64歲)
十五奇：雄雞皈戒
在昆明府福興寺閉關，有一迎祥寺僧人至稱寺有放生雄雞一隻極兇惡好鬥，群雞皆被傷冠羽，老和尚為雞說歸戒且教令念佛，不久雞性轉變不復好鬥聞鐘磬即隨眾上殿，教以念佛，即作佛佛佛聲音。

光緒三十年(1904)(65歲)
十六奇：力移巨石
歸化寺契敏和尚懇請出關，往雞足山缽盂庵居之以便挽救滇中僧眾，恢復迦葉道場。大門外右邊有一巨石白虎不祥，擬在此地鑿一放生池，僱工斫之不碎且又無法搬動。老和尚祈禱伽藍，諷佛咒，率十餘僧人順利移向左方，眾人驚為神助，稱該石為「雲移石」。

香光莊嚴雜誌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Publish from Lu Publishing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ing

光緒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

光緒二十七年(1901)
辛丑和約賠款四萬五千萬兩，十一月太后及帝回鑾北京。
李鴻章卒。
袁世凱任直隸總督。

◎廢八股後，各省成立新式學堂。

光緒二十八年(1902)
清廷下詔廢八股。
中俄訂東三省撤兵條約。

光緒三十年(1904)
日俄戰爭。
華興會長沙起義失敗。
英軍陷拉薩。

光緒三十年(1904)(65歲)
十七奇：路遇知己
重修寺宇急於募化，乃留戒塵師料理內務，獨往騰衝。由下關至永昌過和木樹此路難行，有一外省來之僧人發心苦行修路不捐募，任來往之人助火食，數十年來此路已修通了十分之九。老和尚於路上相遇此僧人，參與修路共同起止十餘日，彼此未曾開口說話。日後得機緣暢談得知此僧人名禪修，朝山到藏，由緬回國見此路崎嶇因感持地菩薩往行，獨修此路，在此數十年，現八十三歲矣，不曾遇知己，今日有緣才傾吐之。老和尚也把自己出家的因緣告知那僧人，次日早飯後彼此大笑而別。

光緒三十二年(1906)(67歲)
與佛教會代表寄禪法師等進京請願，獲頒上諭，各省提寺產之風遂告平息。

光緒三十一年(1905)(66歲)
八難：險遭剖腹
往南洋弘化到仰光，後由檳榔嶼返國。船到埠因船中有病疫死者，要全船人在遠處山上受檢驗才准上岸，約千餘人上山日曬夜雨，醫生來每日看二次，七日人去一半，十日獨留老和尚一人，病情加重不能進食，至十八日醫生來令移一淨屋，有老人告知此房是住將死之人，為剖腹的準備。日後在老人相助與照顧，與番人講好送錢，才得以放行，送到廣福宮。

光緒三十三年(1907)(68歲)
十八奇：祭品旋空
妙蓮老和尚龜山圓寂，老和尚赴鼓山料理建塔傳冥戒等事。塔工峻後半月滂沱大雨眾人憂心，四月初八菩薩戒畢天放晴。初十入塔時忽一陣旋風諸祭品旋於空中，靈龕頂一道霞光直貫塔頂，禮畢回寺又大雨滂沱。其靈骨以一半入塔，一半運至南洋極樂寺供養，當骨灰南行至檳榔嶼時，又忽起旋風，靈龕頂湧白光，直透二里外之塔頂。

光緒三十三年(1907)(68歲)
十九奇：哄動暹京
料理妙老身後事畢，轉船赴暹羅住龍泉寺，一日趺坐，一定九日哄動暹京，自國王、大臣以至男女善信都來羅拜，出定後國王請至宮中誦經，百般供養，官紳士庶皈依者數千人。

九難：全身枯木
入定九日後足生痲痺，始只行動有礙，後則全身如枯木，不能執箸，食要人餵。針灸服藥俱無效甚至口不能言，目不能見，默祈迦葉尊者加被，入夢見一老僧如迦葉狀，坐在身邊以右手摩老和尚的頭，告知以衣缽作枕頭就好了，試之通身汗之悅樂不能說。稍能言令妙圓師到華陀前求方藥，病情日漸好轉，先後二十餘日此次災難才算脫身。

香光莊嚴雜誌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Published from Do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ing

宣統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光緒三十一年(1905)
同盟會成立，民報創刊。日俄簽訂和約。
中日簽訂東三省事宜條約。
※清末張之洞為推展基層教育，主張把佛道寺觀改為學堂。

光緒三十三年(1907)
東三省改制。
秋瑾殉難。
革命軍第三～六次起義。

◎國父孫中山先生於同盟會成立時發表演說。

宣統元年(1909)(70歲)
二十奇：老龍迎經
運藏經一路上人馬平安，獨由下關進大理時，忽雷電交作，洱海波騰雲氣變幻而無雨。至寺門行迎經大典，安妥乃大雨滂沱，次日仍大放晴 大家都說是洱海老龍來迎藏經。

宣統元年(1909)(70歲)
二十一奇：黃牛皈依
運經到騰衝寓萬壽寺時 正與提督張松林坐談，忽一黃牛奔至座前跪下雙目流淚，隨後牛主楊勝昌及多人至要將牛牽回屠殺，老和尚向牛說：「汝欲逃生須皈依三寶！」牛點頭，為其說三皈依，令牛起立，馴服如人。牛主大為感動，誓改行業請皈依並長齋。

宣統三年(1911)(72歲)
二十二奇：片言息兵
雲南賓川縣知縣張某，地方盜賊多，張某嚴懲殺戮，獨對老和尚恭敬備至。辛亥革命起，群攻縣署，老和尚乃下山赴縣府解圍。民國成立西藏王公活佛不肯易幟，中央命滇省出兵討伐，老和尚赴大理拜訪總司令，建言派明佛理之人去遊說，免除一場災禍。

宣統三年(1911)(72歲)
二十三奇：說服根源
辛亥革命清帝遜位，各省逐僧毀寺，滇省新軍協統李根源痛恨僧徒不守戒律，親自督兵赴諸山逐僧拆寺，事態嚴重老和尚獨自下山到軍門見李根源，對其曉以大義化解殺業。此後四十年中李根源為法門外護，用力至多。

民國元年(1912)(73歲)
二十四奇：八哥念佛
開辦滇藏佛教分會。是年，在滇藏佛教會中，有鄉人送一隻八哥鳥放生，該鳥已能說話，皈依後教牠念佛即不吃葷非常馴善，日常念佛及觀音菩薩聖號從未間斷。一日忽被老鷹掠去，飛在空中還是念佛。八哥鳥在生死之際不捨念佛，為何人還不如鳥呢？

Publishing Association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ing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宣統 1909 — 1910 — 1911 — 1912 — **中華民國** — 1913 — **洪憲帝制**

宣統元年(1909)
各省諮議局成立。

宣統二年(1910)
日亡朝鮮。
楊文會在南京創立「佛教研究會」，成為日後許多地方性佛學與居士團體的典型。

◎楊文會居士。

宣統三年(1911)
廣州三二九之役。
鐵路國有與四川路潮。
武昌起義各省響應。
孫中山先生當選臨時大總統。
俄人嗾使外蒙「獨立」。
英人嗾使西藏「獨立」。

民國元年(1912)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
公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清帝退位。
袁世凱當選第二任臨時大總統。
臨時政府北遷北京。
國民黨成立。／俄蒙密約。
※中華佛教總會籌備處會於上海留雲寺召開，選敬安法師為會長，不久全國成立二十二個(省)支部，四百多個(縣)分部。

民國四年(1915)(76歲)
二十五奇：冤鬼受戒
春戒期滿後有鄧川縣丁姓紳士，只生一女年十八未嫁，一日忽然不省人事，醒後變作男子聲，指其父大罵，原來為冤鬼附身欲報八年之仇，持刀逐父，丁某大駭不敢回家，鬼每日來家中擾攘。當時雞足山派素琴、素值二僧往鄧川辦事，經過丁家得知此事便勸說冤鬼放下仇恨早日超度。於是地方紳士十餘人隨同二僧到祝聖寺，同老和尚談說此事，次日設壇為之念經說戒，從此安靜。

民國六年(1917)(78歲)
二十六奇：舉石投地
春由觀音亭起運玉佛，僱用八名工人，說明送到雞足山酬費若干。走了幾十天到野人山八名工人疑心玉佛中藏有金珠鈔票，乃置佛地不肯走，要加價數倍。老和尚好言慰勉，工人更加不可理喻，老和尚看見道旁有一巨石重約數百斤，笑問工人何者較重，工人答說石重，老和尚於是兩手舉石離地尺許，工人咋舌不敢多說，順利將玉佛運至山。老和尚本無此舉巨石之力似有神助。

民國七年(1918)(79歲)
二十七奇：招安滇匪
滇督唐繼堯派人迎請老和尚赴昆明，至楚雄途中遇匪，搜出唐繼堯的信威嚇拷打，老和尚請見匪徒首領，勸說招安事宜，表示願意代為轉達所提條件。至昆明後將詳情告知唐繼堯，即日辦理各事，於是地方免遭兵禍。

民國八年(1919)(80歲)
二十八奇：燭開蓮花
昆明法會開始時，唐繼堯遵照老和尚意見禁屠及大赦。全堂各壇蠟燭盡開燈花，如蓮花狀，霞彩奪目。四十九日法會圓滿，送聖時空中現出幢幡寶蓋，飄漾雲中，全城民眾羅拜於地。

香光莊 國立臺灣八字佛字數位圖書館典藏
Publish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e

軍閥統治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民國四年(1915)
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
洪憲帝制。
肇和艦起義。
護國軍雲南起義。
※北京政府內務部制訂＜寺產管理暫行條令＞。
※袁世凱發布＜管理寺廟條令＞，宣布取消中華佛教總會，條令內容將寺廟財產處置大權交予地方長官。

民國六年(1918)
張勳擁清廢帝溥儀復辟。
孫中山先生倡導護法運動。
馮國璋代理大總統。
對德奧宣戰參加一次大戰。

民國七年(1918)
軍政府改組，孫中山先生離粵赴滬，岑春煊任軍政府主席總裁。
徐世昌任大總統。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太虛法師與章太炎、蔣作賓、王一亭等在上海創立「覺社」。

民國八年(1919)
五四運動。

民國九年(1920)
直皖戰爭
粵軍自閩回粵驅逐桂系軍人，收復廣州，孫中山先生返粵繼續護法。
※覺社叢刊改為海潮音月刊，海潮音創刊，1949年遷移台灣繼續出版，相當於一部近代佛教史，為佛教留下完整的紀錄。

民國九年(1920)(81歲)
二十九奇：雙鵝繞佛
張拙仙居士以雌雄二鵝送至昆明雲棲寺放生，請說皈依，二鵝均俯首靜聽，至說戒畢舉首似歡喜狀，眨此常隨人上殿。人念誦鵝即視聽，人繞佛鵝隨繞佛經久不變，人人都喜歡這一對鵝。經過三年有一天雌鵝在大殿門前旋行三轉，舉首望佛蛻去，毛形不萎，葬以木盒；雄鵝鳴聲不止意如戀慕，過數日不浴不食，亦於殿前站立觀佛，張翅一扇化去，也葬以小棺，二鵝共造一塚。

民國十年(1921)(82歲)
三十奇：途拾金玉
自二月起天雨不止，城內可行舟，至七月後又大旱數月。秋間熱毒蒸騰喉疫大作死人數千。一日早老和尚進城午後回山，中途樹下憩涼拾一包裏，打開一看內有金玉釧、金釵、環錶等物及滇幣八千元，法國幣萬餘元。久候無人招領將物帶走登報尋失主。將到山下渡海時忽見一女子跳下海，老和尚見義勇為下海救之，帶到寺中問明原因，才知女子被孫師長騙婚，又遭元室毒打，因此帶些錢財逃出欲往雞足山投虛雲老和尚出家，因不識路又不小心將包裏丟失，才想以死解脫。老和尚詢問失物與所拾者相同，令法師說以歸佛大意及通知兩家親人前來，在寺中和解數十人發心皈依受戒而去。

民國十一年(1922)(83歲)
三十一奇：設壇求雪
滇省自顧品珍接長督軍後連年災旱，自將領至士民無不思念唐繼堯的恩德，大家議定迎唐回任。唐親自到寺請老和尚禱雨，設壇三日雨大降，但喉疫仍不止。唐又說：聞雪能止喉病，但現在是暮春怎能得雪？老和尚便說設壇由唐竭誠求之。唐應允齋戒，次日雪下盈尺，喉疫頓止，大家都說佛法不可思議。

民國十一年(1922)(83歲)
始重建雲南昆明華亭（雲棲）寺。

民國十三年(1924)(85歲)
三十三奇。禪人自化
春戒期間老和尚請具行禪人尊證，比丘戒畢，即告假住下院，三月廿九日午參後，往勝因寺大殿後曬坪內，自取禾桿數把，披袈裟跏趺坐，左手執引磬，右手敲木魚，面向西念佛，自放火，寺中無見聞知者。眾人至殿後見趺坐火灰上不動，衣物如故只有木魚磬柄成灰。唐繼堯率全家觀看，近至身前取引磬，忽然禪人全身倒下成一堆骨灰。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軍閥統治 1920 — 1922 — 1924 — 1926 — 1928 — **北伐戰爭** — **訓政時期**

民國十年(1921)
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
中國共產黨成立。

民國十一年(1922)
華盛頓會議締結九國公約。
徐世昌去職，黎元洪復任大總統。
陳炯明叛變，孫中山先生赴粵。

民國十二年(1923)
陳炯明叛軍被逐出廣州。
孫中山先生重回廣州復任大元帥。
黎元洪被逼去職。
曹錕賄選 。

民國十三年(1924)
孫中山講演三民主義，宣布建國大綱。
段祺瑞任臨時執政。

民國十五年(1926)
中山艦事件。
段祺瑞被逐，臨時執政政府垮台。
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攻克武漢、南昌。

◎黃埔軍校時期的蔣中正校長。

民國十七年(1928)
北伐成功全國統一，訓政開始
※南京政府內政部長薛篤弼提倡廟產興學，南京中央大學教授邰爽秋進而提出具體方案。
※圓瑛、太虛等發起組織「全國佛教徒代表會議」。

民國十二年(1923)(84歲)
三十二奇：火生蓮花
修七眾海會塔挖土建築時，去土丈餘深發現一棺上書嘉靖四年瀋陽李太夫人，取出屍體面目如生，火中燒出蓮花形，送入女居士塔。

民國十五年(1926)(87歲)
三十四奇：枯梅復活
雲棲寺殿前枯梅開白蓮數十朵，大如盂微妙香潔。前後菜園所有青菜盡放青蓮花，每花中心如一立佛像。

民國十八年(1929)(90歲)
住持福州鼓山湧泉寺。

民國十九年(1930)(91歲)
三十五奇：鐵樹開花
任鼓山一年後略為就緒，春戒期方丈丹墀舊有鳳尾鐵樹二株，古德相傳都是唐代物，此種植物最難長，最耐久，每年長一二葉，今二樹各有一丈多高，向未開花。在戒期中二樹忽滿開，皆以為祥瑞之徵。

民國二十年(1931)(92歲)
於鼓山湧泉寺辦學戒堂，後改為鼓山佛學院。

◎福建鼓山湧泉寺。

民國二十一年(1932)(93歲)
三十六奇：龍王求戒
是年春天老和尚在鼓山傳戒，忽來一老者鬚髮皓雪，容貌清奇直入方丈室，跪在老和尚面前求戒。問其姓名，姓楊閩南台橋人。有一新戒子法名妙宗也是南台人，未曾見過此老人。至菩薩戒畢，給牒後不見老人蹤跡，等到妙宗回南台，至龍王庵見坐像，儼然就是同戒老人，且戒牒在神像手中，南台哄動，都稱龍王求戒。

民國二十二年(1933)(94歲)
三十七奇：雄鵝立化
六月放生園落成，鄭琴樵居士送鵝一群來，其中有一隻雄鵝特別奇怪，重十六斤多，聞木魚聲則張翅引吭。抱入佛堂則鎮日視佛，經月立化於佛前不仆，鄭居士請以僧例付荼毗，火化時沒有異味，築一萬牲坑葬之。

Publish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ing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民國十八年(1929)
※南京政府內政部頒布＜管理寺廟條例＞21條，內容十分苛刻。
※上海召開全國佛教徒代表會議，決議成立「中國佛教會」，圓瑛當選主席。
※太虛與王一亭聯名致書蔣介石，南京政府內政部終於准中國佛教會備案。
※＜管理寺廟條例＞廢止，改為較為和緩之＜監督寺廟條例＞13條。

◎莫那・魯道發動霧社事件。

民國十九年(1930)
關稅自主／台灣霧社山胞抗日事件
※邰爽秋等人成立「廟產興學促進會」。

民國二十年(1931)
九一八事變。
※太虛大力批判中佛會並要求改組，改組結果太虛一系大勝，保守派對改組後的中佛會採不合作態度，抗繳以前認可的經費。
※太虛擬定保護寺產建議，經班禪九世在「國民會議」提出並獲通過，南京政府明令保護寺產。

民國二十三年(1934)(95歲)
三十八奇：夢見六祖
二月某天晚上於趺坐中似夢非夢之際，見六祖大師至，語日：「時候到了，你應當回去！」至四月間一夕三夢六祖催去，不久粵中禮請電至，以六祖道場亦有繼憨山重修之必要，遂有嶺南之行重修六祖道場曹溪南華寺。

◎南華寺六祖真身相。

民國二十三年(1934)(95歲)
三十九奇：虎伏階前
到曹溪之後諸護法堅請傳戒，冬月十七日入夜說菩薩戒時，江叔穎適立藏經樓上，首先發現曹溪門外有兩道電光，近前一看是一頭老虎，兵弁正擬發槍射之，師至喝止。虎伏階下，老和尚為之說三皈依，囑其隱深山毋傷人，虎三叩首離去，迴視猶戀戀不捨。以後每年必出巡一、二次，山豬野獸絕跡，偶聞虎嘯聲，即出廟好好安慰遣牠去，畜心也具光明佛性。

民國二十四年(1935)(96歲)
四十奇：枯柏生枝
寺院伏虎亭之北，卓錫泉之南有老柏三株都是宋代古樹，枯亦有數百年，冬月忽發新枝嫩葉，次第向榮。

民國二十四年(1935)(96歲)
辭福州鼓山湧泉寺住持。往廣東修建南華寺

Publish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ing
香光莊嚴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黃金十年

1930 — 1932 — 1934 — 1936

民國二十一年(1932)
上海一二八事變／偽滿洲國成立

民國二十三年(1934)
新生活運動／共軍自江西開始逃竄
國府派專使入藏舉行冊封及致祭達賴喇嘛大典

◎偽滿州國魁儡皇帝傅儀。

民國二十四年(1935)
※有七省主管教育人士向南京政府教育部提出接收寺產，充作教育基金的提議，經全國教育會議通過，報內政部。

民國二十五年(1936)(97歲)
四十一奇：野狐解脫
南華放春期戒壇畢，曹溪駐防軍第十六團團長林國賡來見，受友人之託送來一頭毛澤光潤白狐，請老和尚為狐說三歸五戒法，縱之後山林麓。白狐自受戒後即不吃肉，肚子餓了就回寺求食。一日為鄉人所逐，老和尚帶狐回寺設柙以畜之。某日被車壓至重傷，匍匐不能起，老和尚知其不治，開示白狐一心念佛，速得解脫，狐似會意，點首者再，呃逆三聲而逝，陳屍二日不變。

民國二十五年(1936)(97歲)
四十二奇：神改河流
曹溪河流距寺前一百四十丈，年久失修，砂石沖積，水改向北，對寺門直射，在地理上叫做反弓格，因此勘定水線，計劃挑築新河，填補舊河，全程八百四十多丈，需用三千工人所費甚鉅，正擬動工，雷雨大作，次日清早水漲堤平，沖開新河，一如所定界線，舊河已為砂石淤塞。

民國二十七年(1938)(99歲)
居廣州陳培根居士樓上佛堂，某日日機數十架猝來轟炸，左右樓房數十幢 頓成墟燼，死人無數，但老和尚住處僅門窗震碎，全宅無恙，人也安然無事。

民國三十一年(1942)(103歲)
四十三奇：樹神求戒
南華寺新造放生池邊有古樟樹年代久遠。春戒期間忽有行者來求授比丘戒。未進戒堂前服役甚勤，既進戒堂學戒亦事事如律，迨至三壇圓滿，梵網戒畢，此人忽然不見了，而袈裟戒具留在戒堂。次年春戒將到，此僧忽來入夢，索領去年戒牒。責問去何方現今何在，此人回答與士地同居。老和尚夢醒後記其事，乃知為老樟樹神來求戒，遂於頭山門樟樹下，土地壇設供一堂，將原戒牒焚而歸之。

民國三十二年(1944)(105歲)
將曹溪南華寺職務交弟子住持，遂往雲南中興雲門寺。

Luminary Publishing House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e
香光莊嚴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Association

對日抗戰

1937 1940 1942 1943 1944

◎蔣中正與張學良（右）。

民國二十五年(1936)
粵漢路通車。／西安事變。
※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介入調解佛教界，內部爭端。

民國二十七年(1938)
汪兆銘潛離重慶，通敵叛國。
※中日戰爭期間，圓瑛等宣布在上海孤島恢復辦公，廢止會址遷移重慶的前議。在重慶的部分中佛會理監事商決成立「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由太虛主持，推動僧眾救護隊、傷兵慰勞隊募捐救濟流亡同胞。並與大後方各省縣佛教會保持聯絡。

民國三十二年(1943)
開羅會議。
※內政部頒布＜寺廟興辦公益慈善事業實施辦法＞，規定年收益在五萬元以上的寺院，由地方政府主持組織的委員會徵收其半用於「公益」，亦即寺廟沒有「自主」興辦公益之權，相當引起佛教界惶恐。

民國三十三年(1944)(105歲)
四十四奇：山蜂傾巢
南華建水陸道場，前一月山蜂傾巢而來，巨如拇指，先在法堂左右廊各營一巢，狀如大殿燈籠，其組織工緻，如圖案水波紋且具四色至為美觀。後又於曹溪門外大樹上結一巨巢。蜂不螫人且嚴紀律，均謂神蜂來朝佛。老和尚往巡視之，看了很久說：「此人頭蜂，平時棲止於深山石巖中，都市不易見到，今來此將有事。」當夜老和尚告知岑居士：「四方蜂動，這裡將被兵禍，但無大礙，若有事，我會派人來接你。」至臘月十八日土匪劫南華，由雲門派來接岑居士的僧人已接踵而至，老和尚果然有先見之明。

民國三十三年(1944)(105歲)
四十五奇：黑龍附身
江西南昌徐氏女深閨待字，清江縣有一位醫生名叫謝雙湖，年五十餘歲無子，想娶徐女為妻，結婚當晚該女被怪物纏繞，不能與新郎同床，因徐女年方及笄時忽有怪物附身，自是時來時去。民國三十一年徐女出家為尼，常開師父告訴她可找虛雲老和尚為其化解此一災難，遂於三十二年春由雙湖伴來南華乞戒，既得戒，怪物希望徐女也為他乞戒。於是怪物告知名黑龍江，叫徐女代畫其像，龍頭人身，鱗角齊備，由女抱之跪請老和尚為說幽冥戒。患始絕。

民國三十四年(194 5)(10 6歲)
四十六奇：巨掌伸入
雲門寺住有二僧：一名古根，一名傳真，同居一寮房，古根以小病不赴夜堂念佛，傳真亦懶去。一會兒房門開一巨掌伸入，有一黑影將傳真擲地並責罵其懶惰，不出坡不上課不知慚愧該打，擊臀十幾下，古根驚醒，被打處黑瘀浮腫，醫治月餘才痊癒，皮肉盡脫。當鬼打傳真後之第二晚，有一僧人係軍人出身善技擊，攜一鐵棒臥傳真床上，黑影又來，僧想起來博鬥，但全身如被縛不能動，只聽到黑影說：「你存心不良，既出家為佛弟子當去軍人習氣，我今不打你，讓你自己懺悔，若不改過自新，以後要重罰你。」四月後老和尚自南華回雲門，夜深趺坐間見一青袍白鬚老翁致敬說「弟子住後山數百年，孫輩不肖擾及清眾已責誡之，今特來謝罪。」鄉人傳說乃後山老狐。

Publishing Assoc.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ing
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對日抗戰

1944

民國三十三年(1944)
中央核定以三月29日為青年節。
日軍攻入桂黔。
知識青年從軍運動。
新疆伊寧事變。
※太虛致書蔣介石，要求阻止內政部所為，否則不能靦顏苟活，「唯有死路一條」，內政部的＜辦法＞終於被擱置。

1945

民國三十四年(1945)
雅爾達密約。
波茨坦宣言。
日本投降。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字。
台灣光復。
重慶和談。
蘇俄劫掠東北。
※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授與太虛「勝利勛章」。

國共內戰

1946

民國三十五年(1946)
政治協商會議。
馬歇爾來華調停。
國民政府還都南京。
共軍大舉叛亂。
美國停止援助。
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制定中華民國憲法。

1947

民國三十五年(1946)(107歲)
四十七奇：緋桃璀璨
為紀念七七事變十週年，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寺院諷經，追薦陣亡將士及死難人民。粵省佛教會推派代表迎請老和尚主法 在淨慧寺設壇，結壇時緋桃一株忽然開花，璀燦耀目，十多天都未凋謝。

民國四十年(1951)(112歲)
十難：慘遭毒打＜雲門事變＞
四十八奇：死而復甦
雲門開戒期間二月二十四日忽有百餘人前來圍困寺院禁止出入，先將老和尚拘禁於方丈室中以數人守之，復將各僧分別囚禁，大搜寺內二日一無所獲。此些匪徒誤信傳說寺內藏有軍械及發電機，又藏有金條白銀，對寺僧加以刑戮、毒打，妙雲被毆致死，老和尚亦肋骨折斷，頭面血流，趺坐入定九日神遊兜率聽法事，聽彌勒菩薩說法。匪徒驚訝其不死而懾伏，乃不再續擾。

◎今江西雲居山真如禪寺內之虛雲紀念堂。

◎真如禪寺塔院內之虛雲老和尚舍利。

民國四十八年(1959)(120歲)
圓寂
身後事數日前已向眾人交待，開示「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正念正心，養出大無畏精神，度人度世！」十月十三日圓寂，荼毗香氣四溢，舉火後白煙滾滾向上衝，開窯時得五色舍利百餘粒，小者無數，以白色為多，晶瑩光潔，骨灰奉安入雲居山海會塔中，世壽一百二十歲，僧臘一百零一歲。

香光莊嚴雜誌 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中華民國（台灣）

1948 1949 1950 1960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

民國三十六年(1947)
國民政府公布憲法。
政府宣布動員戡亂。
※太虛於上海玉佛寺逝世，治喪期間弟子集議大師色身舍利塔建於奉化雪竇山，法身舍利由印順負責編纂。
※中國佛教會在抗戰勝利後召開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

民國三十八年(1949)
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國民政府遷台。
※中國佛教會隨國民政府遷到台灣。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

民國四十年(1951)
西藏和平解放始。

民國四十七年(1958)
中國共產黨發動「大躍進」及「人民公社」運動。

民國四十六年(1957)
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

民國四十八年(1959)
西藏人民發動抗暴，達賴喇嘛逃離西藏。

民國四十八至五十年（1959~1961）
中國大陸連續三年大飢荒，稱「三年困難時期」。

專輯 【訪道虛雲】

同行擺渡

虛雲老和尚與親師友的互動

編輯組

當年老和尚為了出家，是如何與家庭抗爭？他的父親如何面對獨子的離去？
在與親人、師長、同修、徒弟的互動中，
見到老和尚堅定而又慈悲的真情流露。

未從父志

「你整天都在看佛書！難道想出家去嗎？」老爺嚴厲地責問。

「是！」虛雲回答

「你不想想自己是獨子，擔負傳承香火的重任，竟然還想出家，你聖人書都讀到那裡去了？」

「古人說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觀念太狹隘。」

「難道拋下親人不管去出家才叫孝順？」

「父親！我不會改變出家的意願！」

「你這孩子，怎麼就這麼固執？既然你喜歡玄妙思想，我就請道士來教你道法好了。學道只要在家修行就可以羽化登仙。」

虛雲實在不喜歡讀道書。「這些道法並不究竟，和佛法的圓滿究竟差太多了，我還是到寺院出家吧。」可是路途不熟，虛雲才走到半路就被截回去了。

「這種事以後不准再發生！」父親知道後大聲咆哮。

虛雲不敢出聲，心中卻叫喊著：「成全我吧！」然而父親接下來說的卻是：「看來要早點讓你成親才行！」

虛雲雖被迫和新娘同住，卻清淨守身，等候出家的機會。

「老爺！公子不見了！」

虛雲跑到鼓山湧泉寺出家。從此專心道業，不問俗事。聽說父親來找他，便躲到後山去，過著苦行的生活。

七、八年後，有鄉人來湧泉寺找虛雲：「令尊過世了，請回去處理後事。」

虛雲一下不知如何反應，全身僵硬無法動彈，根本無法相信正值壯年的父親竟然過世了。心中吶喊著：「父親！父親！請原諒我沒有盡到世俗的孝道！我知道您一定是太過掛念我才會弄壞身體，才會這麼早走。我只有更認真修行，在佛法上精進，度化眾生，才能報答您的恩德！」

虛雲原想立刻回去，但出家時就已立定心願：道業未成，絕不返家。又思前想後，想到這些年不只父親，姨母及妻子定然也是望穿秋水地等他回家，此後整個家業都要由他扛起，傳承香火的壓力一定更大。回去要再回常住，只怕是難上加難了。而今自己道業未成，還是不宜返回俗家；若是做法超度，在那兒都一樣，未必一定要返家。於是打定主意，割斷俗情，認真修持，以報父恩。認真誦念著佛號，一心祈願佛力保佑父親往生極樂世界！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

孺慕之情

「母親！我認為孝順並不只是『無後為大』、『承歡膝下』的觀念，在累劫的生死輪迴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所以出家學佛，實行菩薩道，廣度眾生，才是大孝。也唯有這樣我才能為您盡點心。母親您同意嗎？」出家前的虛雲站在畫像前，喃喃地訴說心事。

畫中的母親慈祥地看著他，似乎鼓勵他不要畏懼。於是虛雲不顧父親嚴厲的反對，義無反顧走上出家之路。

想到母親用自己的生命來孕育他，卻因難產而死，母子緣慳一面，虛雲真是痛徹心扉。

「我要從普陀山三步一拜到五台山，將朝山功德迴向給母親來報答親恩。」出家後的虛雲花了三年時間，歷經艱難地達成目標。

但覺這樣還不足以報答親恩，還想為母親做更多的事情。

「我應該去禮拜舍利，並燃指供佛，超度母親。」於是到了阿育王寺，每日三千拜，頂禮舍利，並請求燃指供佛，超度母親。

「已經三千拜了！」虛雲完成自己定下的功課，便去打坐。坐時覺得進入了似夢非夢之境，一道金光湧現，空中出現一條閃著金光長度數百尺的飛龍，正降落在舍利殿前的天池內。夢境中的虛雲騎上龍脊，隨金龍騰空飛到一處不知名的地方。那兒山水秀麗，樓閣宮殿莊嚴奇妙，和世間的景致大異其趣。

轉頭竟然見到母親站在樓閣上看著他，趕快大聲叫喊：「母親！請你趕快騎上金龍，我們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這時金龍開始往下降，夢就醒了。

「雖是夢，也算見到母親了。」醒後，虛雲感到身心非常輕爽。

然而就在舉行燃指儀式的前幾天，虛雲忽然生了重病，仍堅持參加燃指儀式。眾人紛紛阻止，虛雲激動說：「誰能免於一死？我發願燃指，報答母親的恩德，如果因病不能完成心願，活著有什麼意思呢？就是因燃指而死也比這樣活著有意義得多！」大眾聽了便願意幫他完成心願。靠著大家的輪流扶持及虛雲自身的毅力，儀式圓滿完成。

儀式結束後，虛雲竟然恢復步行及禮佛，眾人都很訝異。

「謝謝佛菩薩的加持！母親，也謝謝您！」虛雲心中充滿感謝，除了有賴佛菩薩的加持，母親也是暗中相助吧！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專案

法城親眷

虛雲因為兼祧的緣故，十一歲就被訂了兩房親事。他當時對未來還一片懵懂。十三歲接觸到僧人，許下出家的志向。他告訴繼母：「我想退婚！」

繼母說道：「姨娘知道你喜歡佛理，其實在家也一樣能學佛。而且你除了承繼你這房，還要承繼三叔的支脈，擔負著承繼兩房香火的重任，還是打消出家的念頭吧！實話說吧：田、譚這兩位姑娘不論外貌或性情都是一等一的。如果退婚，這兩位好姑娘定會遭人指指點點，再沒臉見人，只有自盡一途，你忍心嗎？」

既然如此，那只好逃家。可是半路就被發現。在嚴格監控下，虛雲只得任人擺佈，如傀儡般行禮如儀。

夜深，虛雲被推進新娘房裡，從此輪流在兩位新娘房中過夜。兩位新娘長得如花似玉，虛雲也不多看新娘，只在地上打坐。夜夜如此。有天新娘譚氏再顧不得羞怯，問道：「是不是我做錯什麼，讓你不喜歡我呢？」

「抱歉！我心屬佛，已決意守身出家，姑娘若想離開，絕不為難！」虛雲回答。

新娘停了一下，說：「像我們也信佛，不做壞事，這樣不就好了嗎？為什麼要出家呢？」

虛雲回答：「許多人都以為信佛就只是燒香祈福，不做壞事。卻僅有少數人願去深入探究佛法的真義。學佛是值得將整個生命投入的。有了家累就有沉重的牽絆，難以全副身心投入。我的心意已決，無可更改！」

新娘子沉默了，學著虛雲打坐。虛雲便教她在打坐時如何調身及調心，並闡述種種佛理。夫妻之間相互保持距離，過著清淨無染的生活。

老爺誤以為虛雲已打消出家的念頭，便不再緊迫盯人。有天晚上，虛雲看到眾人熟睡，便毫不遲疑，連夜奔到福州鼓山湧泉寺出家。

田、譚二氏知道相見無期，在老爺過世後，便跟隨婆婆出家。田氏法名真潔，譚氏法名清節。真潔尼師出家四年後往生。清節尼師聽說虛雲成了一代高僧，託人帶了一信，信末附上詩句：「君必成大道，慧業日當新。昔時火宅侶，原是法城親。」

虛雲看了，萬千感慨如波濤般湧上心頭，呆愣愣地久久無法發出聲來！

師恩浩瀚

虛雲：「還請老和尚慈悲，求授大戒。」

妙蓮老和尚：「出家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我看你在家應該是位少爺，大概從書中看到出家生活在名山勝景、林間溪旁，自在瀟灑。現在您雖然剃了頭，還沒受戒，若過不慣這裡清苦的生活，還是回家！有空來聽聞佛法就好了。」

虛雲：「弟子絕不是一時興起，實是虔心向佛，還望師父成全。」

妙老：「既然你有心向佛，就先住下，隨眾作息，了解僧團生活，破除那些不切實際的想像。你去挑水吧！」

虛雲：「謝謝師父。」

虛雲從沒做過挑水的工作，一天下來，只覺腰痠背痛。但他勉勵自己：「比起永無止境的輪迴之苦，這種苦算什麼呢？」還是一趟趟到河邊挑水。一星期後，虛雲已能勝任挑水的工作。

一天妙老問：「還習慣吧？」

虛雲：「習慣！」

妙老：「你去廚房吧！」

虛雲聽到指派，就到廚房去工作。還買小菜請眾人吃，把從俗家帶來的錢都花光了。

妙老默默觀察，洞悉虛雲出家的強烈決心，對他說：「你果然是有心向佛，我就為你授戒吧！望你成為佛門龍象，弘揚佛法，光大我佛！」

自此虛雲正式成為僧團的一員，跟隨師父學習經典的深刻義理。

過不久，妙老又單獨叫來虛雲，說：「令尊來找你了。你可以跟著回家，再等因緣回來；或是不見父親，躲到後山去。」

虛雲：「弟子願到後山去。」

妙老：「到後山要一切自理，你能吃這種苦嗎？」

虛雲：「弟子願意嘗試！」

在後山過的是苦行的日子，並且禮拜萬佛懺。虛雲吃著野食，一日一食，住在山洞。但他對自己說：「大迦葉尊者也是修苦行的，我應該以他為榜樣，專注修行，出離輪迴之苦。」

禮懺滿三年後，有師兄來找虛雲，傳達其父親已經告老還鄉，可回寺裡共住。

虛雲向妙老報告了這三年隱山的情況。妙老點點頭：「你的意志堅定，難行能行，確實是有修行者的本錢。不過修慧也須修福。您還是回來領執，為大眾服務。」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虛雲在鼓山湧泉寺領執，無論領的是水頭、園頭、行堂、典座等，皆是苦行事，每日只喝粥一缽，但體力強健。領執滿四年時，虛雲對妙老說：「弟子想學習玄奘大師到印度去取經。請師父允許弟子到後山修行，好適應西行路上可能會遇到的無水無糧的狀況。」

妙老：「有機緣的話，你確實應四處去參學。就依你所想去做吧！不用另外告假了！」

師徒這一別數十年匆匆而過，再相見時已在南洋。妙老到南洋弘法，在檳城興建極樂禪寺。虛雲則為了雞足山祝聖寺募化而至南洋弘法。妙老聽到虛雲將從緬甸繞來檳城，便特地等候。

妙老一見到虛雲就說：「聽說你要來，特別在這兒等候。可為何這麼多天才到？」

虛雲：「弟子罪過！」簡單講述險遭剖腹一難而耽擱的過程。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對於虛雲又一次死裡逃生，師徒同感佛陀的慈悲護念。佛號聲中師徒一同回到極樂禪寺。

妙老：「你臉色不好，趕快服藥。」

虛雲：「謝謝師父的關心。弟子既已到家，恐懼等等的妄念頓歇。休息幾天，就會好了。」

相處幾天，妙老發現虛雲常常一打坐就三、兩天不起坐，便關心地說：「南洋天氣炎熱，和內地不同。久坐恐怕會傷到身體。」

虛雲：「我目前還不覺得。」

妙老便知虛雲苦行的習氣尚存，不再多勸：「你在這兒講部《法華經》跟大眾結緣。我先回國。你這兒結束後，不要回雲南，先到鼓山找我，我有事要跟您說。」

虛雲送妙老上船，這一別竟成永訣。妙老回國一年多後便在龜山圓寂！虛雲感念數十年來不通音訊，但最後因緣竟是由其為妙老料理龕塔，分光舍利，似是師徒一場殊勝的因緣。

【佛法補充站】 編輯組

釋妙蓮，福建歸化人，21歲依鼓山量公和尚出家，得戒於懷公。咸豐四年任鼓山湧泉寺方丈。後至東南亞弘法，並住持馬來西亞檳城極樂禪寺。在南洋募化得款後，返國修建湧泉寺，亦創建漳州南山寺。妙蓮禪師也助達本等名僧興建雪峰、崇福、林陽等道場。光緒三十年，請得龍藏二部，光緒三十三年圓寂。

妙蓮禪師化育無數，許多高僧出自其門下，如虛雲大師、圓瑛法師等，皆是由其受具足戒。鼓山湧泉寺與妙蓮禪師對台灣佛教界亦有重大的影響。

Digitized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台北華嚴蓮社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洞庭波送一僧來

虛雲：「您不是『洞庭波送一僧來』的寄禪嗎？」

寄禪：「那不過是一時的戲筆，倒讓您老見笑了——您老是來主持燃指儀式的嗎？」

虛雲：「我是來參加儀式的。我母親為了我難產而死，我又違背父親的意思而出家。父母恩重無以為報，所以想以燃指的功德超薦雙親。」

寄禪：「27歲那年，我曾為求國泰民安、佛法昌隆而燃了兩指。燃指是有危險的。您老已過半百，還是不要冒險，讓我來替您燃一指回向給您老的雙親！」

虛雲：「心領了！吾意已決。就算為此而死也決不退卻。」

燃指前，虛雲重病，無法自己起身行走，由寄禪等人輪流攙扶著上大殿禮佛拜懺。但燃指後，竟不藥而癒。

寄禪：「真是奇蹟，您老竟然健步如飛。手指恢復得如何？」

虛雲：「阿彌陀佛，已不疼痛也不流血了。」

寄禪：「阿彌陀佛！」

虛雲：「既已燃指供佛，今後身家性命交付佛陀，為了興盛佛法，肝腦塗地，在所不辭。」

寄禪：「善哉！善哉！」

十多年後，虛雲接到寄禪的來信，說政府要寺院提交寺產。希望他能一同北上請願。隔年虛雲與寄禪一同赴京。

虛雲：「寄禪，我們分頭進行吧！我和肅親王有過一面之雅，可以請他幫忙。您去找您的文友，設法造成輿論。」

經過眾人努力，朝廷下令保護僧眾產業。

然而清廷不久滅亡，不少人以為佛法無用。毀寺逐僧、沒收寺產之論興起。虛雲和寄禪先到南京和孫中山晤談，孫先生同意保護宗教活動。但不久北洋政府成立，大權主要在北方袁世凱手上，必須北上去請願。

虛雲：「袁世凱跟孫先生截然不同，此行可能不會太順利。寄禪您身體微恙，旅途勞頓，還是留在南方主持大局，由我北上即可。」

寄禪：「當年我們發願要為教忘軀，怎可退縮？您老已逾古稀，還如此勇往直前，我這點小病算什麼呢？」

兩人便一同進京。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寄禪：「我的弟子道階現為法源寺住持，他認識內務部禮俗司長。為爭取時間，我先去見司長；您老設法見袁世凱，我們分頭進行。」

虛雲東奔西走，透過種種管道，希望能見到袁世凱。剛有些眉目，卻聽說寄禪往生，虛雲便趕去探視。

寄禪的弟子道階正在助念，虛雲也加入助念行列。不久另一班來輪替。

虛雲：「不太順利是嗎？」

道階：「師父跟北京政府的禮俗司司長杜關談判，要求政府下令各地禁止侵佔寺產，話不投機，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司長說了句：『和尚是個什麼東西！』揮手就摑了師父一掌。

受了這樣的凌辱，師父回來後，沒講話也沒生氣，一直念阿彌陀佛，晚上就往生了。」

道階又說：「師父的後事我會打理，您老還有重要任務，別太掛心了。」

虛雲：「寄禪是以死勸諫。他的後事，我還是要參與的。請稍待我忙完後，再將靈柩運回上海。」

虛雲不久見著了袁世凱，也獲允許保障宗教自由。袁世凱想將虛雲留在北京，爭取全國佛教徒的支持。虛雲看出袁世凱的野心，以必須親自將寄禪靈柩運回為由婉拒。

虛雲一路伴著靈柩，想到雖然向來天各一方，但兩人都修持頭陀苦行，心中已將對方視為知己。這回從南到北，一路討論佛教的未來，辦佛學院培育僧材是兩人的共識。而今由北返南，卻痛失道友。像寄禪這般既具有才情，詩名遠揚，士林仰重；又有愛國思想、護教熱忱，正直敢言的僧人，可謂不世之材。如今哲人已萎，面對多難的國家，混亂的世局，虛雲只覺肩上的擔子更沉重了。虛雲立誓：「為多難的國家，艱困的佛教奮鬥，無畏無懼，直到倒下的那刻為止。」

【佛法補充站】 編輯組

釋敬安，字寄禪，號八指頭陀。湖南湘潭人，生於清咸豐元年（1851），卒於民國元年（1912）。法師幼年家貧廢讀，一日忽見籬間白桃花為風雨吹落，感慨而痛哭失聲，萌出世之想，同治七年（1868）出家。出家後，隨眾參禪，並充苦僧職。期間除體會佛法，亦對詩文產生極高興趣。一日師登岳陽樓，吟出「今日扁舟誰更上？洞庭波送一僧來。」後，在詩詞創作上日有增進，以詩僧聞名。

寄禪法師頭陀苦行精神亦令人肅然起敬，27歲曾燃二指、剜肉燃燈供佛。一生弘法傳道，民初曾擔任中華佛教總會會長，後因爭取寺產，反被侮辱，憂憤而死，時年62，僧臘45。有《八指頭陀詩集》等著作傳世。

鬼徒弟

「崇法！既然李協統要你去住持南山寺，你就扛起來吧！」虛雲老和尚對侍者崇法說。

「不！弟子不願意當住持，只想在您身旁當侍者。」崇法回答地非常堅定。

「你不願當住持也不勉強，可是你生病了，就多休息吧！這趟路要在各省奔走，十分勞累，就別去了。」虛雲老和尚說。

「只是小病，不要緊的。師父！請讓我隨侍左右吧！」崇法回答。

看到崇法這樣堅持，虛雲老和尚就讓他隨行。一行人又走山路，又是乘船，十分勞頓。崇法的病因沒有適當的治療，病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但還是堅持同行，終於臉色安詳地往生了。老和尚看著已捨報的崇法，容貌平和，和生前沒有兩樣，以哀傷不捨的心為崇法荼毗。一行人又繼續走上弘法之路。

五年後……

此時一行人正由緬甸護運玉佛回雞足山。有騾馬數十，銀票數十萬隨隊。

「師父！聽說前面有盜匪，我們還要繼續前進嗎？」弟子問虛雲老和尚。

「前進吧！如今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虛雲老和尚回答。

眼看除了繼續前進，沒其他辦法，明知危險，還是只能冒險到鎮上住店，將那些行李牲畜放在門外。虛雲老和尚靜坐念佛，請佛菩薩及諸天護法幫忙護持，然後就只能隨機應變了。

忽然有人進門向虛雲老和尚頂禮，說：「師父您不用煩惱，弟子一路隨侍左右，今晚盜匪不會來的。」

虛雲老和尚一看，竟然是侍者崇法。知道這是鬼魂，立刻打了他一掌，說：「你是已死的鬼，還來騙我。」

崇法的鬼魂立刻消失。

果然平安度過了一夜，沒有盜賊侵擾。然而虛雲老和尚內心翻滾著：「崇法！你真是位忠心的侍者，死後還記掛著我。但這是一種執著。我只能給你一掌，戳破你是鬼的事實，打掉你對侍者工作的執著，才能讓你面對當下，懂得放下，走上正道，得到解脫。才不枉你這一生的修持，不枉我們師徒情分一場。這一掌，希望能讓你清醒，得到自在解脫。」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佛學數位圖書館

禮迦葉尊者

「這裡就是迦葉尊者守衣入定的地方！多麼殊勝的道場！」仰望雞足山，感懷迦葉尊者的範德高行，虛雲想在此掛單久住。

「這兒寺廟都不讓人掛單！我看你人不錯，所以告訴你。有的地方直接就罵人、趕人了。」寺院的住持告訴虛雲。

大殿後方傳來葷腥的味道，守戒清淨的虛雲眉頭緊皺，禮佛後立刻離開。

「唉！迦葉道場怎會變成這樣？」看到當地的僧伽不如法的行徑，虛雲內心非常沉痛。發願：「只要有因緣，我一定要恢復雞足道場。」

十多年後，虛雲向李提督和信眾說出心願：「請諸位護法能為我在雞足山圖一片地，願開單接眾，以挽救滇中僧眾，恢復迦葉道場」

知縣找來一座破落已久的迎祥寺。虛雲就在此禮接四方來眾。為了募集整建寺院的龐大款項，雖已六十八歲，還是前往南洋說法並籌募資金。為安全起見，將募來資金換成匯票縫在衣領。

有一天說法時進入了定境。這一入定就是九天。出定之後，覺得腳逐漸失去知覺。幾天後全身像枯木般不聽指揮，無法說話，也失明了。中西醫診治過都沒有起色。虛雲放下萬緣，心裡並不痛苦，只有一件掛礙：匯票縫在衣領，沒有其他人知道，這時也無法藉口或手來傳達訊息，萬一化身時被火燒了，雞山殿閣不能修建，這筆因果，該如何是好呢？虛雲虔心祈求迦葉尊者加被。

「迦葉尊者！您一直是我的榜樣。我學習您有配偶而不染；也效法您出家後，刻意與俗家不同所修持的苦行。雖無『拈花微笑』的風雅，也有『杯墜息心』的體驗。今日和您一樣，心痛道場沉淪，憂心戒律維持。我並不怕死，只擔心不能重修雞山殿閣。眾人交託在我手中的建寺匯票，現在也無法交代其他人。希望您能護持。」

虛雲祈求完不久，進入夢境。夢中有位像迦葉尊者的老僧，用右手摩虛雲的頭說：「不用擔心，只要用衣缽當作枕頭，片刻不離身，就會好起來了。」

聽完這話，虛雲用盡所有力氣拿衣缽當枕，全身是汗，心情卻很愉悅。幾天後漸漸能說話，不久眼睛看得見了，身體慢慢恢復知覺。「這都是迦葉尊者的護持！」虛雲銘刻在心。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修路的同參

為了重修寺宇，虛雲獨自外出募款。道路崎嶇難行，官府並未前來整修。聽當地人說：「有一位外省僧人，發心修路，不募捐，任由往來的路人幫助他伙食的需求。數十年來，沒有改變過。這條路靠他整修才能維持通行。我們感謝他，想建寺給他居住，他不接受，只顧修路。」

虛雲聽了十分感動，心想：「這位僧人品格高潔，值得學習。」黃昏時遇到這位白髮駝背的老僧人，正扛著鋤頭、拿著箕畚走向歸途。虛雲上前行禮問訊，老人並不說話，也不回禮。

虛雲恭敬地跟他走到竹寺。老人放下工具，坐上蒲團，虛雲再上前行禮，老人還是不理，虛雲便坐到他對面去。

第二天早晨，老人做飯，虛雲幫忙燒火。飯熟了，也不招呼。兩人各吃各的。吃完，老人背鋤頭，虛雲拿箕畚，共同搬石、挖泥、鋪沙。黃昏時，一起回去，就這樣過了十幾天，老人一直不開口，但兩人還是和睦相處。

有晚，月光亮得像白天一般。虛雲到寺外的大石上打坐，很晚了也不回寺裡去。老人輕輕走到虛雲背後，突然大喊：「你在這裡做什麼？」

虛雲說：「看月。」

老人：「月在何處？」

虛雲：「大好霞光。」

老人：「徒多魚目真難辨，休認虹霓是彩霞。」

虛雲：「光含萬象無今古，不屬陰陽絕障遮。」

老人握住虛雲的手，大笑說：「深夜請回休息。」

第二天，老人說：「老衲法名禪修，從小出家。在這裡已經數十年了。當初看這條路崎嶇難行，因此發心獨修此路。不想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了。請問上下？又為何到這裡來？」

虛雲說：「小號虛雲。為了募化建寺經過這裡。」

老人：「既然如此，請你趕快上路吧！我們後會有期。」

虛雲拜別老人，繼續上路。一回頭，看到老人佝僂的背影，正揮汗如雨地修路，很受感動。心裡想道：「我必須學習修路老人老當益壯的榜樣，學習他服務人群，不畏艱難的精神。」又想：「眼前還有許多弘法事業要展開，現在才剛開始而已！」虛雲心中充滿朝氣力，大踏步迎向未來。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身瘴毒與心瘴毒

虛雲到南洋弘法。途經野人山時感染了瘴毒，勉強到柳洞觀音寺掛單。寺中只有一位中國僧人，法名定如。

虛雲向定如行禮，但定如不理他。虛雲只好自己在大殿打坐。

晚上，定如鳴磬上殿。虛雲主動幫忙敲鐘鼓。唱完懺悔文，定如三聲並三拜：「殺！殺！殺！」

隔天早晨上殿，課誦完畢，一樣又高聲叫：「殺！殺！殺！」三拜。虛雲覺得很奇怪，便不再參加。

送來的三餐都雜有蔥、蒜，虛雲雖然病得難過，餓得難受，卻一口也不吃。一整天只喝水。定如發現了，隔天飯、粥裡就不放蔥、蒜等，虛雲才吃。

到了第七天，定如開口說：「老和尚，請喝茶。」虛雲便閒話問起定如為何拜「殺」？

定如說：「殺鬼子！我原籍寶慶，父親本在雲南擔任武官，死在任上。我因感受到人世無常，就出家了。曾跟竹禪和尚學畫，現在靠賣畫換取齋糧，還能維持。

十多年前，我從香港到星洲，在船上受盡洋人虐待，讓我非常難堪，終身恨難消。」

虛雲：「相信您明白佛陀戒殺之理。那些洋人種惡因，必定會得果報。我們身不犯殺戒，也不宜生殺心啊！」

定如：「這十多年來，過路的僧人大都裝模作樣，頤指氣使，令人厭惡，所以我都不理不睬。七天來，我觀察您與眾不同，才敢跟您說實話的。洋人不只欺負我，也欺負同胞，可惡至極！」

虛雲：「佛法修持最重要是『慈悲』。佛陀教導我們『怨親平等』。雖然很難，但是對於仇怨敵人也一樣要慈悲。還一直勸我們『不受第二箭』。如果老是懷著怨恨的心情，就讓毒箭在心裡生了根，受害最多的其實是自己。」

定如：「多謝老和尚指導，但怨氣一時還無法消解。」

虛雲：「本來就不是那麼容易的，慢慢去消解吧！」又說：「您心中的瘴毒很重，要靠佛法慢慢去對治；我身體的瘴毒，差不多消散了，也該告辭。」於是定如送虛雲到車站，贈送路費糧食，幫著買車票，又請居士到下車的地方接應。打點得十分仔細。

列車開動，虛雲祝禱定如能早日化掉心中的瘴毒怨氣，全心向道，走上醒覺的道路。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洋人來歸

虛雲和尚109歲時，收到外交局的通知：有一位美國詹寧士女士，仰慕虛雲老和尚的禪德，想歸依老和尚，並求戒開示。老和尚答應了，而詹寧士在中國求法期間都由顏世亮居士不多一句、不少一詞，恰到好處地翻譯法語禪機。

詹寧士一見到虛雲老和尚，立刻五體投地頂禮。

虛雲：「您為什麼要來求戒呢？」

詹：「我父親是天主教神父，丈夫是天主教徒。我本身也花了二十年時間研究教義，但總有梳理不通之處。聽說佛法可以解答我的疑惑，便遊走各國訪求佛教真理，還往印度閉關四年，有些心得。因不確定自己所修正確與否，想請求印證。久仰大師您佛學精妙高深，所以不辭萬里之遙求您老授戒開示。」

老和尚觀察她來意極虔誠，就帶她回南華寺參拜六祖，為他舉行歸依授戒儀式，賜法號寬弘。並且為他舉辦禪七，請度輪禪師擔任羯磨。

當時不少國人認為佛教是迷信、阻礙進步的宗教，竟然還有外國人特別遠渡重洋來求皈依受戒的。因此，從各方來觀禮的人數多達三、四千。大批記者前來採訪並在各媒體盛大報導，還登出了老和尚居中，度輪禪師立其左，詹寧士站於其右的三人合影。

禪七時期，老和尚天天開示。還請來諸方長老開示法語。

禪七結束，老和尚語重心長地對度輪禪師及詹寧士說：「我極希望佛法能夠西傳，弘揚於全球，讓眾生都能沾享佛法甘露，建立祥和慈悲沒有戰爭的和平世界。可是我年紀大了，這個重擔就交給你們了。」

度輪禪師及詹寧士聽著非常感動，承諾以弘法為己任。詹寧士跟隨老和尚到雲門大覺寺禮拜師祖。執弟子禮半個月後告辭離開。

詹寧士：「師父！弟子告假。弟子一定會把佛法帶到美國去，定不負師父的苦心教導。」

虛雲：「美國是個對佛法很陌生的地方，您去傳法當開路先鋒必定遇到許多挫折，望你不要退卻去做自了漢。現在時局這麼混亂，非常需要佛法的提攜。您要把大乘菩薩無畏的精神帶到美國去，為中美佛教文化交流做努力，讓佛法在美國生根、傳佈。只要您有這樣的決心，相信諸佛菩薩、龍天護法都會幫助您的！」

香光莊嚴雜誌社版權所有
香光莊嚴雜誌社版權所有
Hsiang Kuang Chuang Ye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Buddhist Digital Library
Hsiang Kuang Chuang Ye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Buddhist Digital Library
香光莊嚴雜誌社版權所有
香光莊嚴雜誌社版權所有
Hsiang Kuang Chuang Ye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Buddhist Digital Library
Hsiang Kuang Chuang Ye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Buddhist Digital Library
香光莊嚴雜誌社版權所有
香光莊嚴雜誌社版權所有
Hsiang Kuang Chuang Ye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Buddhist Digital Library
Hsiang Kuang Chuang Ye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Buddhist Digital Library
香光莊嚴雜誌社版權所有
香光莊嚴雜誌社版權所有
Hsiang Kuang Chuang Ye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Buddhist Digital Library
Hsiang Kuang Chuang Ye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Buddhist Digital Library
香光莊嚴雜誌社版權所有
香光莊嚴雜誌社版權所有
Hsiang Kuang Chuang Ye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Buddhist Digital Library
Hsiang Kuang Chuang Ye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Buddhist Digital Library
香光莊嚴雜誌社版權所有
香光莊嚴雜誌社版權所有
Hsiang Kuang Chuang Ye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Buddhist Digital Library
Hsiang Kuang Chuang Ye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Buddhist Digital Library
香光莊嚴雜誌社版權所有
香光莊嚴雜誌社版權所有
Hsiang Kuang Chuang Ye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Buddhist Digital Library
Hsiang Kuang Chuang Ye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Buddhist Digital Library
香光莊嚴雜誌社版權所有
香光莊嚴雜誌社版權所有
Hsiang Kuang Chuang Ye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Buddhist Digital Library
Hsiang Kuang Chuang Ye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Buddhist Digital Library

法門外護

李協統根源原打算拆寺逐僧，還指名要逮捕虛雲老和尚。最後卻歸依三寶成為法門外護。其中有什麼曲折呢？

話說李協統率兵入山，毀掉佛殿及諸天殿。虛雲老和尚獨自下山，求見李協統。守門的士兵認識老和尚，一再趕他逃走，不肯為他通報。老和尚不管，便直闖進去。

李協統見到這位不速之客，十分惱怒，厲聲責問：「佛教是什麼東西？能有什麼用？有什麼好處？」

老和尚平和地說：「聖人設立教化都是為了濟世利民，教人為善去惡。佛教與世俗教化不同的地方在於教人治心。心是萬物的根本，根本正了，萬物就能得到安寧，天下也就獲致太平。」

李協統聽了臉色稍平和些。又問：「要這些泥塑木雕作什麼？空費錢財。」

老和尚回答：「佛像能讓人起敬畏之心。人如果沒有敬畏之心，就會無惡不作，造成禍亂動盪。即便在世俗也有孔子像，或是祖宗牌位，就是讓人心有所歸依，虔敬的心有所寄託。」

李聽了後容貌較和悅，叫左右送上茶點。又說：「為什麼和尚沒能做好事，反作許多怪事，成為國家廢物？」

老和尚回答：「和尚是通稱，有聖凡之別。不能因為見到一、兩位不肖僧人，就認為所有僧人都是這樣。難道因為有一、兩個不肖的秀才就大罵孔子嗎？像您統領兵馬，雖然軍紀嚴明，但您的手下難道每個都聰明正直嗎？僧人秉持佛法的教化，護持三寶，對世俗人心有潛移默化的功效。僧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並非一無是處的廢物。」

李協統現出喜悅的臉色和老和尚繼續交談。後留老和尚晚齋，夜裡再繼續秉燭深談。愈說愈覺投契，對佛法也有較深入的了解。李協統歎了一氣說：「佛法如此廣大，可是我已經殺僧毀寺，犯下重業，怎麼辦才好呢？」

老和尚回答：「這只是一時的風氣使然，並非您的過錯。希望您以後能極力保護佛法，那就有大功德了。」

李協統聽了非常高興。隔天送老和尚回寺院去。這時山中忽大現金光。相傳銀光與金光則從開山以來，只出現幾次。李協統非常感動，皈依並禮請老和尚任雞足山總住持。

後此四十年，李根源成為法門外護，對佛教有許多貢獻，也對禪理有許多體悟。

專輯 【訪道虛雲】

誰來叩門？

向虛雲老和尚請法

編輯組整理

如何堅固信心？參禪念佛哪個好？日常生活中如何用功？
虛雲老和尚對修行的提示，直至今日仍值得我們再三反省、思惟，
本文節選老和尚對修學的開示，提供大眾學佛的警鐘與明燈。

學佛要怎麼發心？

修行一法，易則容易，難則實難。……所以第一要有堅固心。……次之要發長遠心，我們人生在世，造業無邊，一旦要來修行，想了生脫死，豈能把習氣一時放得下呢？

地藏王菩薩發大誓願——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一切菩薩也如此發心。我們每天晚殿，也如此發願說：「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凡佛弟子無不發此誓願，證果深淺大小不同，皆由願力深淺，依願行持大小而定。

又菩薩發心時，當發四弘誓願。（一）**眾生無邊誓願度**。既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即須斷除我愛，殉己為眾。以眾生心為心，以眾生苦為苦。常行慈悲，等施普度。如地藏菩薩，……。（二）**煩惱無盡誓願斷**。眾生無量劫來流浪生死，皆因煩惱未斷。煩惱由根本發生枝末，重重無盡。所言根本者，謂貪瞋癡慢疑惡見等，由此出生懈怠、放逸、嫉妒、障礙、昏沈、散亂、諂曲、誑妄、無慚無愧等無數枝末。但煩惱雖多，總不出我法二執。眾生不達緣起性空的道理，妄執此身心以為實我，分別諸法以為實法。由是為因，妄受生死苦果。是故世尊方便設教，應病與藥，說無量法門，對治眾生無盡煩惱。我們應該依教修持誓願斷之。（三）**法門無量誓願學**。菩薩為普利有情，一切世出世間無量法門，均須習學。故菩薩應向五明中求。……故無論世出世法，科哲等學，均是菩薩所應學處。六祖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猶如求兔角。」故此不是閉起眼睛，盤起腿子，才算修行。運水搬柴，鋤田種地，乃至穿衣食飯，痾屎放尿，都是修行佛法。出家人並非閉門造車，死守一法的。（四）**佛道無上誓願成**。佛道者，梵語名菩提，又譯曰覺，覺者自性靈覺也。此覺性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本自圓成，個個不無。諸佛聖人，示生世間，作人天之導師，後世之模範，指示眾生：若離妄想執著，即可成佛。六祖說：「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我們應該捨迷歸覺，誓成佛道。弘者，深也、廣也，深則豎窮三際，廣則橫遍十方。誓者，自制其心。願者，志求滿足。菩薩當發如上誓願，不怖不退，不動不搖，盡未來際，勇猛勤修。

香光莊嚴雜誌社版權所有
Dharma Drum Mountain Publications Association
Hsiang Kuang Chuang Yen Magazine
Buddhist Studies Library

佛教怎麼談因果？

茫茫苦海嘆勞塵　善惡昇沈自有因
報盡一生還是喜　了其千劫有何瞋

佛說一大藏經，無非講因果二字。

無論什麼人，尤其想用功辦道的人，先要深信因果。若不信因果，妄作胡為，不要說辦道不成功，三塗少他不了。佛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又說：「假使百千劫，所造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楞嚴經》說：「因地不真，果招紆曲。」故種善因結善果，種惡因結惡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乃必然的道理。

凡愚昏闇未了唯心自造之旨，妄起疑惑：若遇逆境，則怨天尤人；遇順境，則驕矜自恃。或有終身作善而得惡報，作惡而得善報，則謗無因果。那知因果理微，如種果子，先熟先脫。假我今生雖作善業，反招惡報者，皆由過去惡業熟故。今生雖善，而過去之惡業已熟，不得不先受惡報；以今生善業未熟故，不得現受善報。信此理者，必無疑惑。

明因識果

釋迦如來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歸攝在三藏十二部中。三藏者，經藏、律藏、論藏是也。三藏所詮不外戒、定、慧。再約而言之，則因果二字，全把佛法所說法包括無餘了。因果二字，是一切聖凡，世間出世間，都逃不了的。因是因緣，果是果報。譬如種穀，以一粒穀子為因，以日光風雨為緣，結實收穫為果。若無因緣，絕無結果也。

一切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其要在於明因識果。明者瞭解義，識者明白義。凡夫畏果，菩薩畏因。凡夫只怕惡果，不知惡果起緣於惡因，平常任意胡為，以圖一時快樂，不知樂是苦因。菩薩則不然，平常一舉一動，謹身護持，戒慎於初，既無惡因，何來惡果？縱有惡果，都是久遠前因，既屬前因種下，則後果難逃，故感果之時，安然順受，毫無畏縮，這就叫明因識果。……

雖是聖賢，因果不昧，曾種惡因，必感苦果。若明此義，則日常生活逢順逢逆，苦樂悲歡，一切境界，都有前因。不在境上妄生憎愛，自然能放得下，一心在道，什麼無明貢高、習氣毛病，都無障礙，自易入道了。

香光出版社社團法人 Hsiang Kuang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出版社社團
Hsiang Kuang Publishing Association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藏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信心對學佛很重要嗎？

佛與眾生同一體　瓶盤釵釧總是金
了知瓶等無殊異　生死涅槃一例平

信心為修行的根

成佛所以要先有信心，即把種子放在田裏，等它發芽變秧。這時間又怕焦芽敗種，錯過時光，就是說修行要學大乘，勿誤入小乘耽誤前途。插了秧以後要鋤草，等於修道要除習氣毛病，把七情六欲，……一切無明煩惱都除淨，智種靈苗，就順利長成，以至結果。

何為「智巧」？首以信根為石；次以無義味話頭為擊石之手；又以堅固不退之志，作固火刀；用精勤猛勇不顧危亡之力，向動靜閒忙中，敲之擊之，使不間斷；加上般若種性，乾柴一握，驀劄相承，引起一星子延燎不已，直至三千世界化為燋燄，復何難哉！

堅固信心

無論修何種法門，都要信心堅固。把得住，行得深，方能得圓滿的利益。信心堅固，持咒可成；參禪可成；念佛可成，都是一樣。若信根不深，只憑自己的微小善根，薄學智慧；或記得幾個名相、幾則公案，便胡說亂道，談是論非，只是增長業習，到生死關頭，依舊循業流轉，豈不可悲。

想用功辦道，先要一個堅固信心。信為道源功德母，無論做什麼事，沒有信心，是做不好的。我們要了生脫死，尤其要一個堅固信心。佛說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又說了種種法門，來對治眾生的心病。我們就當信佛語不虛，信眾生皆可成佛。

但我們為什麼不成佛呢？皆因未有如法下死功夫呀！譬如我們信知黃豆可造豆腐，你不去造他，黃豆不會自己變成豆腐；即使造了，石膏放不如法，豆腐也會造不成。若能如法磨煮去渣，放適量的石膏，決定可成豆腐。

辦道亦復如是。不用功固然不可以成佛；用功不如法，佛也是不能成。若能如法修行，不退不悔，決定可以成佛。故我們應當深信自己本來是佛，更應深信依法修行決定成佛。永嘉禪師說：「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卻阿鼻業。若將妄語誑眾生，自招拔舌塵沙劫。」他老人家慈悲，要堅定後人的信心，故發如此弘誓。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高雄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老和尚對持戒有什麼指示？

得守空王法　勿為魔事侵
戒香薰寶座　梵網結珠林

持戒對修行很重要

學佛不論修何法門等，總以持戒為本。如不持戒，縱有多智，皆為魔事。

修學者必須依佛戒，戒為無上菩提本。如依佛戒，則不論參禪、念佛、講經，無一不是佛法；若離佛戒，縱參禪、念佛、講經，亦與佛法相違，入於外道。

用功辦道首要持戒。戒是無上菩提之本，因戒纔可以生定，因定纔可以發慧。若不持戒而修行，無有是處。《楞嚴經》四種清淨明誨，告訴我們：「不持戒而修三昧者，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亦落邪魔外道。」可知道持戒的重要。

持戒的人，龍天擁護，魔外敬畏；破戒的人，鬼言大賊，掃其足跡。從前在罽賓國近著僧伽藍的地，有條毒龍時常出來為害地方。有五百位阿羅漢聚在一起，用禪定力去驅逐他，總沒法把他趕跑。後來另有一位僧人，也不入禪定，僅對那毒龍說了一句話：「賢善遠此處去。」那毒龍便遠跑了。眾羅漢問那僧人什麼神通把毒龍趕跑？他說：「我不以禪定力，直以謹慎於戒，守護輕戒，猶如重禁。」

我們想想，五百位羅漢的禪定力，也不及一位嚴守禁戒的僧人。或云：六祖說：「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參禪。」我請問你的心已平直沒有？有個月裡嫦娥赤身露體抱著你，你能不動心嗎？有人無理辱罵痛打你，你能不生瞋恨心嗎？你能夠不分別冤親憎愛、人我是非嗎？統統做得到，才好開大口，否則不要說空話。

持戒的用心處

佛雖說種種法門，無論大小乘戒，皆以三歸五戒為根本。務使受持者，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依之立身齊家治國，則人道主義盡。且苦因既息，苦果自滅，解脫三塗苦，生人天中，易入佛乘，則學佛主義亦盡。故三歸五戒，是導世之良津，拔苦與樂之妙法。

欲脫生死黏，去煩惱縛，非五戒不為功。故云：「五戒不持，人天路絕。」夫「戒」者，生善滅惡之基，道德之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佛學數位圖書館

本，超凡入聖之工具。以從戒生定，從定發慧，因戒定慧，方由菩提路而成正覺。故纔登戒品，便成佛可期，故曰：「戒為無上菩提本」也。

若欲不犯此五戒，重在攝心。妄心若攝，分別不起，愛憎自無。種種惡業，何由而生？故《楞嚴經》云：「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從定發慧。」當知「攝心」二字具足戒、定、慧三無漏學，斷除貪瞋癡，則諸惡不起，自能眾善奉行。故「攝心」二字，豈獨挽救人心，維持世道；果能攝心一處，無事不辦，日久功深，菩提可冀。

現在的佛法比較盛行的，是淨土與禪宗。但一般僧眾，都忽略了戒律，這是不合理的。因為佛法的根本要義，乃是「戒、定、慧」三字，如鼎三足，缺一不可。這是我們每個學佛的人，應特別注意的。

持戒從十善開始

佛法就是人人本分之法，總要步步立穩腳根，遠離妄想執著，便是無上菩提。古德所謂：「平常心是道。」只如孔子之道，不外「中庸」。約理邊說：不偏是謂中，不易之謂庸。約事邊說：中者中道，凡事無過無不及。庸者，庸常，遠離怪力亂神，循分做人，別無奇特。

佛法也是一樣，吾人須是從平實處見得親切，從平實處行得親切，纔有少分相應，纔不至徒託空言。平實之法，莫如十善。十善者：戒貪、戒瞋、戒癡、戒殺、戒盜、戒婬、戒綺語、戒妄語、戒兩舌、戒惡口。如是十善，老僧常談，可是果能真實踐履，卻是成佛作祖的礎石。亦為世界太平建立人間淨土之機樞。

六祖說：「心平何勞持戒。」是為最上根人說。上根利智一聞道法，行解相應，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善相且無，何有於惡。若是中下根下，常被境風所轉。

「心平」二字，談何容易？境風有八：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名為八風。行人遇著利風，便生貪著；遇著衰風，便生愁懊；遇著毀風，便生瞋恚；遇著譽風，便生歡喜；遇著稱風，居之不疑；遇著譏風，因羞成怒；遇著苦風，喪其所守；遇著樂風，流連忘返。如是八風飄鼓，心逐境遷，生死到來，如何抵敵。

曷若恆時步步為營，從事相體認：舉心動念，當修十善。事相雖末，攝末歸本，疾得菩提。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怎樣才是如法的靜坐？

一泓清水漾微波　無去無來意若何
尋味箇中消息否　泠然萬法影痕過

靜坐的重要觀念

（一）靜坐不過是教行人返觀自性的一種方便方法。簡言其要，則在于繫念一句佛號。（或阿彌陀佛、或觀世音菩薩皆可。）心心相契，念念相續，由心而出，從耳而入，莫令間斷。

果能如斯，則更無餘緣雜入矣。若能久久不退，彌勤彌專，轉持轉切，不分行住坐臥，豈覺動靜閒忙，便可一直到家，永生安養。居士才覺得有些定明澄澈之境，便生心動念而執著之，宜其不能進步。

（二）靜坐宜取乎自然，身體有病，宜適當調養，不必勉強支持。修行用功不拘於行住坐臥也。

（三）悟道不一定皆從靜坐得來。古德在作務行動中悟道者，不可勝數。悟道僅為真正修道的開始，由修而證，則神通不待求而自得矣。若專為求得神通而修行，是魔見，為學佛人所不齒者。

（四）參禪、念佛、持咒等一切法門，皆教眾生破除妄念，顯自本心。佛法無高下，根機有利鈍，其中以念佛法門比較最為方便穩妥。居士受持《佛說阿彌陀經》，熟覽《印光法師文鈔》，若能依而行之，則淨土現成，萬修萬去。

（五）葷食造殺害生，大違慈旨。令人智昧神昏，增長貪瞋婬欲，身後業案如山，冤怨債報，寧有了日。

靜坐修行的目的，要了生死，葷食則增加無邊生死，漏瓶盛油，虛勞精神，智者可以自審矣。蓮池大師戒殺放生文，當熟覽諦受。

（六）靜坐如法，可使四大勻調，促進健康。

（七）「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八萬四千法門，對治眾生八萬四千煩惱，莫不殊途同歸，惟當擇其契理契機者而修持之。平常日用，皆在道中行，那裡不是道場？本用不著什麼禪堂，也不是坐才是禪的。

所謂禪堂，所謂坐禪，不過為我等末世障深慧淺的眾生而設。

打坐注意事項

坐禪要曉得善調養身心，若不善調，小則害病，大則著魔，實在可惜。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禪堂的行香坐香，用意就在調身心，此外調身心的方法還多，今擇要略說：

跏趺坐時，宜順著自然正坐，不可將腰作意挺起，否則火氣上升。過後會眼屎多，口臭氣頂，不思飲食，甚或吐血。又不要縮腰垂頭，否則容易昏沈。

如覺昏沈來時，睜大眼睛，挺一挺腰。輕略移動臀部，昏沈自然消滅。

用功太過急迫，覺心中煩躁時，宜萬緣放下，功夫也放下來。休息約半寸香，漸會舒服，然後再提起用功。否則日積月累，便會變成性躁易怒，甚或發狂著魔。

坐禪有些受用時，境界很多，說之不了。但你不要去執著它，便礙不到你。俗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雖看見妖魔鬼怪來侵擾你，也不要管他，也不要害怕，就是見釋迦佛來替你摩頂授記，也不要管他，不要生歡喜。《楞嚴經》所謂：「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問如何念佛？

人人念佛皆成佛　動靜閒忙莫變差
念到一心不亂處　眾生家是法王家

世人若真為生死念佛，貴先放下萬緣。果能放下，情不戀世，於二六時中，將一句彌陀放在心裡，念念不間，念來念去，心口如一，不念自念。念至一心不亂，休管生與不生，莫問佛接不接，直至臨終寸絲不掛，自然決定往生無疑矣。……時人念佛願生西，生貴信行願力堅，懺悔現前猶放下，恆憶佛號在心田，四句百非一齊遣，直使妄念絕所緣，行人志能力行去，西方此土一齊圓。……

佛菩薩豈要人念？只緣眾生障重，佛菩薩指示種種法門。念佛菩薩聖號，不過令眾生澄清妄念，徹見本來耳。所謂清珠投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佛號投於妄心，妄心不得不淨。蓋人如果以一菩薩之聖號，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則當下自與佛菩薩無異。

近人觀佛子之對像跪拜，及淨土之持名念佛，即以其無神論立場，謂為迷信。不知跪拜與對長上致敬何異；念佛對於修心有莫大之功。且持名念佛，不過方便初機之簡捷法門，更有觀像念佛、觀想念佛、實相念佛等法門。淨土自有無窮妙用者，人自不會耳，豈迷信哉！

Buddhist Text Printing Association
台北市佛教文獻出版社團法人
Taipei Buddhist Texts Publishing Association

念佛與參禪哪個好？

參禪與念佛，在初發心的人看來是兩件事；在久修的人看來是一件事。參禪提一句話頭，橫截生死流，也是從信心堅定而來。若話頭把持不住，禪也參不成；若信心堅定，死抱著一句話頭參去，直待茶不知茶、飯不知飯，功夫熟處，根塵脫落，大用現前。與念佛人功夫熟處，淨境現前是一樣的。到此境界，理事圓融，心佛不二，佛如眾生如，一如無二如，差別何在？……

禪宗雖一超直入，非上根利智不能修。末法眾生障深慧淺，惟依持名念佛法門，得了生死，往生極樂國土。初入手與禪是二，及其成功，二而不二。惟念佛須攝心觀照，句句落堂。落堂者，著實之謂也。句句著實，念念相應，久之自成一片。由事一心，而至理一心，能所兩忘，自他不二，與參禪有何差別。故經云：「若人但念阿彌陀，是為無上深妙禪。」中峰大師曰：「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禪之淨土。彼念口頭佛，參口頭禪者，同一自欺，生死關頭，如何了脫？」

今天參禪的人，多不瞭解禪淨不二的法門，每謗淨土為小乘，這是錯誤的。禪淨工夫入門雖有不同，到家是一樣的。一般人只知，趙州禪師說的：「念佛一聲，漱口三日，佛之一字，吾不喜聞。……」的前面幾句機鋒話，就拿來作為經常反對念佛的根據。這是誤會的。要知道後面還有幾句話，就是有人問趙州禪師：「你的師是誰？」趙州說：「十方諸佛。十方諸佛之師是誰？」趙州說：「阿彌陀佛。」可見阿彌陀佛是十方諸佛之師。……

本來法法都是了生死的，參禪、念佛、看經、禮拜，種種法門，對機而說，你是什麼機，對你說什麼法。「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如中藥分君臣佐使，配合妥當，吃了出一身大汗，病就好了；病好了，藥就不要了。古人說：「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凡夫心盡，當下是佛，不用向外馳求；向外馳求，即是外道。心外一無所得，自心是佛。凡夫心，就是執著心：生氣、生歡喜、毀譽動心，貪色、貪財、穿好、吃好，偷懶、打無明、不上殿等等習氣毛病，甚至想成佛，都是凡夫心。若能凡聖雙忘，一切處如如不動，不向外求，則見自心是佛。

Libr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為什麼現代人參禪的多，悟道的少？

為什麼現代的人看話頭的多，而悟道的人沒有幾個呢？這個由於現代的人根器不及古人；亦由學者對參禪看話頭的理路，多是沒有摸清。有的人東參西訪，南奔北走，結果鬧到老，對一個話頭還沒有弄明白，不知什麼是話頭，如何才算看話頭，一生總是執著言句名相，在話尾上用心。「看念佛是誰」呀、「照顧話頭」呀，看來看去，參來參去，與話頭東西背馳，那裏會悟此本然的無為大道呢？如何到得這一切不受的王位上去呢？金屑放在眼裡，眼只有瞎，那裏會放大光明呀？

可憐啊，可憐啊！好好的兒女，離家學道，志願非凡，結果空勞一場，殊可悲憫。古人云：「寧可千年不悟。不可一日錯路。」修行悟道，易亦難，難亦易。如開電燈一樣，會則彈指之間，大放光明，萬年之黑暗頓除；不會則機壞燈毀，煩惱轉增。有些參禪看話頭的人著魔發狂，吐血罹病，無明火大，人我見深，不是很顯著的例子嗎？

所以，用功的人又要善於調和身心，務須：心平氣和，無罣無礙，無我無人。行住坐臥，妙合玄機。參禪這一法，本來無可分別，但做起功夫來，初參有初參的難易；老參有老參的難易。初參的難處在什麼地方呢？身心不純熟，門路找不清，功夫用不上。不是心中著急，就是打盹度日，結果成為「頭年初參，二年老參，三年不參。」

易的地方是什麼呢？只要具足一個信心、長永心和無心。所謂信心者，第一、信我此心本來是佛，與十方三世諸佛眾生無異。第二、信釋迦牟尼佛說的法，法法都可以了生死，成佛道。所謂長永心者，就是選定一法，終生行之，乃至來生又來生，都如此行持。參禪的總是如此參去；念佛的總是如此念去；持咒的總是如此持去；學教的總是從聞思修行去。任修何種法門，總以戒為根本。果能如是做去，將來沒有不成的。……所謂無心者，就是放下一切。如死人一般，終日隨眾起倒，不再起一點分別執著，成為一個無心道人。

初發心人具足了這三心，若是參禪看話頭，就看「念佛是誰」……行住坐臥，都是如此。日久功深，瓜熟蒂落，因緣時至，觸著碰著，忽然大悟。此時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直至無疑之地，如十字街頭見親爺，得大安樂。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修行？

世界上人由少至老，都離不了衣食住三個字，這三個字就把人忙死了。衣服遮身避寒暑，飲食少了就饑渴，若無房子住，風雨一來無處躲避，所以這三個字一樣也少它不得。人道如此，其餘五道亦是一樣，飛禽走獸，虎狼蛇鼠，都要安身住處，要羽毛為衣，也要飲食。「衣食住」三事本來是苦事情，為佛弟子不要被它轉。

佛初創教，要比丘三衣一缽，日中一食，樹下一宿，雖減輕了衣食住之累，但還是離不了它。現在時移世易，佛弟子也和世人一樣為衣食住而繁忙，耕田插秧，一天到晚泡在水裏，不泡就沒有得食。春時不下種，秋到無苗豈有收？可見一粥一飯，來處不易，要花時間，費工夫，勞心力，才有收成。為佛弟子，豈可端然拱手，坐享其成。

古人說：「五觀若明金易化，三心未了水難消。」出家人不能和俗人一樣，光為這三個字忙，還要為道求出生死。因為要借假修真，所以免不了衣食住。但修道這件事，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古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所以道人行履，一切處、一切事，勿被境轉。修道如栽田，穀子變秧，插秧成稻，割稻得米，煮米成飯。佛性如種子，眾生本性與佛無異，自心是佛，故曰佛性。這種子，和秧稻米飯相隔很遠，不要以為很遠，就不相信這種子會成飯。成佛所以要先有信心，即把種子放在田裏，等它發芽變秧，……插了秧以後要鋤草，等於修道要除習氣毛病，把七情六欲，十纏十使，三毒十惡，一切無明煩惱都除淨，智種靈苗，就順利長成，以至結果。

修行要在動用中修，不一定要坐下來、閉起眼才算修行。要在四威儀中，以戒定慧三學，除貪瞋癡三毒，收攝六根。如牧牛一樣，不許它犯人苗稼。美女在前，俗人的看法是：前面一枝花；禪和子的看法是：迷魂鬼子就是她。眼能如是不被色塵所轉，其餘五根都能不被塵轉，香不垂涎，臭不噁心，什麼眉毛長，牙齒短，張三李四，人我是非都不管。拾得大士傳的彌勒菩薩偈曰：「老拙穿袖襖，淡飯腹中飽，補破好遮寒，萬事隨緣了。有人罵老拙，老拙自說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涕唾在面上，隨他自乾了，我也省氣力，他也無煩惱。這樣波羅蜜，便是妙中寶，若知這消息，何愁道不了。」也不論是

非，也不把家辦，也不爭人我，也不是做好漢。跳出紅火坑，做個清涼漢；悟得長生理，日月為鄰伴。這是一切處都修道，並不限於蒲團上才有道。若只有蒲團上的道，那就要應了四料簡的「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

人生在世，人與人之間，總免不了說好說歹的，打破此關，就無煩惱。說我好的生歡喜心，就被歡喜魔所惑，三個好，送到老；說我不好的，是我的善知識，他使我知過必改，斷惡行善。衣食住不離道；行住坐臥不離道；八萬細行，不出四威儀中。古人為道不虛棄光陰，睡覺以圓木作枕，怕睡久不醒，誤了辦道。不獨白日遇境隨緣要作得主，而且夜間睡覺也要作得主，睡如弓，要把身彎成弓一樣，右手作枕，左手作被，這就是吉祥臥。

一睡醒就起來用功，不要滾過去滾過來，亂打妄想以至走精。妄想人人有，連念佛也是妄想；除妄想則要做到魔來魔斬，佛來佛斬，這才腳踏實地，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如此用功，久久自然純熟。忙碌中，是非中，動靜中，十字街頭，都好參禪。不要只知忙於插秧，就把修行扔到一邊為要。

如何做人處事？

假如把世情看得淡淡的，一切親友怨家，視為平等，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視一切眾生平等無二，視人饑如己饑，視人溺如己溺，常發菩提心，則可與道念相應，亦可立地成佛。故曰：「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諸佛聖賢，應化世間，一切事情都是為眾服務，所謂拔苦與樂，興慈濟物。你我都能克己復禮，什麼也不為自己作享受，那麼人人都無困苦，事事都能辦到了，同時你自己也隨之得到圓滿果實的報酬。

佛教依折攝二義，立方便多門。何謂折？折者，折伏惡人。……蓋在家大權菩薩，為折惡利生故，雖執刀杖乃至斬其首，於戒亦無犯，反生功德。因惡意而殺人，皆知不可；因善意而殺人，固是在家大權菩薩之金剛手眼也。何謂攝？攝者，攝受善人。佛菩薩為利益眾生故不避艱危。有四攝法：一、布施攝。若有眾生樂財則施財，樂法則施法，使生親愛心而受道。二、愛語攝。隨眾生根性而善言慰喻，使生親愛心而受道。三、利行攝。起身口意善行，利益眾生，使生親愛心而受道。四、同事攝。以法眼見眾生根性，隨其所樂而分形示現，使同其所作霑利益，由是受道。佛菩薩之積極為何如。

Buddhist Se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Taiwan) Web Supplement Project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習氣如何對治？

莫嫌老大不知愁　對境翻能為爾謀
訓誨未從今日熟　契經還向幾時求
清宵隱几惟貪睡　白晝披襟事浪遊
倘不束心求至道　未知黑髮可能留

講起辦道，諸佛菩薩只叫「除習氣」。有習氣就是眾生，無習氣就是聖賢。聖賢的妙用，識得則煩惱是菩提，識不得則菩提成煩惱。煩惱與菩提，如反掌覆掌。這些話說是容易，行就為難。所以鳥窠禪師說：「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又斷無明煩惱，除習氣毛病，莫若嚴持戒律；戒律清淨，無明煩惱習氣毛病自除。若不持戒律，縱修習有成，亦是天魔外道。

問：「情想愛憎，是生死根本，此義我亦知之。但如何能除？」

老人謂：「只一情字，已墮百劫千生，雜以愛憎，互為因果。皆妄心為之耳。如果妄心去盡，成佛已多時，我輩歷劫多生，習氣至重，在隨時觀照。以除習氣為第一要旨。」

我謂：「情可隨時懺，愛憎亦可隨時遣，但既有心念，如何能不想？」

老人謂：「何不想向佛國去，觀想成就，佛亦成就，此淨土法也。」

香光莊嚴雜誌社印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學佛須要研讀經典嗎？

今之學佛者，應研習一切教理，而以行持為根本，宣揚佛法，使佛法燈燈相續。「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希望一切學佛者，皆以此二語，以為自利利他之標準可也。

看藏經，三年可以看完全藏，就種下了善根佛種。這樣看藏經，是走馬觀花的看。若要有真實受用，就要讀到爛熟，讀到過背。以我的愚見，最好能專讀一部《楞嚴經》，只要熟讀正文，不必看註解。讀到能背，便能以前文解後文，以後文解前文。此經由凡夫直到成佛，由無情到有情，山河大地，四聖六凡，修證迷悟，理事因果戒律，都詳詳細細的說盡了。所以熟讀《楞嚴經》很有利益。

挑戰回應

身同雲自在

編輯組

在閱讀完老和尚的行誼事蹟，您心中的感觸為何？學佛之路漫長多考驗，是否具備堅忍不退轉決心？面對考驗能否處之泰然，甘之如飴？「訪道虛雲」專輯只呈現老和尚部分的行誼，期待您能循跡更深入老和尚的智慧與慈悲，以之為典範，逐步邁向成佛之道。

以下提出若干問題思考，或是您有其他的發現，期望讀者有所迴響，與眾人分享您的經驗與看法。（可上網〔http://www.gaya.org.tw/magazine/blog〕留言討論或來稿。）

【問題】

(一) 老和尚不告而別出家修行，對父母、妻子情何以堪！
您對老和尚這樣的行為，有什麼看法？
若定要出家，應如何兼顧親情與自己出家的心願？

(二) 學佛一定要出家嗎？
老和尚當初若未出家，可以何種方式修行度化世人？

(三) 老和尚歷經種種苦難，是依何種信念或力量支撐下去？
修道如何不退轉？讀者們也有類似的遭遇嗎？

(四) 您對苦行的看法為何？苦行能悟道解脫嗎？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Publish from Lume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春風化雨

留住福報 從「自護天護」談佛教的齋天

釋悟因

說福報，要有修法因緣才是有福報，才是好的因緣。
而好的因緣現前時，如何掌握而不錯失？就是要有相應的身心。
一個調柔、不瞋惱、不生氣的身心，比較容易承受當下的因緣。

佛教齋天的溯源

齋天，佛教法會的儀式之一。與民間「拜天公」的習俗雖結合而內涵卻大不相同。敬天、法天、敬天神和齋天，是中國古老的自然崇拜儀式之一；古希臘有天神宙斯，也是對「天神」的崇敬。古今中外都有「敬天」、「法天」、「敬天神」的宗教崇拜，但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佛教也有敬天神齋天呢？這是有典故的，要溯源至釋迦牟尼佛的成道。

佛陀成道後，他的煩惱已經斷除，經三七日，心中思惟忖度著：是自個兒入涅槃還是度化眾生？這時梵天知曉佛陀的想法，於是請佛陀住世，弘傳佛陀所證悟的真理，以利樂今後芸芸眾生。從此佛教徒乃至世人，永遠虧欠梵天一個恩情。換言之，若不是梵天代眾生請佛陀轉法輪，世間人也沒有那種眼光、那麼長的壽命，來看到釋迦牟尼佛的成道，而適時地請佛陀轉法輪。因此，梵天神於眾生有恩，這是佛教典籍上所記載的。

「梵天」——六道中的三善道，仍是眾生之一，在佛教的眾生分類裡，是屬於天神界，壽命長、福報大、形相高大、圓滿莊嚴。其位階又分為三界二十八重天，三界天是欲界天有六天；色界天有十八天；無色界天有四天。這裡說的「梵天」指色界初禪以上的天眾，有梵眾王、梵輔天、大梵天等，都比欲界諸天禪定位階高，但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他們還沒有成道，只是比人道的壽命長、形相莊嚴。當他們看到成道的佛陀光芒遍照十方，個個歡喜讚歎，從各自的宮殿來到佛陀的地方，恭請佛陀說法轉法輪，於是開始有佛陀的弘化，有修行的七眾弟子，有教團的建立，都是以此為開端助緣，我們也才得以聽到佛法。天神是佛教的大護法，他們仍是渴求佛法解脫，不以天道為終極歸宿。

二千五百多年來，佛法一直在世間流傳，庇蔭著千千萬萬的眾生，讓人們身心安住去除煩惱，這是佛陀偉大的甘露教法。而偉大的背後，先是由於天神的請法，及許多天神的護持。齋天，是對這些護法天神的感恩、迴向，也祈願佛法常住世間、法輪常轉。

齋天的儀軌與感應

佛教的齋天，在中國最早可能起源於智者大師。智者大師依據《金光明經》制定《金光明懺法》儀軌時，其中莊嚴道場是依《金光明經》設大辯才天、大功德天和四天王香座。禮懺時並奉請大梵天、帝釋天、大功德天等諸大天神降臨。元代省常所著《律苑事規》就記載各個寺院每逢正月初一及上元節大多修習懺法、供奉諸天等儀節。明朝末年，弘贊律師別撰《齋天科儀》，佛教的齋天儀軌就更為完備了。

齋天、敬天是很有感應的。虔誠的齋天、敬天招感很多護法神的護持，而且很快可以滿願。在齋天科儀中，記載著一位「第一成就眾事大功德天」的天神，這位天神的福報是容易成就眾事，求財得財，求壽得壽、求子得子……，這些是很容易滿願的。

為什麼稱為「齋天」呢？據儀軌所載，進行齋天法事，第一要嚴治淨室，第二要清淨三業，一般稱作「齋戒沐浴」，也就是說要讓自己與諸天神的「德」相稱。以天的「德」來說，由於過去生的積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德，布施、持戒、修定，而得生於梵天。因此，齋天時要做布施、持戒、修定等定課，這才能獲得天神的護佑。

齋天、敬天，可以在特定的日子，也可以在每月初一、十五供佛時同時齋天，甚至每天做定課後也可以迴向諸天。

齋天的深層意涵：自護天護

佛陀修行、成道的目的是要利益世間。佛陀的偉大就是教導我們修行、淨化我們的煩惱，對世間產生正面的影響力。這也是天神請佛陀轉法輪的悲心、悲願所在！因此，一個人如果正念正住，身邊就會有很多護法神護持，護佑我們諸事吉祥、如意。但是，要如何自護天護？

學習不瞋惱不生氣

如前所述，天神除了壽命長、福報大、相貌莊嚴，還有一個特性，就是「有德」。佛經裡鬼、神常歸為一類，二者其實有異：有福報有德的叫神，沒有福報的叫鬼。但是有一類的眾生福報大卻少德，不被稱為天神，而叫做「阿修羅」。阿修羅福報很大，阿修羅女相貌也生得漂亮，祂們最大的缺陷，就是容易生氣、瞋惱、嫉妒，喜歡爭鬥。因此，若要升天為天神，至少要有德，這個「德」第一個就是「不瞋惱不生氣」。

年年齋天，祈求天神護佑之時，我都會帶著大家一起發願：一年之始，要發願「不瞋惱不生氣」！世間事十之八九都不盡如人意，有福報者也難能事事順遂，如何不瞋惱不生氣呢？以下提供一個簡便的方法：要生氣時，先念佛數聲或深呼吸幾次，藉此以緩衝情緒，然後才開始處理事情。尤其現今的社會，立足台灣放眼世界，人際交往與事情的複雜、變幻甚於往昔，更須堅穩沈著應變，

具處理EQ——情緒干擾的能力。

心安住才能留得住福報

齋天以祈福佑、祈眾事成就，一般以為福報是吃穿好，條件好而已，佛法告訴我們：有修法的因緣，才叫有福報，修法是修植福德資糧波羅密。有福也要有慧，福慧雙修，福才能留得住。福要能留得住，就是要修福德資糧、少生煩惱。心安住，這個福才留得住。有位居士告訴我：「師父！我去年發了願，好的因緣自自然然的就出現了。」我說：「這樣你嚇著了嗎？」他回答：「不是嚇著。後來發現因緣很短暫，很快就又轉變了。」既是因緣好的須續緣，不好的要覺知，不再加進瞋惱的緣，因緣自然會轉變的。我們要相信世間是相應法，有因，有緣，有果。但是要有修法的因緣，有聞思修佛法，才叫有福報。有沒有福報，宜從有沒有修法因緣來看，不要讓修法的因緣，從手中溜掉，如此就太可惜了。

面對順逆因緣都說「謝謝」

既然說福報，宜從修法因緣的有無來看，要有修法因緣才是有福報，才是好的因緣。因此，好的因緣現前時，如何掌握而不錯失？就是要有相應的身心，一個調柔的身心，一個不瞋惱、不生氣的身心，身心調柔比較容易承受當下的因緣。因此，新的一年來臨，我要送給大家一句話：「學習接受一切順逆因緣。」

怎麼做呢？舉個例子來說，有人送我們東西，你高興就會說聲「謝謝」；若你不高興要說什麼？也是一句「謝謝」。說得出來嗎？很勉強，但是可以學習，一般說「謝謝」是禮貌，是必須回答的語言。以此類推，有人跟我們說了些話，表現什麼身口意行為，不論我們內心高不高興，都要說「謝謝」。高興時是很順口，不喜歡時顯得生澀，「學習覺知」，就會知道順逆境是心的感受，我如實知道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了，說聲「謝謝」。

人們在面對順境時，都會歡喜、說「謝謝」；面對逆境，自然就瞋惱起來。包括我自己，說不生氣其實是很勉強的。例如當對方說話時，我通常能保持傾聽的禮貌，只是當我不喜歡聽時，難免會生悶氣、生煩惱。但願從現在開始練習，面對逆耳的情況，也能說聲「謝謝」。任天大的事，也不要生氣瞋惱。生氣瞋惱的人會受情緒的干擾，若企業、職業、家居等須與人談判、簽約、競技，你起了生氣、瞋惱、憤怒、嫉妒等各種煩惱心，只是自我干擾，折損福報，於事無補。要常保平穩平靜修行的心，面對順因緣、逆因緣時，都說聲「謝謝」，正面地面對它、接受它。

換個角度來思考

齋天，應從修行來看，大家希望諸事如意，當然要福慧增長。福與慧是在順與逆的因緣中，有簡擇，能分辨。也就是能思辨、決斷是非、邪正的心靈覺知作用。這種覺知是智慧的學習，佛法的可貴是深信人能引導自己修行，修行是在與人、與事、與境、與因緣對話時，簡擇其中的是非、邪正，而作出決斷，因此「不生氣、不瞋惱」是福慧增長的修行法之一。

有位居士告訴我：「師父！我們家老先生跟兒子，近日從清早吵到晚上，一見面就吵，讓我煩透了。」我說：「吵什麼？」她說：「只為了一句話，兩個人可以吵一整天。我聽了就煩。」

「你煩什麼？」

「我說老子，他就說：『兒子得理不饒人，態度不對。』唸兒子：做晚輩的難道不能讓讓老人家嗎？兒子竟然回我一句：『老爸理不通還傷我！』一個盡說口氣不對，一個盡說理不服人」。

我說：「眾生的慢心，誰會服誰！彼此不對焦，各說各的。」

她回應：「他們好煩！我數落兒子說：『我實在不幸，年輕時要侍奉公婆、夫婿，照顧妯娌、子女，現在還得遷就孫子……。』」

我說：「你這麼委屈，是陷入家庭習性共業的相應法，彼此都是「慢心」作祟。從「論理」、從「福報」、從「智慧」，人是有能力整合、超越的。不氣惱是不鑽牛角尖，不強化你我對立，你是有智慧去超越的。」

那位居士聽了，才答道：「啊！這一次，我已經悶了好幾天了。今年過年，我看他倆吵得起勁，是我不耐煩過年聚在一起，我委屈不平了。」

齋天的祈禱

齋天，感謝諸天護祐、祈求諸天護持。願我們一起發願：

願像天神般的健康、長壽、福報具足。有修行福德資糧的因緣，體驗佛法，健康、長壽、高齡，可以觀察世間榮華富貴、無常、苦、空，不再戀著。好學而且樂於奉獻。

願建立正知見，走在正道上。不生瞋惱，歡喜的說「謝謝」，不喜歡的也說「謝謝」。安住身心、把握因緣、留住福報。凡事換個角度思考。

願福慧雙修、廣度眾生，不但自己修行，也勸人修行，同時能帶人一起共修。

我總結：敬天、法天、齋天的法會，啟示我們要「報護法之恩」。而世情認為的「福報」常侷限於長壽、形貌莊嚴、吃好、穿好、升天。而佛法的正知見所說的「福報」，是有修行因緣，體驗佛法，這是走在真理道上，才是終極的歸宿！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春去春又回 邊陲掬光（下）

歐噴邁勒

這是作者在民國89年到泰北邊境弘法的經歷，已陸續刊出兩期，本期是最後一期。泰北物質貧乏，尤其是難民營的生活更艱困，本文將透過採訪人物，從他們的故事中，開啟了我們對生命認識的另一扇視窗……

前進難民營

90/02/11.星期日.天晴

外頭挖馬路，極吵極吵。

Htoocu一家人仿若度假，整天吃東西、看電視，滿快樂的。因是休假，鎮日看看書、打打電腦、出門買東西，很快就感到無聊。人生如果沒個目標忙碌，還真恐怖。

說到無聊，我須感謝陪伴我的屋裡另一成員——TOPS之貓。牠是2000年八月來的，經領隊試用合格，准予長駐辦公室。任務是捕捉老鼠和看守門戶，牠也是無給職義工。當牠被隔壁大黃貓咬傷時，領隊會請管家帶牠去就診。另外，每半年要為牠打一次六十元的避孕針，還有，因為牠只把老鼠或壁虎抓來玩，並不吃它們，所以TOPS得免費提供牠三餐的貓食，管家每週要幫牠洗澡、抓跳蚤。

◎通曉各國語言的TOPS之貓。（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牠算是滿乖的，總是待在家裡，只要有人從外面拉開大門，牠就立刻飛奔出來看是誰。前些時候，辦公室腳踏車遭竊，我們都很擔心賊兒會再來，尤其當其他義工不在時，幸虧有牠作伴、說說話。聽說，去年耶誕寄

Published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卡片，領隊讓牠用腳爪沾印泥簽名！

如此重要的角色是怎麼來應徵的？是這樣的：

由於辦公室老鼠猖狂，有一天，領隊說：看來我們須要一隻貓。也許領隊真有奇妙的感召力，第二天「牠」就來了。當時牠還小，未滿月，因此還要給牠喝牛奶呢。總之，嚴格的領隊對「牠」可說滿另眼看待的。除了不准牠跳到沙發上睡覺，不可以爬到桌上走來走去，並沒有要求牠要有績效或寫工作報告。所以，「牠」就樂得白天躺在腳墊上睡大覺，整天懶洋洋的，晚上則坐在門口看家。

現在，牠已進入青春期，總會把自己舔理得漂漂亮亮的。幸好，牠很乖且眼光高，不會亂搞關係，可能要等領隊幫牠安排一個如意郎君吧！所以，若有人要來泰北，進了辦公室請記得也要問候「牠」。因為牠是工作人員中懂最多語言的，沒辦法嘛！時勢造英雄，由於每一個人都用自己的語言與牠溝通，所以牠聽得懂中文、英文、甲良文、泰文、緬文以及閩南語，夠厲害吧！不過，牠有時會語言混亂，所以在回應時，總以不變應萬變的，用撒嬌的一聲「喵」來答覆你。

90/02/12.星期一.天晴

為了深入體會難民的生活，我請求住進營區。但這是官方不允許NGO（非政府組織）的事，因為相當危險。領隊考慮後，決定幫我達成心願，不過要寫切結書，證明是我個人行為，若出事要自己負責。

就在今天，帶著簡單行李，我出發了。利用進營工作的機會，就留在營區。

和Htoocu、Peter到B區開懇親會，進行時覺得好累，就到鄰家坐坐。女主人見我在外廊休息，就鋪了蓆子、枕頭，示意要我到裡面睡，真是慈悲。十二點多到Woman Group吃午餐，一位男眾很熱心的要和我談中國的政治問題，並要我多向他發問，這倒令我反感。

Htoocu去接洽我的住宿，等待時，我買了一粒椰子。一個二十多歲的男眾前來找我講話，想問我能否幫他找個工作，他們以為外國人都有三頭六臂呢！

先去看安單的地方，那是營區佛教護法主的家，佛堂極大。男主

◎穿著套頭洋裝的A Kai，與一般的甲良婦女很不同。（照片提供：歐嘖邁勒）

人愛修行且素食，今日剛好也有幾位十戒女來化緣、掛單。由於人多，Htoocu改幫我安排住單身女郎A Kai的家。她曾在香港打工五年，今年四十歲，好穿套頭洋裝，與當地女眾的傳統服飾極不搭調。她的家井然有序，小佛堂更是乾淨。

我放下行李，信步前往附近的月光寺(Therisanda)參觀。透過Htoocu的翻譯，訪問了住持Pinnyesatka：「小時候住緬甸，父親送我去寺院當小沙彌。我很喜歡出家人的生活方式，因此後來受戒成為一名比丘，今年三十四歲，剛好出家滿二十五年。

現在營裡只有兩間寺院，我這裡有十餘位沙彌、二十幾位比丘，另一座道場則有五、六個比丘。雖然出家人不多，但信仰佛教的難民不少。他們平日在自家佛堂禮拜，月圓日才會到寺裡來修供養。

我們早上四點起床做早課，六點去托缽，信眾分組輪流提供齋食給我們。上、下午會給沙彌上一些課，讀的經典是甲良文，都是從巴利文翻譯過來的。他們生活單純，學習力強，多讀幾次就可以背誦。下午趁天黑前做晚課，之後各人用功，約九點就寢。

信眾會在我們的誦戒日來共修，法師會帶他們誦經，並開示佛法。有時居士家有喪事或鬼神干擾等恐懼，我們也會為他們舉行法事，儘量予以身心安頓。

除了平日的功課，雨季安居時，僧眾會密集用功，修持的方法以安那般那(觀察呼吸)的內觀為主。我們相信，唯有透過深深的自我觀照省察，生命的真相方得顯發。

在僧團裡，所有的事務由大家分工合作，住持只是個代表。住持的產生有三種條件：一是出家年資，二是他的行為表現，第三是他對教理知識的瞭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Woman group的靈魂人物：主席Sawnyunt（左）與秘書Mawmaw（右）。（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解程度。這種考量應該是頗為客觀的。

至於我在難民營修行的感受，其實只要認真觀察，就會發現：人間到處都有悲苦。這悲苦源自無明煩惱，而心有煩惱才是真正的難民。雖然我們身在難民營，但這並不妨礙修行，因為修行是內心世界的事，與外境無關。縱然現實世界如此惡劣，但清明的心靈可以創造無憂的桃花源。」

晚上A Kai讓我睡佛堂，她則睡小廚房。

到屋外的小茅房如廁，瞥見佈滿繁星的天空，以及營區人家透出的燭光，有一種孤寂的美麗。

90/02/13.星期二.天晴

很奇妙，昨夜睡覺竟沒有咳，也許是佛陀保佑的緣故。

九點左右去訪問Woman Group的秘書Mawmaw，她看起來樂天知命，一講起自己坎坷的背景，卻還是淚流滿面：

「1952年，我出生於緬甸Pa An，由於我的父親是甲良軍人，所以緬甸政府要通緝我們，一家人就過著躲躲藏藏的生活。

後來，母親不堪流離之苦病倒了。當時我在一個村子當老師，無法回家照顧她。幸好，父親的朋友——一位軍官很盡心幫忙。這個軍官聽說我父親有個教書的女兒，就希望我能嫁給他，為了報答他的恩情，我成為她的妻子，那時，我22歲。

結婚三年，我們生了三個孩子。有一天，軍中傳來丈夫去世的消息。因為他也是緬軍要抓的對象，所以我和孩子的處境很危急。我們的房子被緬軍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燒掉了，親友們怕被牽連，都不敢伸出援手。

為了家計，我把三個稚齡的孩子託父母照顧，隻身去偏遠山區教書。每月回家看望孩子一次。有一次母親告訴我，父親曾帶三個孫子去參加一個慶典，市集有各種小吃，父親沒有錢，因此告訴孫子只能看，長孫較懂事，不會吵，兩個小的則忍不住饑餓的向人乞食……。

兩年之後，我用積蓄經營一間小店，然後把孩子送到鎮上讀書，不多久，緬軍又要來逮捕我，我只好又把孩子和店舖交給父母，獨自逃亡。我想進入軍隊做點事，以提昇地位，免被欺負。白天，我幫甲良軍人揹槍；晚上，我為緬軍工作，並組織婦女會提昇女權。這時，我一年只能與孩子在叢林中偷偷見一次面，睡一個晚上。

好景不常，緬軍進入村莊要抓我的孩子，我趕回家，手上拿著柴火對緬軍下通牒：如果你們要抓我的孩子，我就用這把火把全村燒成灰燼，讓你們一無所得；如果你們要抓我，我現在就跟你們走。後來，緬軍真要抓我。我請人把小孩帶出來，我與他們在叢林會合，一起翻山越嶺來到湄拉營。

1995年，事實上並未陣亡的先生曾請人自新加坡捎來消息，但當時兵荒馬亂，我們已離開村子，所以聯絡不上。聽說他現在又結婚了，且兒女成群。我呢？本來有個男性朋友，常幫我，後來輿論傳得很難聽，我怕孩子受不了，於是同他結婚。

感覺命運之神不斷考驗著我的意志，但我是絕不會屈服的，尤其女性生命的韌度越錘鍊就越能延展。經歷過這些人生的風風雨雨，我更能體會婦女的難處，也更知道婦女同胞的需要。所以我願意為婦女服務，也希望不久的將來，我們婦女會能更茁壯。」

十點左右，與Htoocu、Peter去訪視兩個學校。下山時順道去A區另一個寺，住持不在，與當家談了一下。寺中小沙彌沒見過中國出家人，只看過影片介紹少林高僧，以為我會飛，紛紛跑出來，但卻只見我走下山，不禁很失望。

中午，難民營區處處有人升起爐火做飯，一派鄉間景象。

溫柔的A Kai炒了兩個菜放在桌上，為了讓我自在享用，她避開出去了。下午在吊床上睡了一會，醒來到營區市集閒逛，大多是泰國

人進來擺的攤。吃的、用的，什麼都有，東西也比外面便宜。我買了兩個吊床，老闆說這種帆布可以承重七十公斤沒問題，我想拿回台灣綁在樹上，在樹下搖啊搖，肯定愜意。看見美麗的玫瑰，也買了一把來供佛。

晚上訪問Woman Group的主席Sawnyunt：

「我的父親很早就過世了，母親努力工作提供我讀到九年級，後來因戰亂迭起，逃到邊境。

當時看到成群的孩子鎮日無所事事，很想教他們讀書，村民於是提供一個空間讓我教學。除了陪孩子，我也開始注意到婦權問題，比如說：很多婦女沒有常識，連打掃也不會，甚至認為環境整潔與否無關緊要；有的婦女被丈夫凌虐，卻囿於文化傳統，不敢反抗。諸如此類的問題，我認為不能仰賴男眾伸援手，因為甲良男人多在外頭工作，如砍竹、蓋房子等，不能隨時與妻子在一塊，而太太們遇到問題時，只有女眾可以立刻互相幫忙，即使失去丈夫也能自立自強。

就這樣，我從1985年開始正式投入婦女工作。那時我三十三歲，能力和經驗都不足，但我相信事在人為，只要肯學習，事情並沒有想像的困難。以受虐婦女為例，我們可以從丈夫下手，與他溝通觀念，也可以直接和當事人談，讓女眾意識到自己的問題，不要任由先生欺負；必要時我們會協助她脫離丈夫的控制，安排她住到中途之家，學習謀生技能，展開新的生活。

兩年前，我來到湄拉營，繼續從事婦女工作，我樂見女權提昇，若在緬甸，這很難推展。而在營裡，滿可以自由發揮的，效果也不錯。現今已有86位成員，其中有5位是男眾。未來，我們歡迎有更多的人一起來參與。

至於你說的，提倡女權會不會造成女性的過度自我膨脹？我想不會。因為我們的工作不是要與男人對抗，主要是幫助女人瞭解自己、相信和讚美自己，以建立平等的兩性社會。」

Sawnyunt敘述事情完整、冷靜，真不愧是領袖人物。

90 /02/14.星期三.天晴

早上等不到Peter來載我，只好走了四十分鐘到A區教靜坐和香功，心裡很氣他常常遲到。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Publication Department of Hsiang Kuang Chuang Yen Association
國立高雄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學員部分很認真，部分則顯得心不在焉。學校準備了麵條給學員吃，我回來後A Kai也已煮好了。飯後想洗衣服，發現桶裡沒水了。營裡的水是配給輸送的，多了我用水，無疑增加A Kai的負擔。也罷！將就點不洗了，反正再怎麼洗，一外出還是很快變灰黃色。

下午去婦女會，剛好有個新個案，於是採訪了案主：Hla Win

「我今年28歲，家裡有媽媽、兩個兄弟和五歲的兒子。三年前，丈夫突然不明去向，據說已再婚了。緬甸的時局不好，我住的那個村落很貧瘠，耕種的收成養不活一家人，鄰居也是一樣，所以要借也沒地方借。

我看很多人都到泰國來討生活，因此也動了不妨試試的念頭，但要到哪裡則不清楚。昨天夜裡，我走了五個鐘頭的山路，清晨到了泰境Mae Ton，然後搭松條車進入踏松羊縣。因為沒錢付車資，半路被趕下車。我又餓又渴，不會講泰語，也沒認識的人，不禁蹲在路旁哭。

到了中午，有好心人送我到湄拉營來，買了香蕉給我吃，還給我兩包媽媽麵(速食麵)和200元，說是要給我回家的車資。可是，我希望能留下來工作。你們能不能幫我問問，是否有人要請幫傭？我會打掃、煮飯，請你們幫幫我。我當然知道一個單身女孩，這路上要是碰到壞人我就完蛋了。可是，總不能老待在家裡看兒子餓死呀！只要有機會，就得試試看。如果真的找不到工作，也只能認了，再說吧！」（案：這是筆者訪問難民營時剛好碰到的新個案，婦女會尚未討論、處理。）

路過護法主家，他說月光寺要蓋鐵皮屋，問我能否幫忙。我知道台灣人常被當成有錢人，我雖是台灣人，卻是兩袖清風的出家人呀！好吧！三寶事也不能太冷漠，請他先開估價單吧！

本來晚上想和A Kai逛難民營夜景，不料新來的泰國軍官要來臨檢，因此今晚營裡七點以後均不得外出，且禁點蠟燭。原則上難民營是宵禁的。而所謂臨檢就是給難民下馬威：不能輕舉妄動！既沒有電，又不能點燭，能幹嘛？聽說這也就是難民營裡，何以生育率居高

◎可憐的天涯淪落人Hla Win，千辛萬苦從緬甸偷渡到湄拉營。（照片提供：歐嘖邁勒）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

不下的主要原因。

我偎著窗口，就著濛濛的月光想著一些事。突然，遠遠傳來雜沓的腳步聲，A Kai過來跟我比了手勢，意思是趕快躺下來睡覺、不要出聲。對啊！我是非法停留，被查到就慘啦。

我快快鋪了草蓆躺下。

臨檢的人似乎是採取抽檢。當手電筒強光靠近時，我摒住呼吸，心跳到胸口，緊張得不得了，一直默念佛號。

一股酒味飄來，「砰！砰！砰！」來者敲了幾聲木門，見沒反應，咕噥的講了幾句髒話，走了。我從竹牆縫隙看出去，大概是五、六個持槍的士兵，好險。

想要上廁所，但A Kai示意我不要出去，只好拿一個臉盆來用。其實，營裡有許多地方已經透過各種管道接了電，甚至有電腦、電視，燭火更是必備，檢查個什麼勁？還不是為了要搜括民脂民膏！

一夜無眠。

90/02/15.星期四.天晴

今天在ZoneC教課，出席的人約三、四十位，全是女性，所以在講解、示範上比較施展得開。

靜坐前分享的是宮本武藏與柳生又壽郎的對話。以「所謂第一流劍客的先決條件，就是永遠保留一個眼睛看自己。」提醒學員要保持從容醒覺的心，在內心保持一個空間。尤其難民營的生活如此枯燥沉悶，更須要清寧自守的智慧。

午飯我與A Kai一起煮，兩個人全靠簡單的泰語和肢體語言溝通。

飯後立刻趕到Woman group訪問no.1的校長—Stery Htoo：

「我今年七十六歲，已經是一個有二十四個兒孫的老祖母。

說起教育工作，我1991~1993年即在泰境的難民營幼稚園擔任老師及校長。1996年來到湄拉營，仍繼續為幼教服務，這是我熱愛的志業，我會一直做到最後一口氣為止。

在緬甸，我的父親是修理機械的技師，收入足以供給一家的生活；母親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矢志終身為教育奉獻的N0.1校長Stery Htoo。（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是虔誠的基督徒，非常喜歡幫助別人。小時候我立志當醫師，希望能解除病人的痛苦。不過，顯然的，這個志向並沒達成。當老師是我的第二志願，我滿慶幸自己救人不成還可以教育下一代。我始終打從心底肯定教育的重要，尤其是難民，只有受教育，才不會因為無知而被人瞧不起。

曾經有村民對我說：我們甲良族以游耕為生，只要吃得飽，要讀書作啥？無所謂、用不著嘛！我可不這麼想！狹小的心眼往往阻礙我們的成長，身為少數民族、身為難民更要受教育才對。只有受教育纔有和平的可能。戰爭多來自知識的差距，而無知極可能讓自己成為被侵略、被欺負的對象。

這些年來因為有TOPS等的支助，辦教育所需的經費較不成問題。以前籌不到錢時，家長還說：『你愛辦學校可以，但我們沒錢。我們繳不出每月30銖的學費，我們也付不起老師的薪水，這一切，你要自己想辦法。』諸如此類的問題不斷考驗我，我就想辦法，利用教會每年感恩節等慶典時，點滴的募款來解決。

我常告訴老師們：不要老是提出需要更多食物的請求，不要只要求更多的薪資，要有為教育犧牲的精神。如果有真正的教育熱誠，錢不會是最大的困難。我沒有甚麼財產，也沒有權勢，但我仍能辦教育，不是嗎？

我希望孩子們至少要學四種語文：第一是甲良文，那是我們的根。第二是緬甸文，我們來自緬甸，現在與之交惡是不得已，要學緬甸話才能與政府溝通。第三要學泰語，現在我們身處泰境，當然要會當地的語文。第四要學英文，這是與國際溝通的工具，我們應該把握。

雖然已經快八十了，但除了牙齒無法啃甘蔗，我應該還可以工作。我會堅持教育，我也要呼籲有心教育的老師，不要自顧自的離開，要有一種傻勁。最近這些年，我們的教育已漸進步，將來會更好，大家要有信心。」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內唯一以佛學為主題的期刊

老校長真摯肯切的分享，令我深深動容。

訪問完Stery Htoo，回去稍事休息，下午四點與Htoocu去拜訪基督教牧師Shay Tha：

「我很高興有機會談緬甸甲良人信仰基督教的簡史。很多人都以為：緬甸的基督教是受英國殖民統治時傳入的。事實並非如此。首先把上帝的愛帶到緬甸的是美國的一位傳教士Jackson，由於Jackson，第一位緬甸基督徒產生了。在七年後，甲良人Puthapyu也受洗了。我生於基督教信仰的家庭，故深受影響。在我二十二歲那年，就在親友的祝福下成為一名牧師，至今已二十六年了。

牧師與神父不同，我們的生活是與信徒一樣的：在世俗中接受冶鍊，然後以感同身受的立場來傳教。像我就有七個小孩，我必需和太太一起來照顧他們，這是我的責任。就我所知，湄拉營的基督徒約佔全部人口的50%，當然有的人並不是那麼虔誠，不過大部分的人星期天還是會上教堂做禮拜。每一個教堂都有各種團契組織，像我的教堂裡就有青年團契、婦女讀經會、老人長青班、兒童主日學等分齡的課程活動，以互動分享的上課方式促進心靈的交流、成長。

為了培養教會的新血輪，營裡也有一所神學院。學員至少須經過四年的教育，方能成為牧師。目前大約有一百八十餘位青年就讀。師資多來自西方國家，訓練相當嚴格，未來可以提供各教堂優秀的領航者。

大體而言，營裡的傳教活動還算自由。週日禮拜、音樂會、耶誕慶典等，只要是堂內的小型聚會，範圍不要擴散或誇張，泰方大底不干涉。我個人希望信徒能多研修聖經，透過禱告懺悔來提昇心靈層次，儘管物質缺

◎牧師Shay Tha（後排身高最高者)家有7個小孩，加上親友的，真是興旺一族。（照片提供：歐嘖邁勒）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乏，行動不是那麼自由，但我相信上帝愛的訊息永遠與我們同在。」

採訪完，我們一塊合照留念，掏掏口袋，我把500元泰銖捐獻給這個年輕有為的牧羊人。

再走回去沖個涼。六點左右，前往盲人U Ba Seia的家訪問：

「我是U Ba Seia，今年38歲，來到湄拉營一年多了。家裡有三個孩子，老大十二歲，老二九歲，小的四歲。我不是天生的瞎子，本來我也看得見的。三年前，那時我被迫為緬軍SPDC作工，SPDC營區的籬笆盡是用削尖的竹子圍成，有一天我不慎跌落其中，自此雙眼失明。

禍不單行，兩年前，同樣強制為SPDC作清掃工的妻子，亦被炸彈擊中右腿，必須截肢。從此，我們陷入困境。我們嘗試在村子裡討生活，但SPDC強迫我們要繼續為緬軍勞動。不得已，1999年的九月，一個黑夜，我們逃離緬甸。一路上，妻子一手拄著拐杖，另一手用竹子讓我拉跟，一個瞎子加上一個瘸子，還有年幼的孩子，我們無法走得快一些。

過了幾天，我們還出不了叢林，我跟妻子說：「你看得見，先帶著孩子走。」於是，我留在一個小村落，等妻子的消息。肚子餓了，向村人討東西吃，不料卻遭到奚落和恥笑，當時我相當憤怒，卻又無可奈何。

終於，我們來到湄拉營，新的問題是：身體殘障的我們無法為自己建立新家。幸運的，營裡的婦女會得知我們的困境，將我們安頓在中途之家，並試圖找適合我們從事的工作，希望我們能早日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而且我的妻子也得到難民營中國際殘障組織的幫助，裝設了義肢。

◎失明的U Ba Seia與殘障的太太，仍奮力地要拼出光明人生。（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這輩子我是看不見了，不過我發現聽力增強了。以前看得見，所以很少用心去聽；失明後，倒是突然知道如何去傾聽了。因此，我衷心的期許自己眼盲心不盲，也祝福所有苦難中的人都看得到希望。」

也許是聽了太多感人的故事，發現自己的眼睛整天也模糊一片。

Buddhist Compassion Relief Tzu Chi Foundation
Buddhist Compassion Relief Tzu Chi Foundation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作完訪談，英譯員Momo提及捐助寺院蓋鐵皮屋事，說鐵片一塊要7元，總共260塊，須要1820元。因所須不高，我就將2000元交給Momo，同時買了四包蠟燭託A Kai月圓日拿去寺院供養僧眾。

八點左右，Htoocu和Leh Win來，說護法主邀我明早去應供。

90/02/16.星期五.天晴

一大早營區就放音，實在擾人清夢。這泰國政府也真奇怪，不準營區難民學泰語，卻每天都放送廣播。近七點出門至護法主家要應供。他們尚未準備好，夫婦倆都張羅著，而Momo也還沒來，我就在佛堂作功課。

只見一桌的菜餚蔬果，相當豐盛。依規制，居士不能和我一起吃，這倒令我有點緊張，希望快快吃完輪讓他們吃。Momo說昨天鐵片的數目和總價說錯，應該是260片，每片有8小塊，每塊7元，所以總共要14560元，扣掉已付的2000元，尚需12560元。我衡量身邊的款項，告訴她要時間籌措，且不一定可湊足，但至少可出5000元，請她下週三來取。

今天靜坐課程的進行，較駕輕就熟。學員中有幾個年紀大的老師，學習相當認真，還問我中文數目的講法。中午離營前夕，A Kai依依不捨來送行，還把大西瓜和椰子都拎來了。

搭便車回到家已四點。去市場買菜，有一個男眾拿一瓶水和一包梅子供養我，還脫鞋表示敬意。

90/02/17.星期六.天晴

這些日子以來，生活很像上班族，週一到週五，馬不停蹄的工作，週六、日則在家做家事、稍事休息。如果不能熱愛工作，這種模式一定很容易厭倦。

飲食方面，已在不知不覺中偏向重口味，氣候使然，難免。在異鄉，能講中文、看中文倒成了令人喜悅的事。不過，也因為情勢所迫，英文能力大幅進步，尤其三天的靜坐和香功課下來，自覺英文表達能力增強不少。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90/02/18.星期日.天晴

覺得晚上總是因為缺乏安全感而睡不好，也許我應該放輕鬆。

早上把體驗營的開會紀錄打好，剩下就是記者的工作了。下午把加洗的照片拿回來，總共花了兩千元。然後用了近四小時整理貼標籤，以便分送給當事者，相信他們會珍藏。

90/02/21.星期三.天晴

昨晚被素慧鎖在門外，費了好大的勁才用剪刀拉開門栓。

早上去買泰幣，銀行小姐拿著美金檢驗真假，那種被人懷疑的感覺很不好。中午Htoocu下廚，說要讓我回味甲良美食。包了600元的紅包和結緣品，請素慧拿給滿堂孤兒院的李曉龍和馬貞玉，鼓勵他們好好讀書。

趁管家Naw Naw忙完的空檔訪問她：

「我叫Naw Naw，今年24歲。記得是八歲的時候，有一天，母親到田裏工作，不知為什麼，就在樹下上吊了。

十二歲那年，當緬甸甲良兵的父親病得很重，但沒有錢醫治，所以就這樣過世了。哥哥結婚後到曼谷工作，不多久即失去聯絡；嫂嫂去找他，繼之亦下落不明；留下一個兩歲的稚兒給老祖母帶。妹妹對家裡的景況很失望，故早早就結婚，不料先生好杯中物及安非他命，搞得一家子烏煙瘴氣。

父親走了以後，小姑姑表示願意接濟我讀書。但我住進她家之後，她卻要我幫她做家務、帶小孩，根本無法上學。隨後，我也曾到清邁工作，因為不識字，只能做手工。去年大姑姑的先生過世，大姑姑現在有間小鋪，還有三個小孩，她一個人無法兼顧內外，於是找我去幫忙。

同時，小姑丈因為吸食安非他命丟了工作，就悄悄回鄉下去種田；小姑姑知道了，帶著最小的兩個孩子(一歲和三歲)跟著去了；留下讀書的三個小孩，暫時由我照顧。

現在，TOPS每個月給我三千元薪水，一千五百交給大姑姑，加油錢二百，我和小姑姑的三個孩子的房租則要一千，剩下的不夠生活費支出。所以，我另外幫兩戶人家洗衣，薪資是500元。

良恕說我這樣不行，要我存點錢去唸書，但大姑姑說錢都不夠用了，怎

Thai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
Thai Cultur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在泰北的最後一餐，大家一塊兒大顯身手。（左一為管家Naw Naw，中間是Htoocu。（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可能儲蓄？良恕說這是TOPS的規定，每個月要素慧扣留五百強迫儲蓄。每天上班前，我先給小姑姑的孩子打點好，然後煮點大鍋菜或留媽媽麵(速食麵)讓他們回來可以吃。週六、日幫大姑姑看店、洗一週的衣服。晚上去成人班(年紀太大，不能上一般的小學)上課，有時會覺得好累。

我很感激良恕，不僅給我週休二日，平常工作也給我很大空間，要我事情做完，趕快抽空讀書；還鼓勵我最好住辦公室，因為一回家，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時間。我希望過了這學期，小姑姑能把小孩接回去，而我也想多賺點錢，好帶失明(白內障)的祖母去動手術。至於我自己，倒沒有想很多，如果可以，以後想做點小生意，平平安安的過日子。」

90/02/22.星期四.天晴

素慧晚上提前回滿堂去了，在這裡工作的異鄉人，似乎都練就一身長途跋涉的本領，像Peter是每週下曼谷，良恕那就更不用說了。

Naw Naw生病沒來，辦公室的人氣頓時削減。我的工作繼續進行。因稿子未完成，跟Watit說我無法如期於週日和他下鄉。

Peter和Htoocu下午從湄拉回來，我請他們吃水果，他們說我像媽媽，也像一位天使，讓他們一回家就有東西吃。到市場買椰子，順便幫Peter買一罐豆腐乳，他不吃辣，卻喜歡中國傳統食物。晚上看光華雜誌到半夜，沒想到在異域反而能仔細的閱讀一本雜誌。

90/02/25.星期日.天晴.

最後一個週日在泰北，Htoocu說她真捨不得我走。平日在辦公室極少能這麼平安快樂的過日子，大家都忙，難得悠閒的在一起談心。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我說真實的生活世界就是如此，不管喜不喜歡，日子還是要過，重要的是心境。下午再到市場買香茅和檸檬，我想自己是不可救藥的愛上泰國食物了，所以會千方百計想要帶一點回去。

大家能住在一塊工作、談心，實在是一件頗為愉快的事。我也很高興自己的泰北行能漸入佳境。素慧、Htoocu和Peter下廚，大夥好好吃了一頓。

90/02/28.星期三.天晴

昨晚吃太多，且食物性寒，咳得要命。

貓現在有了專屬的沙發，因此不再這張椅、那張椅亂睡，動物也是可以守規矩的。去參加營中幼稚園的結業典禮，小朋友表演節目，有的很用心，連服裝道具都頗考究，有的卻像交差了事。一號校長Stery Htoo還綁辮子來，真是充滿赤子心。

晚餐和Naw Naw、素慧、Htoocu一塊用。同時捐美金一百給素慧服務的滿堂之家。另外，本月的生活津貼有五、六千元也悉數捐出，現在越來越能體會愈捨愈得的道理。

晚上連貓也來車站送我，真是難忘的一趟服務之旅。

90/03/01.週四.天晴

痔瘡復發，坐車又成為一種折磨。

叫了計程車，他開口要五百，我殺到300，他說400，最後350成交，但我要求不走高速公路。下了車給400，他說只能找40，我堅持要找50，為甚麼要欺負觀光客！

到機場還沒五點，人也不多，我躺在椅子上，但睡不好。良恕12點才來，匆匆談了一下即送我check in登機。因兩餐沒有用，肚子很餓，覺得機上的東西真好吃。隔個窗，我揮手與泰國道別。

最後，還是要感謝TOPS，感謝良恕給我這個學習機會，感謝Htoocu幫我翻譯(英文⟷甲良文)，感謝素慧的生活照應，感謝Watit出外勤時的協助，感謝高大壯碩的Peter耐心的與我交談(雖然我還是常聽不懂他的瑞士腔)，還有感謝TOPS之貓……。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心田四季

時候到了 花，就落了

釋自晟

96年3月，初春，大地一片生機，我默然地走在「和信醫院」長廊，那無盡的長廊。似乎訴說著生死無際。我雖無言，心中卻低語著：「再見時，怕已是生死兩茫茫。」七天後，得知你已捨報往生了。雖是預料中的事，卻也熱淚盈眶地念佛祝福。祈願佛菩薩慈悲護念，英年的你，蓮華化生，悟無生法忍。

僧人，十方來，十方去，來去如雲。我們結緣在佛學院的「比丘尼戒」課堂中，你好學的身影、善解的心，依稀在我心底。你上課時，專注的眼神，下課時，由衷的回饋，鼓舞著我勇於分享法，也感受到教學相長的可貴。期末，你還送我你的筆記copy本，說：「很謝謝您，遠來為我們講課，讓我認識了戒法的精神……您很忙，希望這筆記本，有助於您日後整理教案……」那顆善解的心，令人動容。寒暑假，收到你寄來自修的「比丘尼戒」讀書報告——多麼精進如一的僧青年！

95年歲末，得知你病了。打電話問候，你依然是慣常的樂觀、開朗，訴說著病中如何用功……。最末，我問了：「心中有否遺憾？」你的音聲突然黯然，說：「我讀了佛學院5年，而今，已經沒有機會將所學的佛法與大家分享。很遺憾無法報答師長恩、三寶恩、信施恩……」聽後，對於「壯志未酬身先死」的無奈，我心戚戚。

最後一次見面，你已不能言語了，臉上卻還掛著笑容。我望著你那日漸敗壞的身軀，叫人不落淚也難。輕輕問你的願望，你在紙上寫著：「生生世世做出家人。」好令人感動的字眼，依舊是好學佛法的信願。在淚光中，我說：「安心的去，記得要再回來接棒，再來接佛法的棒子，就是報恩了！」

雖然你是平凡的僧人，卻很想為你寫下紀念文，紀念著娑婆世界，曾經有一位平凡好學的出家人——常實法師。六分之五的出家歲月，是在佛學院度過，緣份於斯，你是好學僧青年，令人永遠感念。

花，盛開之時，盡情供養世間；時候到了，花，就落了，一瓣一瓣的……，化作春泥更護花。你也一樣。出家之時，全然供養三寶；時候到了，就告別人間，往生佛國。當乘願再回娑婆時，相信你，更護佛教，更護眾生！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香光閱讀室

生命的禮物 一位猶太比丘尼的回憶錄

釋自詮

「一生中親眼所見，親身經歷，明白了這個世界並不能讓人幸福快樂。在無數的旅程中，也明白了：世界上最美麗的風景、最有趣的經歷，都不能換來內心的寧靜與和平。這些，只能往內求。

我已經準備好，將身心奉獻給最高的理想。」

艾雅．凱瑪，一位猶太比丘尼。這是她決定出家時，內心所浮現的體悟，那一年，她57歲。

《把我的生命獻給你》一書是艾雅．凱瑪的回憶錄，這本書完成於她74歲那年，而今她卻已經往生近十年了。她寫過二十本以上有關禪坐和佛教教理的書，作品被翻譯過七種語言以上。她也在斯里蘭卡、澳洲、德國等地興建上座部森林寺院、成立國際佛教徒婦女中心、創辦第一屆國際佛教徒婦女會議……，這些看似輝煌的紀錄，全都發生在她57歲出家後至往生的這二十年間，幾乎讓我們以為艾雅．凱瑪的修行只有那二十年。但在閱讀了她《把我的生命獻給你》的回憶錄之後，彷彿明白了：修行就像一個大圓圈，從出生的那一刻開始，人生的悲歡離合、稱譏毀譽，都在這個圓圈裡，被醞釀、栽培，成為修道的資糧與展現。

1923年，希特勒發動政變，整個歐洲的命運正走向另一個不同的階段。風雨欲來前的幾分寧靜，艾雅．凱瑪選在此時出生在一個富裕的猶太家庭。她是個猶太人，13歲因為納粹的迫害，她與父母分離，投靠英國的寄養家庭，寄人籬下總有難以言說的酸苦。17歲遠渡重洋，來到遙遠的東方——上海，與她的父母團圓。故事不會停在團圓二字，如同生命的幸與不幸，一直在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艾雅．凱瑪26歲，父親往生，母親改嫁，她與她的先生、帶著一個小孩，因緣際會，竟然來到富裕繁華的美國舊金山。接下來，艾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雅．凱瑪經歷過兩段婚姻，有兩個小孩，她遊歷了全世界，並在澳洲建立一個農莊。57歲，艾雅．凱瑪在斯里蘭卡出家，波盪的生命，在佛法的修行中，終於找到了落腳處。

《把我的生命獻給你》，平實地紀錄了這一位猶太比丘尼的一生。她曾經歷戰爭的殘酷；也在和平時，享受過人間的美滿。而如同她書裡所提到：「我有小孩，連孫子都有了，結過婚，有錢，有過一個農場，養過雪特蘭小馬。在美國的郊區住過，也住過配備著夾床與爐子的休旅車。我曾經是銀行的秘書，也是我小孩的私人教師。

擁有過一切，體驗過一切，這個世界還能給我什麼呢？它不能給我內在的寧靜與幸福，因為世上的一切都是無常。」擁有、體驗過一切，卻因為無常，無法得致內在的寧靜與幸福，那麼人生這一切的存在，只是為了表達一種荒謬而已嗎？艾雅．凱瑪卻說：「出家對我來說是人生中的一個合理轉變。我現在知道，是過去的生活將我一步步推往這個結果的。」生命是點滴的累積，「生命的經驗教我放下許多個人的恐懼，對自己及身邊最親近的人的生命安全的恐懼。……我也學會去適應艱難的生活環境，……我沒有懷念舒適的生活，因為我學到：沒有它也可以。……我學會放下一切外在事物，得到了許多內在的自由，我的生命提昇到一個以心靈為優先的更高層次。」於此，我讀到了：因為尊重生命所帶來的一切，好與壞、如意與悲慘，艾雅．凱瑪全然地體會與接受之後，她就能從這些生命的經驗中得到助益。踏上真正的心靈追求時，那一刻已是寧靜與幸福。

也許來自對人生的疑惑，您會靜下心來詳讀這位比丘尼的回憶錄；或者因為對女性修行者的好奇，您會從架上拿下這本傳記翻看。無論是什麼樣的內心呼喚，這是一本生命的書，定會激盪起同樣有著生命問題的您。

艾雅．凱瑪雖是在上座部傳統下出家，但是她是一位很傑出的西方比丘尼，也為西方比丘尼做了許多努力。同樣身為比丘尼的我，很以她為榮。（《把我的生命獻給你：一位猶太比丘尼的回憶錄》，艾雅．凱瑪著；徐潔譯，台北市：法鼓文化，2006）

歇心亭

都蘭山下

朱顏

暮色裡，阿朱家的牛妹妹，
牛屁股剛下下來一坨新鮮的、溫熱的牛大便。
阿朱大叫：「哇！好幸運喔！新鮮的、剛出爐的巧克力蛋糕……」

阿顏長得很可愛，
她很喜歡戴帽子。
她有各式各樣的帽子：冬天的、夏天的、室內的、室外的……五顏六色的帽子，
不管天晴日雨，阿顏總是戴著帽子。
說起來，阿顏一直都蠻寂寞的，
常常孤伶伶的一個人玩，一個人走路，一個人上學。
她其實很想交朋友的，
她很喜歡跟大家玩，玩什麼都好；
只是，她不容易交到朋友，
玩過一次，大家就不來找她了。
她好像知道為什麼，又好像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暑假，住在嘉義的阿顏，跟著表哥回外婆家。
外婆家，在好遠好遠的山的那一頭。
台東，其實不遠，
如果能從嘉義直接穿過中央山脈，其實很近。
但是，台灣沒有直線穿過大山的火車，
所以，阿顏跟表哥得坐火車，
嘟—嘟—嘟！繞著台灣大半圈，才能回到台東。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 數位圖書館典藏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e, Publish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NTU Digital Library

如果從嘉義往南，經過台南、高雄、屏東，

逆時針方向繞到台東；

或是從嘉義往北，經過彰化、台中、苗栗、新竹、桃園、台北、基隆、宜蘭、花蓮，順時針方向抵達台東。

外婆住的地方，就在都蘭山下，一個叫「水往上流」的地方。

坐巴士抵達的時候，都已經是黃昏了。

阿顏迫不及待的，奔跑衝向海邊，

海風吹走了阿顏的帽子，阿顏很緊張，一直追著帽子跑，

「你的帽子好可愛！可以借我戴一戴嗎？」就這樣認識了騎著牛的阿朱。

阿顏囁囁嚅嚅，結結巴巴地：「我…我的帽子…有…有味道…」

「你為什麼發抖？」阿朱問。

（繪圖／簡毓宏）

「因為…因為…很臭，你不會討厭我嗎？」

「為什麼要討厭你？」

「因為…因為…」

「因為什麼？」

「因為我很臭，我不敢接近別人，我的頭會冒出一種臭味，在學校裡他們都說我是『臭頭癬』，都離我離得很遠。」

阿朱湊過來，鼻子放在阿顏的頭頂最臭的地方。「不會啊！我覺得挺好聞，很像我們玩的飛盤的味道，挺香的。還有，放屁啦，打嗝啦，不是都有味道嗎？」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Academic Journal 雜誌社出版 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阿朱拍拍座下的牛，「我這隻牛妹妹呀，口臭最嚴重了。來！你上來！我們一起騎牛。月亮出來的時候，各家的牛都會在海邊集合，今天有飛盤大賽。」

阿顏好不容易爬到牛身上，坐在阿朱的前方，看起來阿朱一點都不在意自己的臭頭。她回過頭看看戴著帽子的阿朱，跟自己一樣，也挺可愛的。

「背包裡背的那一大包是什麼？」阿顏問。

阿朱順手就拿出了一塊圓圓乾乾咖啡色的大餅，「乾的牛大便啊！比較乾的，要拿回家引火燒柴的，半濕半乾的…」阿朱的表情又好玩又神秘，「等一下你就知道了。」話才說完，一朵飛盤側面砸過來，阿朱登時中箭落地，只見阿朱很快地在沙灘上翻滾兩回，站起來，從背包裡取出一盤，回擊過去。

（繪圖／簡毓宏）

砸碎了的牛糞粉片落了一身，阿朱緊緊地抱住阿顏，「喏，你聞聞看，我有沒有比你香？」阿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陶醉地說：「牛大便的味道，真的好好聞！」

天近黃昏，慘烈的大戰在阿朱丟出最後一枚飛盤之後，宣告終結。

暮色裡，阿朱家的牛妹妹，牛屁股剛下下來一坨新鮮的、溫熱的牛大便。

阿朱大叫：「哇！好幸運喔！新鮮的、剛出爐的巧克力蛋糕！歡迎阿顏成為我們飛盤隊的大將！」阿朱開始分配眾人，準備蘆葦、喇叭花。

阿顏小聲地說：「這是巧克力蛋糕嗎？這不是牛大便嗎？」

阿朱一把拉起阿顏的手，大聲地說：「來！我們一起圍成一個圓圈！謝謝牛妹妹送給我們一個這麼美麗可口的巧克力蛋糕；歡迎阿顏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飛盤大賽的每一個人，手握著手，圍成一個同心圓，一起說：「歡迎阿顏！我們的好朋友！」

Published by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地藏經》序文說：「一切唯心造。」；《心經》也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我把小時候的遊戲寫成「都蘭山下」。那時候的我，一點兒都不覺得牛大便很臭。

而現在的我，還能不能夠這麼自在地，騎在牛背上，再玩一場飛盤大賽呢？這也是我自己很想問自己的問題。

達致解脫的努力 八正道之正精進

菩提長老 著　林娟蒂 朱怡康 譯／釋見諦 審訂

佛陀一再強調精進、勤奮、努力與堅持不懈的必要。因為每一個人必須為自己的解脫而用功。佛陀點出解脫的道路，剩下的課題則是：將修行之道付諸實踐，這項工作就一定要有精進力。正精進是提供完成目標必備的精力。

正精進、正定、正念的關係

透過前面三個道支（正語、正業、正命）所建立起來的清淨行，是修道的下一個階段——定——的基礎。這個階段的練習，從道德的禁止面到心的直接訓練，其中包含了正精進、正念與正定三個道支。定的名稱，來自於它所要達成的目標：定力。它是觀慧不可少的支柱。智慧是達到解脫的重要工具，不過因定而生的洞見，只在心安止、集中時，才會開展出來。藉由專注在一個適當的所緣境，令心不分散，正定便將「安止不動」的這個必要特質帶給了心。不過要做到這一點，正定道支須要正精進和正念的輔助。正精進提供完成目標必備的精力，正念則是維繫覺知的要點。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合作採花的譬喻

註釋家以一個簡單的譬喻，說明了修定這組三個道支之間的相互依存性。三個男孩到公園玩，當他們一塊走的時候，看到樹頂上開花，他們決定摘採這些花兒，但是花朵的高度卻連最高的男孩子也搆不著。於是，其中一個男孩便彎下腰，讓高男孩爬上他的背部，但高男孩害怕掉落，遲疑不敢。於是第三個男孩前來，以他的肩膀輔助採花

的男孩。第一個男孩便站在第二個男孩的背上，靠著第三個男孩的肩膀，手向前伸，採到花了。

在這譬喻中，這位採花的高男孩代表定，以及它統一心的作用。但要統一心，定必須得到輔助：正精進提供的力量，如同這個提供背部的男孩；定也須要正念提供的穩定覺知，恰似這位伸出肩膀的男孩。當「正定」得到輔助，有了「正精進」的驅動，和「正念」的平衡作用，便可收回散亂的思緒，將心穩固地安置在所緣。

正精進的重要性

精進，是正精進背後的心所，它可同時呈現為善法或不善法的形式。同一個心所，煽動了欲望、侵略、暴力和野心這一方，以及慷慨、自律、慈善、定和慧的另一方。而正精進的努力，是指精進的善法形式。在此，特別指：在善的心法中，朝向解脫苦的那股力量。最後一個階段特別重要，精進善法要成為道上的助緣，它必須受正見、正思惟的指導，並和其他道支一起運作。否則，精進就如同一般的善心法，只是積聚了在生死輪迴中成熟的福報，而不會產生從輪迴中解脫的果。

佛陀一再強調精進、勤奮、努力與堅持不懈的必要。努力如此重要的理由是：因為每一個人必須為自己的解脫而用功。佛陀盡其所能地點出解脫的道路，剩下的課題，則是：將修行之道付諸實踐。這項工作就一定要有精進力，這樣的精進是要被運用在心的調養，這部分形成整個修道的核心。修行的下手處是染污的心，困擾不安且迷惑不清；目標是經由智慧所淨化、照亮的清淨心；介於兩者之間的，便是不間斷地將這顆染汙心轉化為清淨心的努力。

Publishing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Research Library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自我教化並不容易，除了我們自己，沒有人能代勞，但這並非辦不到的事。佛陀本人及其已成就的追隨弟子，就是鮮活的證據，證明此事並非超乎我們能力。他們也向我們保證，任何遵循這條道路的人，皆能達致相同的目標，不過所須要的就是精進。以這樣的決心提起修行的工作——「我一定不會放棄我的努力，直到我得到任何藉由大丈夫的堅毅、精進和奮鬥所能達到的成果為止。」

四種正精進

依著心理過程的特質，可將正精進劃分成「四正勤」：

(1) 未生之惡令不生。

(2) 已生之惡令之斷。

(3) 未生之善令之生。

(4) 已生之善令增長。

無論是已將它們付諸行動或仍保留在心，不善法指的是各種煩惱、思想、情緒，以及由它們所引生的意圖；善法是指沒有被煩惱染污的心境狀態，特別指趨向解脫的心。這兩種心態的任何一類，都有兩層的任務要完成：不善法這方面，須要防止潛伏煩惱爆發，並將現存的煩惱去除；善法面則須將未萌芽的解脫因子催生出來，並持之以恆地使其發展到成熟點。現在，我們將一一地分析這四類正精進，並對它們應用在修行領域中成效最高的部分——即透過禪修培育這顆心——予以特別的注意。

未生之惡令不生

這兒，佛弟子振作起他的意志，以杜絕尚未生起的罪惡、不善法的生起。

Publish from Se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NTU Digital Library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因台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的典藏

他嘗試激發起他的精進力，振奮起他的心，而且勤勉不懈地努力。（《增支部》4：13；《佛陀的話》，頁57）

五蓋的克服

正精進的第一層面是：克服不善法——受煩惱染汙的心態。阻礙修定的煩惱，通常呈現出五種狀態，稱作「五蓋」：貪欲、瞋、昏沈和睡眠、掉舉和追悔、疑。它們阻礙了解脫的道路，因此稱之為「蓋」。它們滋長並蒙蔽進步的重要媒介——心的寧靜和洞見。前兩組蓋，貪欲和瞋，是最強的一對，也是禪修進展中最難應付的障礙，它們分別代表了不善法根源中的貪與瞋。後三組蓋，毒害沒麼深，卻仍是障礙，它們是妄念的支流，通常和其他煩惱相結合。

貪欲

貪欲通常以兩種方式詮釋。有時它被狹義地解釋為：對五種感官愉悅，即怡悅的色、聲、香、味與觸的強烈渴愛。有時，這詞彙有更廣義的意涵，解釋為：涵蓋所有形式的貪愛，不論是感官樂、財富、權力、地位、名聲，或任何其他可以安立而成的事物。

瞋

第二蓋，瞋，是嫌惡的同義詞。它包含了憎恨、憤怒、厭惡，以及各種程度的嫌惡，無論是直接針對他者、對自己、對所緣目標或對情境。

昏沈與睡眠

第三蓋，昏沈與睡眠。依其共同的特徵——心的笨重，而將兩種心連結在一起的組合。一項是昏沈，表現在心的無力。另一項是睡眠，為心的下沈、粗重的心或過於傾向睡眠的現象。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Publishing Se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Buddhist Studies Reproduction

掉舉與追悔

與第三組蓋相反的則是第四組蓋，掉舉與追悔。這也是依其共同特徵——不安，而將兩種心所連接在一起的組合。掉舉是躁動或興奮，驅使心快速、狂亂地從一個念頭跳到另一個念頭。追悔是對既往錯誤的懊悔，並對其可能產生的不可意後果的焦慮。

疑

第五蓋，疑。意指猶疑不決且缺乏決心。這並不是指對智識的批判與探索，這個態度倒是佛陀所稱許的。而是源於對佛陀、教理、及其修道有著揮之不去的遲疑，致使無法投注於這條精神訓練的道路。

律儀斷

對這些障礙所應做的第一項努力，便是努力防止未生起的障礙生起，這也被稱為「律儀斷」(saṃvarappadhāna)。在禪修練習的起步，乃至其全部的發展歷程，將這些障礙控制住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些障礙生起時，它們分散了注意力，使覺知的品質變得黯淡，破壞了平靜與清晰。這些蓋並非從心外而來，而是存乎內心。在相續的心識深處中，一直潛藏著某些隨眠煩惱，它們靜待時機現形；一旦受到啟動，這些障礙就出現了。

一般而言，引發這些障礙活動的是感官經驗的接收。這個生理的有機體，配有五種感官，每個感官各自接收特定的訊息：眼睛接收色塵、耳朵接收聲塵、鼻子接收香塵、舌頭接收味塵、身體接受觸塵。感官物不斷地衝擊著感官，它們將其所接收到的訊息傳送給心，訊息在那兒被處理、評估並給予適當的回應。不過這顆心，可以有不同的方式處理所接收的訊息，這決定於一開始對待訊息的方式。當心散漫

而不如理作意地面對訊息時，感官物將激發不善法生起。它們可能透過立即效應，直接做到這點，或間接地在記憶中留下跡痕，也許在日後衍生成為雜染思想、影像和幻想的所緣。一般的狀況是：煩惱對應所緣的境而被撩起。可意境引發貪；不可意境引發瞋；不確定的境，則挑起愚痴相關的各種煩惱。

根門的防護

因為對感官經驗的接收，是以一種沒有節制的方式回應，將會激發潛伏的煩惱。顯而易見地，要防止它們的生起，就應該節制感官。因此，佛陀教了一套戒律作為調伏各種障礙的訓練，稱為根門的防護。

當一個人以眼睛覺知到某個形相、以耳朵覺知到某個聲音、鼻子覺知到某個氣味、舌頭覺知到某個滋味、身體覺知到某個壓力、意識覺知到某個東西時，他既不分別其總相，也不分別其別相。他努力地抵擋，如果他沒有守護好根門，透過它們（對總相、別相的分別），惡與不善法，貪著與悲傷將會生起。所以，他照顧著根門，防護著根門。

守護根門並非意味拒絕接受感官，或從感官世界中完全出離。這是不可能的。即使這有可能做到，真正的問題還是沒有被解決。因為煩惱是住在心裡，並不住在感官或是感官物裡面。調伏感官的關鍵被這句話點了出來：不分別其「總相」或者「別相」。總相，是東西的總外貌，就這外相被執取的程度，而成為雜染念頭的根源。別相，則是它比較不醒目的特徵。如果沒有調伏感官，心將肆無忌憚地在感官界裡遊蕩。首先它會攫取總相，這驅動了煩惱；然後，它探索別相，這使煩惱的繁衍、擴增得到了許可。

正念與正知的練習

為了守護根門，必須在與感官界接觸時，運用正念與正知。感官的識的產生，是一連串相續的認知活動，每個階段都有它特定的任務。這一系列的起始階段是：首先，心喚醒對所緣物的注意力；接著分別它。然後，接受這認知，檢查它，並給它安上名字；命名之後，緊接而來的是一個空間的開展，在這個空間中，對所緣物的自由評量便出現了，導向某個反應的抉擇。失去正念時，潛在煩惱便急著找到一個機會來出頭，就會引發一個錯誤的思量。一個人抓取所緣的外相，探索它的細節，煩惱也就有了機會。因為貪，他會被可愛的東西吸引；因為瞋，他會被不可愛的東西所驅離。

但是，如果一個人在與境接觸的時候維持正念，便可在認知活動剛萌芽，而未發展到刺激隨眠煩惱的階段時，即將其摘除。藉著將心安住在觸的階段，正念便控制住這些障礙。對接收到的事物，心繫覺知，避免心因貪、瞋、痴所生起的念頭而修飾資訊。然後，以明亮的覺知之光為嚮導，心會進展到如實地覺知所緣，而不誤入歧途。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Hsiang Kuang Chuang Ye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e

已生之惡令之斷

在這兒，佛弟子振作起他的意志，以克服已生起的罪惡、不善法。他努力地嘗試激發起他的精進力，振奮起他的心，而且勤勉不懈地努力。（《增支部》4：13；《佛陀的話》，頁58-59）

儘管在調伏感官上努力（sense control），煩惱還是有可能會浮現起。

斷斷

它們從心識之流深處，從過去積埋的內心深層湧現出來，凝結為不

善的思想與情緒。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就須要一種不同的精進方式。要去斷除已生起的不善法的這種精進，稱為「斷斷」(pahānappadhāna)。它不會保留任何已生起的貪欲、瞋或傷害人的念頭，或是任何惡與不善法。它棄捨它們，驅逐它們，摧毀它們，促使它們消失。

五種驅離不善念的方法

正如高明的醫生有不同的藥方以對治不同的疾病。同樣的，佛陀有不同的處方對治不同的障礙。其中有些可以普遍地應用於所有障礙，有些則適用於某個特殊的障礙。在一次重要的開示中，佛陀解釋了五種方法以驅離散亂思緒。

第一：以善念驅離惡念

第一個，是用與雜染念頭對反的善念，來驅離它。這就猶如一位木匠，用新的木楔把舊的木楔敲出一樣。五蓋中任何一個，都有其特定的對治方式，一系列禪修的刻意設計就是用來削弱、摧毀它們的。當某個障礙生起，擾亂禪修的主要課題，我們可以交替應用對治的方式。或者對治方式，也可以當作禪修的主要課題，以用來對治某個反覆現前，似乎持續成為禪修的一個障礙。然而，要想讓對治方式在第一角色發揮效用，以成為障礙生起時必須使用的權宜之計，你最好對它有某種的熟悉度，至少在一小段時間內，將它視為主要的所緣。

對治「貪欲」，一個通用的對治法是「無常觀」。它可以把執取的潛在支柱敲掉，那種認定所執物是穩定持久的隱含假設。至於對感官樂，某種特殊形式的貪愛，最有效的對治法，則是去思惟觀察身體的不可愛的那一面。關於這個部分，我們在下一章中會較詳盡地說明。「瞋恚」的適當對治，是在修「慈心觀」時，透過方法，將「希望一切

眾生常住快樂」的願心擴散出去，消弭一切瞋恨的跡痕。

要驅散「昏沈與睡眠」，則須要一種特別的、能激起活力的精進方式。有以下幾種方式被提出：觀想一個發亮的光球；起身快步經行一段時間；思惟死亡；或者只是再次堅定要繼續奮鬥的決心。對治「掉舉追悔」最有效的方法，是將心移轉到簡單，而且會讓它平靜下來的所緣境上。通常會建議的方法是「觀息法」：將注意力放在氣息的進與出。至於「疑」的一個特別對治法是「探尋」：去探索、提問、研究教法，直到解開疑惑為止。

以上所說，是破除障礙的五種方法中的第一種，牽涉到的是在障礙與對治法之間一對一的排列。其他四種，則是運用普遍的方法。

第二：慚愧

第二種方法，是運用慚（hiri）和愧（ottappa）的力量，去除不該有的念頭。去思考這個想法是可恥、不光彩的，並思考它會帶來哪些不可意的後果，直到內心對它產生厭離，並將它驅逐出去為止。

第三：轉移注意力

第三種方法，是有意地轉移注意力。當一個不善的念頭生起，並且吵著要得到注意時，不要耽溺其中。這個人只要把他的注意力改放到其他地方，而把這個念頭關在外面，就像闔上眼睛或轉看別處，以迴避一個令人不開心的景物。

第四：直接面對

第四種方法，是運用完全相反的策略。不但不從不該有的念頭處轉移，而是直接面對它，視它為所緣之境，細察它的特徵，探索它的起源。當這樣做的時候，不該有的念頭也就安靜下來，最終消失而去。因為不善的念頭就像賊一樣，只有在其作業隱密時才能作亂；一旦在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觀察的監視之下，它也就被馴服了。

第五：壓抑

第五種方法，只能做為最後的一招，壓抑。狠狠地用意志的力量壓制不善法，就像強而有力的人把弱者推倒在地，用全身的體重牢牢地把他壓住不動一樣。

佛陀說，藉由善巧有智慧地運用這五種方法，一個人可以成為一切思路的主人。他不再是心的臣民，而是它的主人。任何他想思惟的想法，他就能夠去思惟；任何他不想思惟的想法，他就能夠不去思惟。即使不善的念頭偶爾還是會生起，但他能夠立刻驅離它們，就像火紅的平底鍋，將偶爾落下的水滴蒸發為氣體一樣地迅速。

未生之善令之生

在這兒，佛弟子振作起他的意志，以催生尚未生起的善法。他努力地嘗試激發起精進力，振奮起他的心，而且勤勉不懈地努力。（《增支部》4：13；《佛陀的話》，頁59）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隨護斷：七覺支

在清除煩惱的同時，正精進還要培養心中的善法。這項工作牽涉到兩個部分：催生尚未生起的善法，及讓已生起的善法成熟。這兩個部分中的第一個，也被稱為「隨護斷」(bhāvanāppadhāna)。雖然有待培養的善法，可以用好幾種方式分類——如止與觀、四念處、八正道等等，佛陀特別強調的一組是七覺支：念、擇法、精進、喜、輕安、定與捨。

在寂靜、不執著、寂滅，以及最終導向解脫的基礎上，他培養了這些覺悟之因，亦即：念覺支、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輕安覺

支、定覺支與捨覺支。

這七種法，之所以被歸為「覺悟的因」，是因為它們不僅可以導向覺悟，同時也構成了覺悟。在修行的最初階段，它們為高深的覺悟鋪路；縱使直到最後的覺悟，它們仍是其中的組成要素。覺悟的經驗——完美而圓滿的瞭解，便是這七個要素調和地運作，破除一切的束縛，從憂苦得到最終的解脫。

「念覺支」是通往覺悟的起點。念，為洞察事物的真相打好地基，揭示了當下現前的現象；剝去所有主觀的評論、詮釋以及計畫。在「念覺支」將現象赤裸裸地置於專注之下後；「擇法覺支」接著探索現象的特性、各種緣和果報。念覺支基本上是接收性的；而擇法則是具有主動性的覺支，它不畏懼探索、分析，並分解各種現象，歸類事物現象，以揭示它們的基本結構。

擇法的任務須要精進的輔助。第三個覺支：精進，它漸次地進昇，分成三階段。第一階段是：發勤精進。它抖落掉昏沉，激發熱誠。隨著禪觀的進展，精進也積累其動力，並進入第二階段：不退精進。此時它驅動修行，使之不鬆弛。最後，在最高峰處，精進達到第三階段：無敵精進。它驅動禪觀向前邁進，讓各種障礙無力再阻止它。

當精進持續增長，第四個覺支就近了，它便是：「喜覺支」，歡喜在所緣境上。喜會逐漸增長，昇到狂喜的程度。一波一波的喜悅充遍全身，這顆心因為喜悅而煥發，熱誠與信心強化了起來。可是，雖然這些經驗令人感到鼓舞，卻仍有一個缺點，即它們製造的興奮接近掉舉。不過，只要繼續修下去，喜就會逐漸消退，而一種寧靜的感覺會出現，那便是第五個覺支：「輕安」，一個即將生起的徵兆。喜仍然存在，但它現在被調伏了，內發的寧靜伴隨著禪觀而前進。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輕安成熟可以產生定，「定」是第六覺支，是將心統一集中在一處的狀態。隨著定的深化，最後一個覺支也將現前成為主宰，那便是：「捨」，而內在的穩定與平衡，沒有興奮與遲鈍兩種毛病。當遲鈍瀰漫時，必須將精進喚起來；當興奮瀰漫時，必須要收攝。但當兩種缺陷都消失時，修行便能均衡開展，而無須顧慮。捨心，被比擬為那位操著正以平穩步調前進的馬兒的馬車伕。當馬兒穩定前進時，他既不必催促牠們向前，也不必把牠們扯回來；只須要舒適地坐著，並觀賞過往的景色就好。捨，具有同樣的「旁觀」特質，當其他的覺支處於平衡狀態時，這顆心，便平靜地觀看著各種現象的流變。

已生之善令增長

在這兒，佛弟子振作起他的意志，以保持住已經生起的善法。不要讓它們消失；而要讓它們增長、成熟，直到究竟圓滿。他努力地嘗試激發起勇猛精進力，振奮起他的心，而且勤勉不懈地努力。（《增支部》4：14；《佛陀的話》，頁59）

這是四種正精進中的最後一種，其目的在於保持已生起的善法，並令它們成熟。

它被稱為「修斷」(anurakkhaṇappadhāna)，解釋為：「將已生起的定之善所緣，穩定地保持在心中。」守護所緣的工作，使七覺知得到穩定力，並逐漸地增長其力量，直到它們結出解脫的覺悟果實。這也就是正精進的極致——無以計數的精進之行，最終所要達到的目標。

【編者按】

本文譯自菩提長老（Bhikkhu Bodhi）所著《八正道》（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Way to the end of suffering）一書第五章。本書由斯里蘭卡佛教出版社出版。文中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

文章中引用的《佛陀的話》一書，是三界智尊者所著。本文作者參考的版本，是1968年第14版，由斯里蘭卡佛教出版社出版。

倒楣的我 好運的他們

阿姜 布拉姆 著　釋見諦 譯

資深的比丘就只會叫資淺的僧眾去工作，自己卻從不勞務，倒楣的我，好運的他們；當我成為一個資深的比丘時，我卻發現自己嫉妒那些資淺的比丘，他們沒有責任，有那麼多自己的時間。倒楣的我，好運的他們。

分別洗衣

現代的人，「分別」太多。其實只要對於自己「分別」的過程能平息一點點，生活就會更加順暢。

在我們泰國的道場，每週會抽出一晚，放棄自己的睡眠到大殿靜坐一整晚，這是森林僧的傳統。它並不會太嚴厲，因為隔天早上，我們總是可以打個盹。

整夜靜坐後的某一天早上，當我們正要回茅篷補眠時，方丈和尚叫住了一位澳洲籍的沙彌。讓這位僧眾不開心的是，方丈和尚給了他一大堆袈裟，要他去洗，並下令馬上做。我們的傳統必須要服侍方丈和尚，為他洗袈裟，或作些其他小小的服務。

這實在是一大堆要洗的東西。再說，所有的衣服都得以森林僧傳統的方式洗滌：水必須從井裡吊上來，還要生火將水煮滾。一根木菠蘿樹的木塊要用廟裡的彎刀削成碎片，然後放入滾水中，讓它將樹汁釋放出來，作洗潔劑用。之後，每件袈裟都要放在一個木製槽中，倒入熱水，用手連續敲打直至乾淨為止。

這位僧眾要在太陽下晒乾袈裟，還得不時地翻面，以確保這天然的染色，不會變成深淺不一的條紋。洗一件袈裟不但費時而且無聊，況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Website Archiving

且要洗那麼多件，這得費上好幾個鐘頭。這位在布里斯班(Brisbane，澳洲東部昆士蘭州的首府。)出生的出家人，由於昨天一整晚沒睡，感到非常疲倦，我也很同情他。

於是，我走到洗衣篷幫他的忙，當我到他那兒時，他正在咒詛與惡罵——依著布里斯班的傳統而非佛教的傳統——抱怨這項使命是多麼地不公平而且殘忍：「難道這位方丈和尚不能等到明天嗎？難道他不曉得我整夜沒睡嗎？我出家並不是來做這個的！」這並非他實際所說的話，可是，這是唯一可以付印的部分。

這件事情發生時，我已經出家幾年了。我了解他正經驗的，同時也知道解決他的問題的方法。我告訴他：「分別這件事比做這件事，還要困難。」

他安靜下來，並盯著我看。在沉默片刻後，他，安靜地回去工作；而我，則回去睡覺。那天下午，他來見我，並謝謝我幫忙洗衣服。他發現：確實如此——「分別」這件事，才是最艱難的部分。當他停止抱怨，而只是洗衣服，就完全沒有問題了。

人生中，任何事情最艱難的部分，便是去分別計較它。

倒楣的我，好運的他們

在泰國當沙彌的日子似乎非常不公平，資深的比丘接受最好的食物，坐在最柔軟的墊子上，而且從來不必去推手堆車。而我，每日才只吃一餐的食物卻很噁心；我必須在典禮中，坐在堅硬的水泥地上（它還是起伏不平的，因為村民在舖水泥的技術上真是沒藥可救）一連好幾個小時；有時候，我必須工作得非常辛苦。倒楣的我，好運的他們。

我花了很多不愉快的鐘點來合理化自己的抱怨：那些資深的比丘們

可能已經證得很高的境界，那些美味的食品給他們簡直就是一種浪費，應該是我得到最好的食物。那些資深的比丘們盤腿坐在硬地板上已經很多年，並且也習慣了，應該是我得到那又大又軟的坐墊。再說，資深的比丘們反正都胖胖的，因為吃了最好的食物的緣故，他們的臀部已有「天生的軟墊裝潢」。而資深的比丘們就只會叫資淺的僧眾去工作，自己卻從不勞務，因此他們怎麼能體會推手堆車有多麼熱！多麼累！這些工作都是他們的主意，應該是他們執行這些事！倒楣的我，好運的他們。

當我成為一個資深的比丘時，我吃最好的食物，坐在柔軟的墊子上，而且很少再勞動。可是我卻發現自己嫉妒那些資淺的比丘：他們不必為給這一切的大眾演講；不必全天聽著人們的問題；不必花好幾個鐘頭在行政工作上。他們沒有責任，有那麼多自己的時間。我聽到我對自己說著：「倒楣的我，好運的他們！」

我很快就明白發生了什麼事：資淺的比丘有「資淺比丘的苦」，資深比丘有「資深比丘的苦」。當我成為一個資深的比丘時，我只是把某一種形式的苦換成另一種形式的苦罷了。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單身的人身上，他們羨慕那些結了婚的人，而結了婚的人卻羨慕那些單身的人。正如到現在我們都已經知道的，當我們結了婚，我們只是把「單身漢的苦」換成「已婚者的苦」罷了。然後，當我們離婚時，我們只是把「已婚者的苦」換成「單身漢的苦」罷了。倒楣的我，好運的他們。

當我們貧窮時，我們羨慕那些有錢人。然而，很多有錢人羨慕那些貧窮人的真誠友誼及無責任的自由。變成富裕只是把「窮人的苦」換成「有錢人的苦」罷了。退休與削減收入只是把「有錢人的苦」換成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窮人的苦」罷了。所以它一直循環。倒楣的我，好運的他們。

若以為藉由成為某個其他的樣子就會快樂，這是一個妄想。變成某個其他的樣子，只是把某一種形式的苦，換成另一種形式的苦罷了。可是當你滿足於你的現況時——資淺或資深；結婚或單身；富裕或貧窮——那麼你就沒有痛苦了。

「好運」的我，「倒楣」的他們！

生病時的針砭

我在泰國東北部出家的第二年，因斑疹傷寒而臥病在床，後來發燒燒得太高，便送到烏汶區域醫院的僧眾病房。那時，大約1970年代的中期，烏汶是個偏遠封閉、非常貧窮的鄉下。我吊著點滴，感到虛弱與痛苦。我注意到男護士在晚上六點離開他的工作站，半個小時之後，接班的護士還沒有抵達。我問鄰床的比丘是不是應該提醒負責的人，讓他知道值夜班的護士還沒有來。我很快就被告知：在僧眾的病房區，從來就沒有值夜班的護士。如果你在夜間病情惡化的話，那不過就只是不幸的惡業罷了。病重已經夠慘了，現在我又被嚇壞了。

在之後的四個星期裡，每天早上與中午，一位身材長得像一頭水牛般的護士會來，然後在我的屁股上扎一針抗生素。這是一所貧窮的民眾醫院，位於第三世界未開發的地區，因此那些針頭重複使用的次數超過曼谷所允許的次數好幾倍。那位臂膀強壯的護士確實要使上相當的力量才能將針扎進肌肉裡。人們期待出家人要很堅強——可是我的屁股不夠強，肌肉變得非常酸痛。當時，我痛恨那個護士。

我在痛苦中，我很虛弱，我這一生從來沒有如此悽慘過。有一天，阿姜 查來僧眾的病房探望我。來探望我耶！我感到非常榮幸與感動，

精神因而振奮了起來，我非常開心！——直到阿姜 查開口說話。後來我發現，他對我所說的這句話也同樣對很多他所探望的病比丘說過。

他告訴我：「你要嘛好起來，要嘛死掉。」

然後他就離開了。

我的興奮被粉碎了，我對這個探望的喜悅破滅了。最不幸的是，我無法挑出阿姜 查的毛病。他所說的完全正確——我可能會好起來，也可能會死掉。橫豎，病痛都不會持續——奇怪得很，這倒是很有安定的效用。就如後來所發生的，我好轉起來，而非死掉。

阿姜 查，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師。

生病有什麼不對呢？

每回，對大眾演講時，我經常會請曾經生過病的觀眾舉手，也幾乎每一個人都舉手。（那些沒舉手的不是睡著了，便是迷失在性的夢幻當中！）我認為這證明了生病其實是相當正常的。事實上，如果你沒有三不五時就生病的話，那就是非常不正常。為什麼？當你去看醫生時，你會說：「醫生，我有些不對呢！」但是，一個理性的人會說：「醫生，我身體正常點了，它生病了！」

若你將病視為不對的事，那麼在這不愉快之上，又增加了無形的壓力，甚至是罪惡感。

有本十九世紀的小說《烏有之鄉》(Erewhon)裡，塞謬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想像一個社會，在那兒生病被視為一種犯罪的行為，病人會被處以刑罰。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敘述：這位被控訴的人，在被審判時，不停地打著噴嚏與擤著鼻涕，法官嚴厲訶責他是個慣犯。他因為感冒而出現在官員之前，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再說，這全是他的

錯：吃垃圾食物，沒有充分運動，並過著具有壓力的生活。後來，他被判刑，並關了好幾年。

我們之中有多少人在生病時，會被如此引導，以致產生罪惡感呢？

有位比丘生了一種無名的病很多年了。他日復一日，週復一週地鎮日臥病在床，虛弱到無法走出他的房間。在財力上與精力上，這個道場不遺餘力地安排每一種醫療，傳統的或另類的，試著幫助他，但似乎毫無效用。偶爾，他覺得好多了，於是搖搖晃晃地到外面走了一下，之後就得再病上好幾個星期。好幾次，大家都以為他要死了。

有一天，這裡聰明的方丈和尚，對於這個問題有了個洞見。因此，他走進這位病比丘的房間。

這位臥病在床的比丘，以毫無希望的眼神看著這位方丈和尚。

「我來這兒，」方丈和尚說：「我謹代表這個道場全體的比丘與尼眾，同時也代表全部護持我們的在家居士，代表這些全部愛護並關心你的人，要給你死亡的許可，你不必好起來。」

聽到這些話，這位病比丘哭了起來，他那麼地努力要好起來，為了治癒他生病的身體，他的朋友也承受了很多的辛勞。因此，他無法忍受自己令他們失望。如果沒有好起來，那是多麼大的失敗，多麼令人感到罪過。但當聽完方丈和尚的話後，他感到：可以自由地生病了，甚至可以去死。他不必再為了討他朋友開心，而掙扎得那麼痛苦，這位比丘感受到的釋放令他哭了出來。

你可知道接下來發生什麼事？哦！當然，從那一天開始，他就漸漸康復了。

探病

當去醫院探望一位所愛的人時，我們有多少人會說：「你今天覺得如何？」

首先，這個問題就問得相當愚蠢！當然，他們一定感覺到非常不舒服，否則他們不會去醫院，對吧？再說，這個很尋常問好的話，給了病人很沉重的心裡壓力。他們會覺得，若是告訴別人實情——他們現在感覺很不好，因而使得他們的訪客不開心，這是個粗魯的行為。他們怎麼可以誠實回答：自己覺得很難受，猶如一個被瀝乾水的茶包，而讓一個大費周章，從大老遠趕來醫院探望他們的人失望呢？因此，他們會感到非撒謊不可，所以說道：「我想，我今天覺得好一點。」同時又對自己在復健一事上的努力不夠而感到內疚。不幸的是，太多醫院的訪客使病人覺得病得更重。

有位依止藏傳佛教傳統出家的澳洲籍尼師，因癌末快死了，便住在伯斯城附近的安寧病房。我認識她很多年，而且常常探問她。有一天她打電話來，請求我當天就去看她，因為她感覺到她的死亡時間已經近了。我放下手邊正在進行的事情，並立刻請人載我到七十公里外的伯斯城的安寧病房。當我去接待室登記時，一位很有權威的護士告訴我，這位藏傳尼師給了很嚴格的指示，不允許任何人去探望她。

「可是我專程從大老遠來看她的。」我溫和地說。

「對不起！」這位護士吼著：「她不想見任何訪客！所以我們全部都必須尊重這一點。」

「可是這不可能！」我抗議道：「她在一個半小時前，才剛打電話要我來的。」

這位資深的護士盯著我，並要我跟著她，來到這位尼師的房門口停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下來。然後，護士指著一張用膠帶貼在緊閉的房門上的大紙牌。

「一律不見訪客！」

「你瞧！」這位護士說道。

當我檢視這張通告時，我看到一些其他的字，用較小的字體書寫在下面：「……除了阿姜 布拉姆。」

因此我便進去。

我問這位尼師為什麼貼出這種通告，又給了這樣的特例？她回答，她所有的朋友與親戚來探望她時，看到她趨近死亡，就變得非常悲傷與苦惱，這讓她感到更糟糕。「因為癌症而死已經夠悽慘了，」她說道：「還要同時處理訪客的情緒問題，就超過我的負荷了。」

她接著說：我是唯一將她視為「人」的朋友，而不是一個臨死的人。一個看到了她的憔悴與慘敗的情景，卻不感到苦惱的人。相反地，還會講笑話給她聽，讓她笑。因此，我在接下來的一個鐘頭裡講笑話，而她則教導我如何在朋友垂死時幫助他們。我從她那兒學到：當你到醫院去探望一個人時，跟這個「人」說話；讓醫生與護士去跟「疾病」說話。

在我探望她之後不到兩天，她便過世了。

悲傷，失落與慶賀生命

悲傷是我們在失落上附加的東西，它是一種學習來的回應，特別只在某種文化裡，它並非普遍性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我是從我自身在一個純正的亞洲佛教文化浸淫了八年多當中，發現了這一點。早年在泰國一個偏遠的角落，在佛教的森林道場裡，西方文化與思想是全然不被認知的。我的道場對附近好幾個村子來說，扮

演著地方的火葬場，幾乎每個星期都有火葬。我在1970年代末期，所目睹的好幾百場喪事裡，從來沒有看到一個人哭泣過。後來的幾天我會跟喪家談話，也依然不見悲傷的跡象。我們不得不作「悲傷不存在」的結論。我後來了解在當時的泰國東北部，一個充滿佛教文化好幾世紀的區域，死亡被全部的人接受，正如它被西方定義為「悲傷與失落」的理論一般。

那些年的經驗教導我，除了悲傷還有別的途徑，並不是說悲傷是錯的，只是說還有別的可能。失去一位所愛的人，能以第二個方式看待，一種免除天長日久的椎心悲痛。

當我才十六歲時，我的父親過世。對我來說，他是偉大的，他就是那位以他的話幫助我找到愛的意義的人。他說：「不管你這一生做什麼，兒子啊！我的心扉對你永遠是敞開的。」雖然我對他的愛是很深的，可是我在他的喪禮中始終沒哭，之後也從來沒哭過。對於他過早逝世，我從來不覺得要哭泣，我費了好幾年來瞭解我對他過世所反應出的情緒。

我年輕時很喜歡音樂，各類音樂，從搖滾樂到古典樂，從爵士樂到民俗音樂，我都喜歡。倫敦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初期間，對於成人而言，是個極端理想的城市，如果你愛好音樂的話更是如此。我記得雷德．齊伯林(Led Zeppelin)樂隊在蘇活區(Soho)的一個小俱樂部裡，第一場緊張的演出。另一次，只有幾個人在倫敦北部一個小酒店的樓上，觀賞當時還不為人知的洛史都華(Rod Stewart)在一個搖滾樂團裡表演。我有相當多當時倫敦的音樂場景的珍貴記憶。

在大部分的音樂會結尾時，我會跟著其他人大叫「安可！安可！」通常，這個樂團或交響樂團會繼續演奏一陣子。不過最終，他們必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停下來，收起他們的玩藝兒回家去，我也一樣。在我的記憶中，每當我從俱樂部，酒店或音樂廳走路回家時，天老是下著雨。有一個貼切的字可用來描述倫敦這類常見且令人沉悶的雨：毛毛雨。當我離開音樂廳時，天總是下著毛毛雨，寒冷而且陰沉。雖然在我心中，我知道自己可能再也不會去聽那個樂團，他們已經永遠地離開了我的生命，但我從來不會感到悲傷或哭泣。我走到外面，進入倫敦寒冷、潮濕、陰暗的夜晚，那撩人的音樂仍然在我內心迴旋：「多麼美的音樂！多麼陣容堅強的演出！我是多麼地幸運，能在那個時候身處那個地方。」我從來不在一場了不起的音樂會後感到悲傷。

父親的死亡給我的感覺確實就是這樣。那是多麼美妙的演出，當它接近尾聲時，我彷彿大聲地叫著：「安可！安可！」我親愛的老父親確實掙扎地為我們多活了一段時間。可是，那個「收起玩藝兒回家去」的時候終歸會來。當我在喪禮之後，我走出位於磨特雷克(Mortlake)的火葬場，進入倫敦寒冷的毛毛雨中，我心中清楚地知道：我再也無法跟他在一起，他已經永遠地離開了我的生命。我並不感到悲傷，我也沒有哭。我內心所感受到的是：「多麼了不起的父親！他的人生是多麼地有力，令人鼓舞。我是多麼地幸運，能在那個時候身處那個地方。我是多麼地幸運，能做他的兒子。」在這段漫長的路途中，我牽著母親的手走入未來，我感到就像從了不起的音樂會走出來時一模一樣的振奮。我絕對不會錯過它的——這場人生的音樂會。

悲傷，是僅看到你「被拿走」的東西；慶賀生命，則是看到我們所「被賜予」的，而感到非常地感恩。

謝謝您，父親。

落葉

最難被我們接受的死亡，就是孩子的死亡。有很多的場合，我很榮幸地為年輕的男孩或女孩，那些在人生的經驗上剛出發不久的人，主持喪禮。我的工作是幫忙帶領著悲痛的父母及其他的人，超越罪惡感的折磨，並突破在探索「為什麼？」時的困惑。

我經常敘述以下的寓言，那是幾年以前我在泰國時人家告訴我的。

一位簡樸的森林僧，在森林裡，獨自在茅草搭建成的茅篷裡靜坐。一天深夜，颳起非常強烈的暴風雨，狂風吼得像噴射機，大雨重重地敲擊著他的茅篷。夜更深，暴風雨也更凶猛。首先，可以聽到樹幹被折斷的聲音，之後，整棵樹被強勁的風連根拔起，然後撞擊到地上，發出猶如雷響般的轟然巨響。

這位出家人很快地明白他的茅篷不是安全的處所。如果有一棵樹倒在他的茅篷上，甚至只是一根粗的樹幹，就會穿過屋頂並壓死他。比丘整夜沒睡，那一夜，每次他聽到森林中的大樹被摔倒在地，他的心臟就怦怦地跳一陣子。

黎明時分，正如經常發生的那樣，暴風雨消失了。當第一道曙光出現時，這位比丘冒著危險走出茅篷視察災情。很多大的樹幹，及兩棵相當大的樹，剛剛好閃過他的茅篷。他對於自己逃過了這一劫感到幸運。不過，突然吸引住他的，不是很多連根拔起的樹，及散在地面各處的斷枝殘幹，而是鋪滿森林地上的那一層厚厚的落葉。

正如他所預期的，地面上大部分落下的葉子都是年老枯焦的，它們已然活完了一期生命。散落的葉子中除了黃色的葉子，甚至有些是綠葉。這些綠葉中有些還非常鮮嫩，帶著非常鮮綠的顏色。他知道，他們可能在幾個小時前才剛從芽苞裡萌發出來。當下，這位比丘的心明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白了死亡的本質。

為了要驗證一下他的領悟，他將目光抬起來看著樹的枝榦，確實如此，大部分仍留在樹上的葉子都是年輕健康的綠葉，正值他們生命中的黃金時段。然而，雖然很多新發出的葉子躺在地上死掉了，有些老的彎曲的枯焦葉子卻仍然掛在枝幹上。這位比丘微微一笑。從那一天起，孩子的死亡再也不令他倉皇失措了。

當死亡的風暴吹襲著我們的家庭，他們通常帶走年老的人——那些「斑駁枯焦的葉子」；他們也帶走很多中年的人，像樹上的那些黃葉子。年輕的人也會死亡，正值他們的黃金年華，近似於綠葉早落。有時候死亡奪走一少部分的年輕孩子寶貴的生命，正如大自然的風暴奪走了一少部分新發的葉芽一樣。死亡在我們的社區中主要的本質就是這樣，正如暴風雨在森林中主要的本質一樣。

對於孩子的死亡，沒有任何人應受責備，沒有任何人應感到愧疚，這是事物的本質。誰可以責怪暴風雨呢？而它幫我們解答了「為什麼有些兒童死亡」的疑問。這個答案與「為什麼在暴風雨中新發的綠葉必須掉落」是同一個原因。

死亡的起伏

在喪禮中大概最令人情緒激動的時刻，是棺木被放入墓穴的時刻；若是火葬，則是按下鈕將棺木推動的時刻。儼然是對於所愛的人最後一個具體的表示，也終從喪家那兒奪走似的，往往在這個時刻，淚水就再也不能被抑制住。

在伯斯城的某些火葬場，這些時候尤其艱難。那兒，當按鈕被按下之後，棺木就下降到地下的樓層，鍋爐便位於該處。它的用意在模仿

土葬。可是，一個死人往下走，牽動了潛意識裡墮入地獄的象徵含意！失掉所愛的人已經是夠難過的了，再加上模仿它進入陰間，這往往就令人太難於忍受了。

因此，我有一次提議火葬場的禮拜堂在建造時，可以考慮：當牧師按下鈕處理死者時，棺木會優雅地上升到天空裡去。一個簡單的水力昇降機就能輕易地做到。當棺木升到天花板時，就會消失在旋轉中的乾冰雲霧裡，透過活板門升到屋頂上的洞穴。這全部的過程，都在美妙的天樂中進行。這將帶給哀悼者多麼美好的心靈振奮。

可是，聽了我的提議的某些人告誡說，這個作法將破壞這個儀式的一致性。尤其是在某些案例中，每個人都知道這位躺在棺木中的壞蛋，是不可能「往上走」的。因此，我修正了我的提議，建議有三個按鈕來處置所有的情況：一個「往上」的鈕專給那些好人；一個「往下」的鈕去應付那些無賴；以及一個「往旁邊」的鈕給模糊的大眾。然後，為了尊重西方社會民主的原則，並更進一步為已經很令人沉悶的儀式增加一點趣味，我會要求哀悼者舉手表決：應按三個鈕中的那一個！這將使喪禮成為最令人難忘的場面，也給人一個參加喪禮非常好的理由。

有四個妻子的人

有一個在人生中很成功的男子，娶了四個妻子。當生命快結束時，他找來第四任妻子，那位最新娶的也是最年輕的，叫到他的床邊來。

「親愛的！」他說道，撫摸著她令人讚賞的身材。「在一二天之內我將死去。死了之後，我會因為沒有了你而感到孤單，你願意跟我一起走嗎？」

「不可能！」這位出名的女孩宣稱道。「我必須留下來。我會在你的喪禮讚揚你，但是其他的我做不到。」然後她大步地邁出他的臥室。

她冷酷的拒絕就像一把刀插入丈夫的心，他對這最年輕的妻子付出那麼多，是那麼地以她為傲，以致於選擇她陪伴他出席各種重要的場合，她給了年老的他一種尊嚴感。但發現她對自己的愛並不如自己對她的愛，這是個意外。

當然，他還有另外三位妻子，因此他把第三任妻子叫了進來。這位他在中年時娶的女人，他費了非常多的力氣才娶到她，因為她能夠帶給他那麼多的歡樂而深愛著她。她是那麼吸引人以致於很多男人都追求她。她一直保持著她的忠貞，她給他一種安全感。

「甜心！」他說道，同時緊緊地抓著她。「在一二天之內我將死去。死了之後，我會因為沒有了你而感到孤單，你願意跟我一起走嗎？」

「絕對不可能！」這位很有魅力的年輕女士以非常實際的語氣說道。「這種事從來沒有發生過。我會為你辦一隆重的喪禮，可是喪禮後，我便要跟著你的兒子走。」

第三任妻子未來的背叛，使他打從心底震撼。他將她打發走，並叫來了第二任妻子。

他與第二任妻子一起長大，她並不那麼漂亮，可是她卻總在一旁幫忙他解決各種問題，同時也提供無價的建議，她是他最信任的朋友。

「心愛的！」他說道，同時盯著她那充滿信心的眼睛。「在一二天之內我將死去。死了之後，我會因為沒有了你而感到孤單，你願意跟我一起走嗎？」

「對不起！」她抱歉地說道。「我不能跟你走。我頂多陪著你走到墓旁，可是不可能再多一步。」

這位老人感到非常震驚。他召喚了第一任妻子，他似乎認識了她一輩子，他在最近幾年忽略了她，尤其在他碰到誘人的第三任妻子及標緻的第四任妻子後。可是對他真正重要的還是第一任的妻子，她默默地在幕後工作。當看到她穿著很差，人又消瘦地走進來時，他感到很慚愧。

「我最親愛的！」他試探性地說道。「在一二天之內我將死去。死了之後，我會因為沒有了你而感到孤單，你願意跟我一起走嗎？」

「當然，我會跟你走啊。」她沒感情地答覆道。「我總是跟隨著你從一生到另一生。」

第一任妻子叫「業」，第二任妻子的名字叫「家屬」，第三任妻子叫「財富」，而第四任妻子叫「名聲」。

現在，你知道這四個妻子後，請再把這個故事讀一遍。這裡面：哪一個妻子最應該被小心照顧？哪一個在你死亡時會跟著你走？

撞到頭

我在泰國第一年時，我們會坐小貨車，從一個道場被載到另一個道場。當然，資深的比丘坐最好的位置——在前面的駕駛室，我們資淺的僧眾，則擠坐在後面木製的凳子上。在凳子上方有一個低的金屬架，架子上覆蓋著一塊防水布，以便遮雨水及塵土來保護我們。

馬路全都是泥巴，養護得很差。當輪子碰到坑洞時，貨車便陷下去，而凳子上的僧眾便就會往上一撞。「砰」！好多次，我的頭撞到這些金屬架。再者，因為是一個光頭和尚，我沒有「舖墊」來承接軟

化這樣的撞擊。

每一次，我撞到頭的時候，我便咒詛一聲——用的是英文，好令泰國的僧眾不知所云。可是當泰國的僧眾撞到頭的時候，他們只是大笑！我真搞不懂，當你的頭被撞得那麼痛的時候，你怎麼還笑得出來？可能，我猜想，泰國僧人的頭已經被撞了太多次，有些永久性的傷害已經造成了。

我過去是個學科學的人，所以決定作個實驗：下一次，我被撞到頭的時候，我決定去笑，就像那些泰國僧人一樣，只是為了知道那是個什麼滋味。你知道我發現了什麼嗎？我發現：當撞到頭時，你若笑得出來的話，它就比較不痛。

笑釋放腦內啡(endorphins)到你的血液中，它是天然的止痛劑，它也提高你的免疫系統以對抗任何感染。所以當你感到痛苦時，笑是有幫助的。如果你仍然不相信我，那麼下一次你撞到頭的時候，試它一試。

這個經驗告訴我：當生活很苦的時候，如果你觀察富有趣味的一面，並擠出個笑容的話，它的傷痛就比較少。

（本書摘譯自阿姜 布拉姆（Ajahn Brahm ）所著《這一卡車的牛糞是誰訂的？——迎接生命困境中感人的故事》(*Who Ordered This Truckload of Dung? Inspiring Stories For Welcoming Life's Difficulties*）本書最早出版於澳洲Lothian Books出版社，後由智慧出版社(Wisdom Publications)於澳洲以外的地方出版。）

【作者小傳】

◎1951年，阿姜 布拉姆生於倫敦。當十六歲還在學校就讀時，在閱讀到佛教讀物之後，便認定自己是一個佛教徒。他對佛法及禪修的興趣，在劍橋大學讀理論物理時迅速地發展起來。當完成學位並任教了一年以後，他旅行到泰國並出家作了比丘。

◎1974年，他在曼谷的金山寺(Wat Saket)依其住持而出家。之後，他花了九年的時光，在阿姜 查的指導下依森林禪修的傳統修學與訓練。

◎1983年，他被要求到西澳伯斯城去協助成立一個森林道場。阿姜 布拉姆目前是菩提道場(Bodhinyana Monastery)的住持及西澳佛教會(Buddhist Society of Western Australia)的導師。

山居歲月 法寶山禪修札記

林娟蒂

在佛法的世界裡，地域的鴻溝是可以跨越的。
法的相遇，是心的交會；
佛陀拈花微笑的心法傳遞中，毋須言語，一花一葉知見如來與眾生……

沒有背負太多的行囊，卻也不及三衣一缽的瀟灑，就這般地來到馬來西亞的檳城，會見東南亞的陽光。

這趟行程，對我來說充滿了未知數。預定參訪的道場是指導禪師——開恩法師的法寶山，卻因與我作伴的如禮法師未能及時同來，山上剛好沒有女眾住眾，因而禪師安排我先「寄住」在山下的一座比丘尼寺院。他們遙指山邊的一角告訴我：「開恩師父的法寶山，就在山的最上頭。」望著遠處連綿的山巒，卻只有雲深不知處之感。

初識檳城，只留下個林蔭小城的印象。在山下待了一晚，隔日法寶山有大專營活動，於是，有專人接我上山了。蜿蜒的山路，覆蓋著一層清薄的山嵐，迷濛的霧氣，彷彿置身幻境。憶起這次的來訪因緣，只覺得與法寶山似乎就是結了這麼一段緣。當初，極力說服我陪同前來的女眾法師，在因緣變化中取消了既定行程；而我，卻在一連串的因緣推動中，行向了法寶山！

踏上法寶山，清幽感隨即襲上心頭。山上平日是頗幽靜的，除了少數時期的活動日穿插外，大多的時間都是猴子、松鼠還有小鹿為伴。在山上，感覺這些小動物都是我的朋友，陪我住在這兒。據法師說，這裡的猴子，時而還會遊晃到大殿附近採榴槤。我想，法師們的

慈心相待，眾生是有感知的，牠們也就遊走得愈加逍遙了。這般山林生活，我可是鮮少有機會體驗。放眼望去，樹上盡是結實纍纍的香蕉、山竹還有大榴槤，這都是我每餐必定享用的珍寶呢！

初次來到法寶山，師父熱忱地招呼我品嚐東南亞風味餐。親近、隨和地與護持居士們，介紹我是台灣來的「小姐」。隨後，大夥兒便以「台灣小姐」這般地稱呼我了。接到的電話，亦是「台灣姑娘」嗎？這稱呼，直把我叫得一愣一愣，卻又滿心洋溢著信眾們陽光般的熱情。

法寶山難得舉辦的大專營活動，是我這次來訪的意外收穫！人數眾多的大專營，年輕學子展現了無比的青春活力。佛法在不同的學習者心中流動、交會，以法會友總是令人愉快的。護持的義工媽媽們，更是天未亮便到廚房裡忙進忙出，供應了目不暇給的佳餚。剛開始，我與他們交談反應總是慢半拍，因他們習慣在談話中摻雜多地的方

言，華語的發音和一些慣用語都與台灣略有不同。因而，我常在一連串的談話中，聽得楞頭楞腦。譬如當地稱洗澡為「沖涼」；我說擦桌子，他們說「ㄇㄚ」桌子；而我隨山下比丘尼到市場，所見到的素包則稱為「齋飽」。初識「齋飽」這玩意兒，直把我笑翻了。同樣是華人，地域的文化差異，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在語言上。然而，在佛法的世界裡，地域的鴻溝是可以跨越的。法的相遇，是心的交會。佛陀拈花微笑的心法傳遞中，毋須言語，一花一葉知見如來與眾生。聖者的心彼此感應道交，與如來悲智相應，消弭了人我的疆界。而我在這兒住了一個多月，不知從何時，也開始「ㄇㄚ」起桌子了……。

思及弘一大師，回照開恩師父的慈心相應，只感周遭的山林之氣，愈加悠然、清涼了……

山居生活我面臨的第一道功課是「廚房行門」。法寶山的護持居士和熱心的anti（阿姨）們時而會上山，準備餐點供養山上的師父們。如禮法師與我則在最初幾天負責準備早餐。平日在家我是頗少下廚的，直到這一、二年，我才較常與老妹輪番「坐鎮」廚房。平常煮給家人吃是頗隨心所欲，不必在乎「只管煮熟」的手藝。老爸總說，我炒的菜跟人一樣「活力」不夠。這會兒得供養山上的師父們，思及平日的功夫，不得不冒汗了，也因而見到如禮法師的第一句招呼語，竟是：「師父，您會煮飯嗎？」

煮飯這等日常家務，我一向笨手笨腳。禪宗古德總說平常心是道，將悟後的醒覺，融入吃飯、睡覺等平凡不過的生活起居，入世生活成為心地風光的體現場域，流暢無礙。而我平常鮮少打坐用功，匆忙中更使不上力。每每望著滿室的鍋碗瓢盆醬醋茶，只覺得眼珠子似

乎在廚房裡鈍化了。修行生命的涵養是一步一腳印的功夫，台灣寺院執事生活的繁勞，亦是修行心力的磨練吧！不過卻與我對三衣一缽的修學願景，有所落差。自己雖也抱持「佛法不離世間覺」的信念，卻是無奈尚處於見山是山的第一階段呀！暫且無力超脫當下的身心情境，只有先安於現階段的學習，指待「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之來日吧！

簡單、舒暢的山林生活，只須在心頭上用功；餐餚的調理藝術，我就疏於理會了。因而樂得在廚房裡當如禮法師的小囉嘍。前幾次的菜餚調理中，法師恭敬地請問山上師父們口味，開恩師父只是客氣地回答：「鹹有鹹的味道，淡有淡的味道，都好。」這讓我想起了弘一大師。一位涵容世情，從而凝鍊出一片菩薩心懷的藝術才子，將一生的絢麗多情，收斂、消融在靜觀平寧的超越中，只還原出一份淡然、廣闊的菩提悲懷。大師出家後與夏丏尊先生的一次進餐因緣，只肯接受極簡單的供養，對其中太鹹的白菜蘿蔔，夏丏尊先生勸他別吃，大師只說了這麼一句：「鹹是鹹了點，但鹹也有鹹的滋味，也是好的。」藝術美學的極致，當是如此吧！內在的沈澱與昇華，終究成就了一身的清風道骨，溫潤透亮。在清嚴的戒行生活中，透出生命的清淨莊

嚴，敲響了南山律宗！思及弘一大師，回照開恩師父的慈心相應，只感周遭的山林之氣，愈加悠然、清涼了。

開恩法師講法、接眾都如春風般地和煦。每週六晚上，師父都會下山到洪福寺授課，開示內容深入淺出，切合實際的修行生活，老實修行的踏實之風顯露無遺。山上、山下，不同的因緣時刻點，我總有機會照會到不同的人、事、物，交織出不同的學習情境。歡喜也好，苦惱也罷，總是須回歸佛法，檢視自心。師父的開示，言猶在耳：「深觀自他的身心因緣，而非念念與貪瞋癡相應，持續造業輪轉，身心會愈苦……隨緣消舊業……。」學佛前，聽到「隨緣消業」諸如此類的佛語，總認為佛教是消極的；遇境方知，其中蘊含多深厚的悲智。人間事、世間情，總有太多無理可循的戲碼上演。外在世界與個己身心總如鏡影般，相互映照，相互緣起。若非深刻的自覺，只有在彼此身心，造就更多愛取、怨離的苦迫流轉。解脫的召喚來自醒覺的心靈呀！而一位行門得力的成就禪師，往往能將內修的深度醒覺，融入對境的渡化中。深觀自他，以聖智攝化凡情，才能更臻於圓滿的修行生命吧！

我一向喜歡禪宗，總覺得禪宗對生命質地的追求，有份不僅止於苦、集、滅、道的「意境」。婆子燒庵那有趣的公案，道出了修行真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功夫應有的生命情境：抱著美女若枯木，可落入了「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式的「鈍」，與覺照的慧心是不相應的。高妙的禪法，終須回歸到最平凡的生活來自我檢證，達至心無罣礙處。外境是美女、是枯木皆了了分明，卻也都妨礙不了修行者的心了。只是，鈍慧如我，離這「百花叢裡過，片葉不沾身」的境地遠著呢！只能在念起、覺遲的過程中，照見心路的幽微，只有藉助禪修行門，一再地淬鍊自身的心力、念力與菩提道上的願力了。而禪宗給我的啟發，亦是一種生命的氣度與格局涵養吧！

雕塑、廟宇雖是外相，卻象徵了修行者道心、願力所播灑的一顆菩提因子……

平日，如禮法師和我多會在固定時段打坐，我們居住、打坐的這幾間女眾寮房，都剛完工不久。山居生活練就山上師父們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不若我這「城市佬」還得從澆花、收水管開始「見習」。遇到馬桶漏水、水管破裂等「大工程」，我只須報告一聲，即有法師前來搶救。得以成就這護持修學者的山林道場，法師們可付出了相當心力。山丘間，座落的幾間木造建築是男眾寮房。環山圍抱著清雅的大殿，於此間打坐用功，方不負山林廟宇之靈秀吧！古來，山林梵剎、祖庭道場的耀眼，總是修行者的光芒所輝映。當年，開恩法師到物資缺乏、瘧疾盛行的緬甸，跟隨帕奧禪師學習南傳禪法，在同行者皆打退堂鼓的情況下，他卻堅持到底。而今，於法寶山開啟一塊安僧、渡眾之地。

望著這片山林，我很難想像開恩師父剛接手這道場時，偌大的山頭，就只有師父一個人坐鎮照應；其後，路面的鋪設，還是其弟子

——覺源師父一起參與完成。至今，覺源師父仍是每日無休地監督尚未完成的工程。覺銘師父、覺道師父、覺竟師父繼之共同護持，時而可見法師們忙碌的身影，映照在靜謐的法寶山。一處道場的成就如此不易，然而，在流轉的時空中，總有肩負弘法使命的僧侶，站在不同的歷史時刻點，在此埋下希望的種子，只待時代因緣成熟，成就庇蔭眾生的參天大樹。虛雲老和尚曾說過這麼一句話：「佛言法相，相以表法，不以相表，於法不張……。」雕塑、廟宇雖是外相，卻象徵了修行者道心、願力所播灑的一顆菩提因子。一生奔走於整頓祖庭道場的老和尚，處在動盪的時代，只將外境的濤浪，消溶在一片菩提悲心中，沒有蕩漾的漣漪。在紛擾的外境、世事的磨難中，體現出「眾生在心中，菩薩在境中」的生命境界，展現朗朗遼闊的菩提赤懷。一座座閃亮的廟堂，確是修行者心地光輝的映照呀！

以往，我總愛在旅行中尋訪名山古剎、世外桃源。回首之際，燈火闌珊處又該映照出怎樣的光景，只有心下明瞭。香格里拉的淨土，終須回歸自心尋求啊！法寶山師父們的盡心耕耘，成就了我這段難得可貴的山林禪修生活，得以分享台灣的師友們，心中無限感念。僅在此，寄予山上眾位師父最深摯的謝意。更祈願法師們：菩提道上，順利圓滿；人間行腳，安詳自在。

悲願相承・有香有光——慶祝印儀學苑新址啟鑰灑淨暨護國祈安梁皇法會

香光尼僧團位於濟南路二段36號的台北分院——印儀學苑，於3月31日至4月8日舉行新址啟鑰灑淨典禮暨護國祈安梁皇法會活動。「印儀學苑」乃因應北部信眾及大專學生熱誠請法，自民國86年起，租用羅斯福路二段古亭站2號出口附近之商業大樓設立學苑。

十年來，印儀學苑推廣佛教成人教育，舉辦各項弘法講座、禪修課程與共修活動，不但逐漸得到參與學員的認同與支持，也屢次榮獲內政部頒發社會教化績優獎。

然而，考慮弘法發展之長遠需求，於民國95年4月覓得交通便捷、停車方便的濟南路現址，經過整體裝修規畫，目前設有大雄寶殿、觀音殿、大、中、小型文教及展覽空間。自96年1月遷移濟南路後，隨即提供佛學研讀班、禪坐教學、法會共修、圖書借閱、諮商輔導和大專青年園等服務。

印儀學苑創辦人悟因法師夙有悲願——讓學佛的人都懂得佛；讓不安的心靈得到安頓。在乍暖還寒的三月天，印儀學苑秉持大乘菩薩行的精神，特別規畫一系列關懷生命參與社會講座，邀請社會專家學者主講，並擇定於3月31日舉行啟鑰灑淨大典，當日啟建護國祈安梁皇法會，感恩護法信士之護持。啟鑰灑淨之後，印儀學苑將以嶄新的服務據點、優質的佛法教育和社教課程，與大台北都會每個向上、向善的生命共遇，點燃無盡的戒香與慧光，歡迎您前往參觀及指教。

香光書鄉出版社出版
悟因法師最新文集《掬水集》

《掬水集》是香光尼僧團方丈悟因法師最新文集。結集悟師父自民國81年至95年間，陸續刊載於《香光莊嚴》雜誌的短文，以「掬水」當下即能得到水的滋潤清涼為意象，題名「掬水集」。內容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悟師父關懷現代社會議題，及修學方法的開示。第二部分是悟師父旅行筆記，傳達其對社會文化與宗教互動的關切。

《掬水集》的出版，悟師父也為我們指出「修行始於當下，每一念每一個因緣永遠都是開始」的重要概念與鼓勵。

◎作者：釋悟因
◎出版者：香光書香出版社
◎索書辦法：請洽香光尼僧團各寺院機構

香光尼僧團各寺院機構近期活動

〔慶祝佛誕暨護夏祈安浴佛法會〕

◎印儀學苑
時間：5/26（六）。

◎定慧學苑
時間：5/6（日）。

◎養慧學苑
時間：5/13（日）。

◎香光寺
時間：5/20（日）。

◎紫竹林精舍
時間：5/20（日）。

〔精進共修活動〕

◎一日禪
＊時間：5/5、6/16（六）上午8:30~17:30
地點：印儀學苑02-23946800
＊時間：5/27（日）上午8:30~18:00
地點：安慧學苑05-2325165
＊時間：7/1（日）上午8:30~18:00
地點：養慧學苑04-23192007

◎二日禪
＊時間：5/19（六）～5/20（日）上午9:00~17:00
地點：定慧學苑037-272477
＊時間：7/14（六）～7/15（日）上午8:00~20:00
地點：養慧學苑04-23192007

◎八關齋戒
＊時間：5/ 6（日）上午8:00~17:00
地點：香光寺05-2541267
＊時間：7/ 15（日）上午8:00~18:00
地點：定慧學苑037-272477

◎佛一
時間：7/ 8（日）上午8:00~17:00
地點：香光寺05-2541267

◎藥師懺共修
時間：6/ 23（六）下午2:00~ 5:00
地點：印儀學苑02-23946800

◎大悲懺共修
＊時間：6/4～8/13每週一晚上7:30~ 9:20（每月最後一週大回向）
地點：養慧學苑 04-23192007
＊時間：6/ 17（日）下午2:00~17:30
地點：香光山寺03-3873108

〔課程講座〕

◎兒童營
時間：7/27（五）～7/28（六）。
地點：香光山寺 03-3873141

◎暑期社區兒童才藝課程
時間：7/10～8/11。每週二下午2:00~4:30
地點：香光寺05-2541267

◎兒童珠心算班
時間：6/7～8/23。每週四晚上7:30~9:00
（即日起開始報名。本次課程對象以初學者為主）
地點：安慧學苑 05-2325165

◎初階禪修課程
＊時間：6/7～6/28。每週四晚上7:30~9:30
地點：養慧學苑 04-23192007
＊時間：7/5～7/26。每週四晚上7:00~9:00
地點：印儀學苑 02-23946800

◎佛教經典研讀法　印儀學苑 02-23946800
時間：5/ 4～6/8。每週五晚上7: 00~9:10

◎書法寫經　印儀學苑
時間：5/7～7/23。每週一晚上7:00~9:00

◎英文佛學原著選讀　印儀學苑
時間：5/4～8/10。每週五晚上7:00~9:00

◎花藝研習班　印儀學苑
時間：4/30～7/16。每週一下午2:00~4:00

◎瑜珈課程　印儀學苑
時間：5/7～7/9。每週一上午9:30~11:30

◎生機飲食課程　印儀學苑
時間：5/26（六）。下午 2:00~5:00

◎研讀班繼續課程（台語）：經典研讀——佛說阿彌陀經
時間：6/9～8/18。每週六下午2:30~4:30
地點：養慧學苑 04-23192007

◎研讀班繼續課程（國語）：唯識系列一八識規矩頌
時間：7/4～9/13。每週三、四任選一天。晚上7:30~9:30
地點：養慧學苑 04-23192007

◎藍韻合唱團　養慧學苑／時間：每週五晚上7:30~9:20。

◎弦樂團　養慧學苑／時間：每週五晚上7:30~9:00。

◎巧藝拼布班　養慧學苑／時間：每週三晚上7:30~9:30。

◎花藝插花班　養慧學苑
時間：每週三下午2:30~4:30／晚上7:00~9:00（擇一）

〔初級佛學研讀班招生〕

◎定慧學苑 037-272477
上課日期：96年6月3日～9月30日
報名日期：96年4月29日開始受理報名

◎紫竹林精舍 07-7133891
上課日期：96年6月17日～10月21日
報名日期：第一階段：96年5月24日晚上7:30~9:00
第二階段：96年5月25日晚上7:30~9:00
第三階段：96年5月26日晚上7:30~8:30

（請上香光資訊網http://www.gaya.org.tw查詢或來電詢問詳細活動內容。）

香光莊嚴雜誌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 Published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ing

助印芳名

貳萬伍仟元整
徐碧霞

壹萬元整
何秋容　孫淑雲　羅淑蕾
劉金枝

壹萬肆仟伍佰元整
鄭圭君　周宏達

陸仟柒佰元整
釋開印

伍仟壹佰陸拾元整
蔡淑慧

伍仟元整
李麗純　鄭淑慧

肆仟元整
林翠珠　大悲精舍

參仟元整
方劉隨　張逸群　陳秀鈺
蔡曉雯

貳仟元整
阮朝平　高東銘　劉錦美
陳劭桓　葉春紅　陳美容

壹仟捌佰元整
蔡毓瑄

壹仟柒佰陸拾柒元整
孫秀枝

壹仟伍佰元整
許文獅　程英哲　劉志賢
周志軍　周素貞

壹仟肆佰元整
張　弘

壹仟參佰伍拾元整
賴惠玲

壹仟貳佰元整
廖貴美

壹仟元整
張益源　游紫絨　柯明燦
李伊文　彭偉瑛　葉光耀
傅金圳　黃淑雯　蔡曉瑛
郭美雀　李甲興　李宛螢
陳文雄　林羿羒

玖佰貳拾參元整
紫竹林

玖佰元整
楊智堯　楊智勝　楊智安
楊智竣　楊筌詠　莊桂玲

捌佰伍拾元整
李純慧

捌佰元整
釋智竑　蔡麗瑗　蔡麗束

柒佰元整
黃馨慧

陸佰柒拾伍元整
陳柏毓　陳亭瑜

陸佰元整
蘇秀玲　林素卿　藍韶蓉
藍韶遠　葉月淘　梁金玉

伍佰元整
釋見海　周大德　黃竣莉
蔡誌霖　鄭金蘭　葉美惠
張白燕　陳聿君　陳杰立
何迪雨　陳秀花　林柔君
李月里　徐淑英　張思璇
張憲閔　林月鳳　江秀聰
劉欣旻　黃啟峰　柯雅萍
郭在民　劉昱廷　黃毓瑩
張秀月　林慧文　莊秀霞
郭瀞鴻　徐美珠　何宗明
劉德秀　陳素惠　張秀治
陳　連

肆佰伍拾元整
陳布燦　周麗花

肆佰元整
陳穎瑜

參佰伍拾元整
莊皓安　莊皓宇

參佰元整
陳寬毅　陳川瑜　葉芳君
吳允鈞　林禹圳　吳允中
吳允哲　傅有富　李金鳳
吳弘玄　林本源　吳允勛
吳弘晃　吳弘龍　陳信利
何諮威　何仁芃　鄭美雲
何嵩駿　簡伶倩　陳　靖
陳玉芝　郭美津　郭守貞
李秀枝　鄭美麗　朱珍宜
朱珍慧　朱育凌　蕭美玲
朱正義　曜源行

貳佰伍拾元整
陳怡如　陳盈旬　蘇晟漢
蘇晟瑋　傅森海　傅倉海
傅炳福　邱菊秋

貳佰元整
釋道慧　方月珠　楊宗岳
郭品秀　王淑女　黃春華
劉政宏　廖謙媃　郭韋璃
郭則賢　王孫和　王雅怡
王國沼　謝旻珊　謝筑恩
謝易珊　李宜芯　范玉球
褚麗慧　蔡渝涵　謝清江
尹　琪　三寶弟子

壹佰柒拾伍元整
陳必昌　廖淑貞

壹佰元整
林鈺倢　劉政宏　黃舜美
林子航　余宥萱　王惠民
王宜菁　莊文豪　郭惠瑛
陳素珠　簡金和　簡姿蓉
簡志偉　簡梅如　梁阿歌
簡福仁　洪南貞　黃仙花
洪水玉　簡順超　尤聖楊
許玉紗　尹文金億唐公司

伍拾元整
嚴士峰　陳秀慧

美金伍拾元整
黃美齡　黃美秀

美金參拾元整
Hsin Ti Chao

郵政劃撥：03308694　香光寺　　助印芳名自民國95年11月21日至民國96年2月20日止

【關懷佛教教育　共創人間淨土】

香光莊嚴雜誌社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發行人兼總編輯：釋悟因
執行編輯：釋見鑑 簡伊伶　美術指導：雅堂設計工作室
文字志工：宋滌姬、林麗瓊、陳芬蘭、陳國瑩、陳素芬、張復華、程建華
行政志工：李琬玉、耿忠嚴、陳淑娥
社址：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 49～1號
49-1,Hsiychao,Nei-pu,Chu-chi,Chia-I,60406,Taiwan,R.O.C
聯絡處：高雄縣鳳山市漢慶街60號
聯絡電話：07-7133891　傳真：07-7254950　郵政劃撥：03308694 香光寺
網址：http://www.gaya.org.tw/magazine　E-mail:magazine@gaya.org.tw

本刊流通處
香光寺　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 49～1 號　電話：05-2541267　傳真：05-2542977
紫竹林精舍　鳳山市漢慶街 60 號　電話：07-7133891～3　傳真：07-7254950
安慧學苑　嘉義市文化路 820 號　電話：05-2325165　傳真：05-2326085
定慧學苑　苗栗市福星街 74 巷 3 號　電話：037-272477　傳真：037-272621
印儀學苑　台北市濟南路2 段 36號　電話：02-23946800　傳真：02-23222837
養慧學苑　台中市西區大墩十街 50 號　電話：04-23192007　傳真：04-23192008
香光山寺　桃園縣大溪鎮福安里11鄰頭寮16號　電話：03-3873141　傳真：03-3873108

製版印刷：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第 4548 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 0343 號登記為雜誌交寄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創刊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讀者若重複收件或需變更地址，請通知各流通處，以便修改。
◎轉載文圖請先徵求同意。

ISSN 1027-5126【非賣品】

一朵開敷的蓮華，表達香與光的意象。有兩種意義：
一、華開蓮現，象徵佛性的開顯；
二、香光莊嚴，象徵慧光照破無明痴暗。
香與光的結合蘊涵著香光尼僧團
悲願、力行、和合的理念，期望有志者一起同行，教育自己，覺悟他人，
共同活出「香光莊嚴」的生命。

【改版意見問卷表】

親愛的讀者，感謝您長期對《香光莊嚴》雜誌的支持與愛護，本刊作為一份佛教刊物，一直將「閱讀佛法、美化人心」作為雜誌編輯的首位目標。自民國九十四年改版至今（80期至89期），我們仍一直為此努力不懈。為了更了解您對雜誌改版後的意見與對內容的需求，本期特別設計「改版意見問卷表」，誠懇希望得到您的支持回應！

請於96年7月31日前，填寫問卷寄回（免貼郵票），或上網（http://www.gaya.org.tw/magazine）填寫，我們將從回函中抽取100位幸運者，致贈加持水晶佛像項鍊一條。

1.請選出您最滿意的封面設計

○81／離我遠一點○82／不隨感覺起舞○83／修行 性別 社會○84／千燈共一光
○85／去來無住金剛經○86／究竟成佛妙法華○87／非常重要正見經
○88／清淨解脫沙門果○89／訪道虛雲

2.請選出改版後您最滿意的編排

○封面設計○開本大小○字體大小○文章深淺○題材選取○圖片品質○圖表設計
○以上皆無○其他（請說明：

3.請選出改版後您最不滿意的編排

○封面設計○開本大小○字體大小○文章深淺○題材選取○圖片品質○圖表設計
○以上皆無○其他（請說明：

4.請選出您最喜歡的專輯主題

○81／離我遠一點○82／不隨感覺起舞○83／修行 性別 社會○84／千燈共一光
○85／去來無住金剛經○86／究竟成佛妙法華○87／非常重要正見經
○88／清淨解脫沙門果○89／訪道虛雲

5.請選出您最喜歡的專欄

○春風化雨○大千世界停看聽○香光閱讀室○異鄉手記○流水行雲
○隨處用心系列（夾冊）○歇心亭

6.您希望增加哪一類的主題文章

○佛教與社會議題對談○學佛經驗分享○佛教歷史故事○禪修○念佛○佛教人物
○佛教經典介紹○名相解釋○其他（請說明：

7.您對於《香光莊嚴》改版後的滿意度

○非常滿意○很滿意○滿意○可以○不認同

8.閱讀完本刊雜誌，您對《香光莊嚴》雜誌的整體看法為何 (單選)

○內容實用性○瞭解佛法新知○培養人文素養○話題討論性
○其他（請說明：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9.有無任何上述未提到，而您希望我們能夠改善的建議

○無 ○有（請說明：

10.邀請您分享在閱讀本刊時，受用最大的一句話或一段內容(請標明刊數)

_____

_____

【個人資料】

（我們會嚴密保守讀者資料。也邀請留下您的E-mail及手機，以方便我們寄發最新活動訊息。）

姓名（機構名）：_____

年齡：○ 24歲以下　○25~35歲 ○36~45歲 ○46~55歲 ○56歲以上

手機：_____

電話：_____

E-mail：_____

地址：_____

Publish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NT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請沿虛線折疊郵寄）

廣　告　回　信
鳳山郵局登記證
鳳山廣字第32號

免貼郵票

830

高雄縣鳳山市漢慶街60號

紫竹林精舍

香光莊嚴雜誌社　收